

第四卷第八期

中華郵政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每月兩次一日・十五日出版

勤儉增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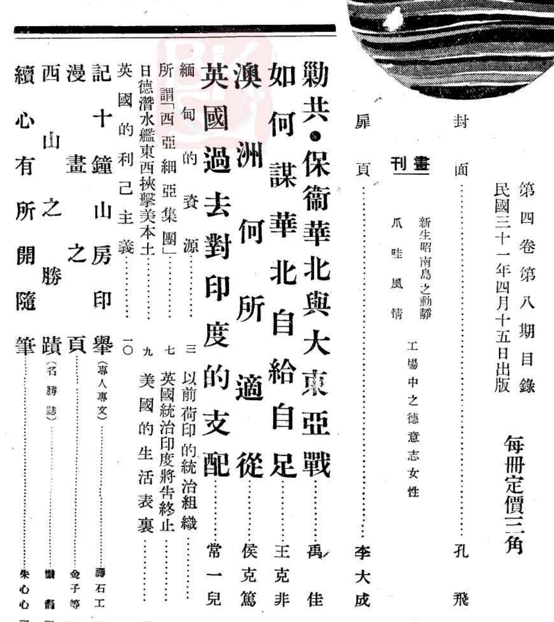
每冊定價三角
民國三十一年四月十五日出版



塩野牌
淋疾
解救五淋
奏效如神
徹底除濁
絕不復發
NOGEN TABLET SHIONO
塩野牌「五淋拿根」片 凡爲對於亞急性慢性淋疾之特效藥 比其他化學療法劑迥然不同 藥質純良 經嚴密檢查之結果而出售
淋疾患者服用本劑 藥液就移入血液內 立能發揮强烈的止痛・止膿・消炎作用 遍滲透全身 殲滅体內所有的淋菌 無論如何頑固的淋疾 服之可以完全斷根
【包裝】 二〇片 一〇〇片
發賣 塩野義商店
大阪市東區道修町三丁目
最高級無色化學療法劑
塩野牌
五淋拿根片


全世界的
淋症炎症大清鄉
沙眼
齒槽膿漏
婦人病
扁桃腺炎
感冒
淋病
肺炎
中耳炎
為求人類文化的進展首先當以殲滅全球上所有的淋菌肺炎菌以及化膿菌等為第一的要務……
本公司歷經多年苦心研究遂得東亞最初的純良斯爾法比利全劑得利克膿的成功當此神聖化學的時代凡有左開各症的諸君請速用恢復明朗挽回健康以便進行新東亞建設的重大工作
淋症除根
急性慢性
淋症藥到
病除——
肺炎中耳
炎睪丸炎
扁桃腺炎
關節炎及
因球菌葡
萄菌而起
的化膿症
皆有奇効
日本名＝トリアノン
各大藥房均有發售
北京市西單北大街一六〇號
田邊股份有限公司
得利克膿
藥片

新民報半月刊



第四卷第八期目錄

民國三十一年四月十五日出版

每冊定價三角

封面……孔飛

畫刊
- 新生昭南島之動靜
- 工場中之德意志女性
- 爪哇風情

扉頁……李大成 一

勦共・保衛華北與大東亞戰……禹佳 二

如何謀華北自給自足……王克非 四

澳洲何所適從……侯克篤 五

英國過去對印度的支配……常一兒 六

緬甸的資源……三

以前荷印的統治組織……五

所謂「西亞細亞集團」……七

英國統治印度將告終止……八

日德潛水艦東西挾擊美本土……九

美國的生活表裏……一〇

英國的利己主義……一〇

記十鐘山房印舉（專人專文）……壽石工 一二

漫畫之頁……金子等 一四

西山之勝蹟（名勝誌）……[illegible] 二四

續心有所開隨筆……朱心心 三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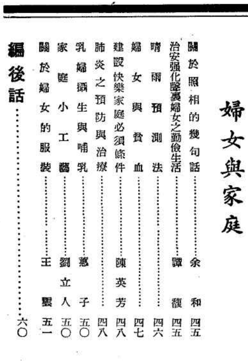
濟公考（雜考）……徐心 三〇
春天的蘇州（特寫）……觀晉 三一
青年畫家蕭印鈸先生（藝術家介紹）……記者 三二
半月 揚片……伴楓 一六
合理的淫猥而已……萍子 一六
廠甸買書……文襄 一六
內外上下及好壞……寒羽 一七
隨筆 僞君子與眞小人……陳超 一七

文藝

友情的照耀……羅生 四〇
文藝作品裏的感情……禹佳 四〇
春的寄託……麗霜广 四一
微醺……鵬父 四二
失業……左拉著 陳新如甯譯 四三
命運……莊玉倩 四三
夜曲……道人 四四

小說

獎金小說 生之誘惑……紼紅紼文 姚紅插圖 一八
翻譯小說 墜落的詩集……日，石川達三作 周復譯 孔飛插圖 二六
歷史小說 罌粟花……觀我齋主人作 上官紅插圖 三四
武俠小說 雙鞭將……趙煥亭著 吳一飼插圖 五二
連載小說 冰絃彈月記……劉雲若著 五八



婦女與家庭

關於照相的幾句話……余和 四五
治安強化聲裏婦女之勤儉生活……譚馥 四五
晴雨預測法……四六
婦女與貧血……四七
建設快樂家庭必須條件……陳英芳 四八
肺炎之預防與治療……四八
乳婦攝生與哺乳……蕙子 五〇
家庭小工藝……劉立人 五〇
關於婦女的服裝……王雲 五一
編後話……六〇









新生昭南島之動靜

昭南島之收復，爲東亞解放之先聲，英人盤踞於此，實已有年，一旦爲日軍攻陷，致擧世莫不爲之震驚，德義羅三國武官之視察戰跡，蓋卽爲此也。

在大東亞戰爭之中，日方旣亦以此地爲「昭」和「南」進紀念之碑，故亦刻意規復不數月而新生氣象已充沛全島，蓬蓬勃勃，生氣益然，覘望前途，當爲雀躍。

（一）昭南島布其特馬激戰地命名爲賓波山，建立之激戰紀念碑（日陸軍省驗訖）

（二）德義羅三國武官赴昭南島視察戰跡，與山下最高指揮官懇談，中央卽爲山下最高指揮官。（日陸軍省驗訖）

（三）大東亞戰爭下首次陸軍紀念日，在新生昭南島視察鹵獲砲之山下馬來方面最高指揮官。（日陸軍省提供）

①



②



③



爪哇

爪哇爲東印度四大島之一位於世界著名之大裂罅帶地脈割絕，互不連屬，境內多火山，氣溫極高，唯適當無風帶，故終年無颶風之患。

居民多馬來人，族類甚繁生性懶惰，文化幼稚，教育較東印度其他各島爲優居民大都從事農業外僑以華僑爲多，約四萬

（一）通過巴達維亞之吉溫河上竹筏，住民往往在竹筏上洗濯

（二）峇厘島之男子怠惰成性，喜鬥鷄，自王侯以至庶民自古已然

（三）峇厘島上，頂棚裝以豪華之更紗之王城之一室

（四）峇厘人之私塾 兒童教育，先生在棕櫚樹葉子上刻字教授生徒

（五）異地人的小孩子們，用名爲庫拉維（一名安克倫）的竹製樂器



風情 三

人，印度，阿剌伯，歐美人次之。

所產以蔗糖咖啡，金雞納最著盛名。石油產量尤豐，

海外航線以巴達維亞爲中心，與中國，日本，印度，澳洲，均可往還，海上交通，極稱便利。而鐵路網並已佈滿爪哇全島，故境內之交通，連絡亦極緊密。

遊戲，這樂器的音聲不太哀傷

（六）峇厘人之葬式，將死屍置裝飾美麗之大塔中舉行火葬，死者愈富有塔愈巨大，貧人死則數屍入一塔中火葬

（七）爪哇更紗是用細管將由管端吐出之蠟畫於布上，再以植物染料塗染，染後除蠟，即成雅麗之更紗

（八）哇揚烏音舞是富於古代佛教色彩的舞蹈

工場中之德意志女性



聰明之德國女性不僅在家務上能處理得十分美滿而使家人享受幸福的生活，卽在此戰時下，從事機械與後防工作者，亦大有人在，所以有人稱德國女性爲內外兼顧之雙重國民者，信不誣也。

（一）精密時計工作者

（二）旋盤工作者

（三）研磨工作者

（四）嚴密之精細工作者


大成

剿共·保衛華北與大東亞戰

以個人爲勦共單位表現解放東亞實力
應勤儉增產完成參戰華北之兵站任務

禹佳

一

解放東亞，勦共自衛與勤儉增產，是第四次治安强化運動的三大目標，這三者之間，有相互關係，有連環作用，不可分離或偏廢的，如果人民生活不安定，則勦共無從實施，無捍衛地方力量，則難以安居樂業，而生活無從解決；若東亞不解放，則一切都是暫時而不是永久的。

我們要將大東亞共榮圈內國際的民族關係，改爲家族的關係，在過去一百餘年侵略下苟延殘喘之我們大東亞要設法甦生，非獲得大東亞戰爭的勝利不可，東亞因受了大東亞戰爭的洗禮而兄弟化，家族化而達到眞正的東亞解放。

但欲達到東亞解放，我們當然不能每個人都執着武器去參戰，只要保衛華北，將華北治安予以確保華北的地位，由其地理的關係來看在政治，文化，經濟各方面，都是大東亞共榮圈的基礎，在軍事上，是處於爲兵站基地的重要地位。我們都要認識處於此種重要的立場，從速恢復治安，澈底勦共，使民衆生活完全安定。

我們知道經過赤匪擾害的區域均屬百廢待舉，若僅補苴罅漏，效率難期達到，若欲根本刷新，則人民財力不足，即或撫輯流亡，施以教育，而民衆都是疾首蹙額的互相告苦訴難。所謂「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誠然，民衆生活問題是社會問題的中心，民生問題不能解決，則一切社會問題亦無從解決。

欲使民衆生活完全安定，決不是祗由軍隊勦匪可以完成的。我們要使民衆自己有保衛自己的能力，如何運用自己的力量以撲滅赤匪的暴政，如何運用自己的力量以除去貪汚的苛政，如何運用自己的力量以自衛衛人。個人都能自衛衛人，則保衛華北，大東亞兵站任務的完成，決無問題。

赤匪肅清，治安確立，則人人相安，而社會不亂，民衆自信力也必因而堅强起來。同時我們實行自肅自戒節約，使有用之物資盡爲國有，如是則產業自增，建設應進，而繁榮振興，亦必踵接實現，一切食糧更可自給自足。人民到了穿吃不愁的時候，自然沒有爭取鑽營和自私自利的卑汚心理與行爲，重禮好義，愛廉尚恥，大公無私，勇敢堅毅，率公力行諸美德，必在無形中表現出來。所有這種美德則共產思想亦無從宣傳， 赤匪亦不自勦滅，地方保衛更無問題，地方治安既無問題，則吾人即可發揮共榮圈之實力及經濟力，共同協力根絕英美東亞之惡勢力，使大東亞全面解放，而達成東亞復興，世界和平之聖業。

以上已將勦共，保衛華北與大東亞戰爭的相關的約略予以說明，茲將其內容加以引伸，詳加檢討於下。

二

爲什麼要發動這次大東亞戰爭簡單說來，就是我們全亞洲的民族尤其是中日兩大民族在各方面要同心協力，建設以道義爲基礎的東亞新秩序，期於確立東亞的永久和平使大東亞全面解放。「將東亞還給東亞人」這一個轉換世紀的崇高理想，不但是歷史的大業，並且是人類生活哲學上一大更新的轉變。

驅逐英美惡勢力，當然是目前的急務，可是剷除後方的赤匪，亦是急不容緩。我們既不能執槍上前線，則維持後方的地方治安是我們應盡的責任。現在華北的治安良否就是直接影響大東亞戰爭的一個因子，因爲假定日軍爲華北治安關係在此留有一名兵丁，前方就減少一個戰鬥的勇士，假定華北能增加一份自衛的力量，就增加了前方作戰的無限實力，假定華北沒有共匪滋擾，治安完全確定，則前方將受無限裨益，如華北軍去年在華北對蟲的敵人兵力，達三百十一萬名，全華北各地部隊實施之肅清戰，達兩萬次，每日平均交戰五六十次之多這種後方不安定，影響的前方作戰可以不言而喻了，所以我們在後方治安上所負的任務異常重大，也就是說我們都有責任撲滅共匪。

我們知道憑藉槍桿的共產黨好勦，憑藉民衆的公產黨難勦。以武力來赤化的共產黨易防，以民力來赤化的共產黨難防。憑藉槍桿的共產黨，我們是以槍桿對槍桿。因爲我們有銳利的槍砲，精練的士兵，充實的彈藥；自不難打敗他那不銳利的槍砲，不精練的士兵，不充實的彈藥之共產軍。但有了民衆的共產軍，他到處能得到種種的幫助，而我們便受到種種的障礙。所以匪區即駐上兵，也堵不住赤化的發展甚而至於他還要赤化我們軍隊，簡直無法撲滅共匪。當德國共黨最盛之時，多數人民已趨向於此，實行社會運動。政府無法干涉，又無法鎮壓。後來作共黨目標的一部分人民，感到危險，即提出一個「防共人民自行武裝起來」之口號，一個之下，大家響應，遂自行結合，購買槍械，編成團隊，不數月，防共力量，充滿全國，遂有今日之德國政權。

德國勦共的成功，完全由於民衆自衛，那我們也可以效法德國的方策，實行勦共。要使善良居民有完美組織，使不逞份子無立足之地無伏匿之巢，然後地方自靖，人民自安。按中國社會情況，編查保甲最爲適合。編查保甲是以鄉人治鄉人，目的在安定社會，健全民治，它的能機，可以促進地方行政體系的嚴肅，就廣義說，編查保甲是我國地方自治制度開始；就狹義說，這種保甲制度也就是農村保衛的政策，倘整個的華北實行保甲，則就能保衛整個的華北，推而廣之，就能保衛整個的東亞，使東亞全面解放，所以勦共是解放東亞的實力表現。

三

在上一節曾提到民衆自衛勦共的辦法，這是一種集團運動，可是怎樣使每個人民參加這種集團運動，確是一個問題，就是怎樣使匪區民衆的思想予以糾正？每個人民的思想正確，每個人就能負起勦共的責任。

我們知道思想是事業的指南，倘若思想錯誤，則是非顚倒，而事業錯亂，遇事倒果爲因，違背事實結果，不但全功崩潰，國家社會亦必大蒙其禍，故對於民衆思想，應使純正，尤其是經過赤匪麻醉的民衆，他們的思想完全錯誤，我們要訓練民衆，使能澈底了解赤匪之罪

惡，與其論擬之謬妄，簡言之，則為糾正民眾錯誤思想，因為民眾思想錯誤，不加糾正，則任憑你說得聲嘶力竭，而民眾聽若罔聞，甚至因厭聞而生嫉心，所以為勦共便利計，須先糾正民眾思想。

談到糾正民眾思想，勢必有賴於宣傳的力量，所以在民眾自衛勦共集團之先，必須廣為宣傳，宣傳方法甚多，其最重要原則就是深入民間，最簡便的就是設立巡迴教學團，前往各縣，巡迴施教，以期普及。不過這種工作，不能不具有嚴密之組織，藉以遍歷各地，從事施教。不然，則自身散漫，工作亦不能連系，收效之微，可想而知。

巡迴教學團以採用流動施教方式，糾正各被匪之民眾錯誤思想及灌輸民眾常識為宗旨，其施教內容可分宣傳，展覽，教學，調查為施教之方法，以民眾實際生活為施教之出發點，以深入民間施教為服務之精神。宣傳方法可分為通俗講演，幻燈講演，化裝講演，文字宣傳，圖畫宣傳和電影宣傳等。其中以通俗講演最為重要。講演題目舉例如下：一，本地赤禍略述，二，赤匪的黑幕，三，赤匪的毒計，四赤匪的煽惑工作及其屠殺工作，出，赤匪的搶劫工作及其破壞工作六，赤匪欺壓農工商的脅迫手段，七，赤匪戕害軍人及奸淫婦女的罪惡，八，我們撲滅赤匪的重要工作等。

這種糾正民眾思想的工作，也就是訓練以個人為單位的勦共方法，這是我們在文化上一個重大的任務。

四

凡可以使人民生活安適的，就為一般民眾所衷心欽戴的對象，今日談解放，則莫若整肅人民日常裕尚，充裕人民生活，使各個人民均為生產份子，各個人民，均無飢寒的遭遇，則解放即可臻於最後成功。今日談勦共，則莫若整肅人民日常習尚，充裕人民生活，人民生活既充裕，則不為共黨的謬說所惑則勦共即可臻於最後成功。所以勤儉增產是這次治強運動的主要目標。

說到勤儉，一般農民的確是相當勤儉，就是事變五年來，一般民眾為赤匪擾亂，以致社會不安，社會既不安，大部分人民放棄其田地而逃避都市，所以資源逐漸減少，自從大東亞戰爭發動以來，相繼收復許多資源地，大東亞共榮圈的經濟基礎，是一天比一天鞏固了，但是我們不要以為有了這些新資源，便可以坐食無憂，不事生產了，事實上這些豐富的新資源，有的固然可以立即供我們消費使用，有的卻不能不需要相當的時日才能供我們利用的，也因為在戰爭期間，運輸上有種種困難，在時間不能不有問題發生，所以我們住在後方的人們目前對於這些新資源不要期待太殷，先要做到自給自足的地步，能夠多生產一點，能夠少消耗一點，這便是我們在大東亞戰爭上盡了一部分的力量。

我們為解放東亞，和勦共自衛成見，實行增產運動，要以教育的力量，謀產業增進，於是「生產教育」觸加提倡，所謂「生產教育」就是一切藝術家，教育家，政治家……只要他的工作，對於全體社會之福利有所促進或增益，都應當認為是屬於「生產」的範圍；因為他的工作結果，雖然並不直接提倡物質的產品，但是因其增進人類精神上的享受，並且其影響確實足以間接增益物質的生產。也有人認為凡足以利用厚生之勞作，之知略，之方策，之道德，但是生產的……生產豈僅限於經濟意義的事物而已，凡一切足以增加人間幸福，減少人間痛苦的，均可視為生產的事。

我國生產究竟應該側重那一種訓練？主張以農業生產為主的學者較多，舒新城先生就是其中的一個代表，他以為「……生產的增加應以農業為主，工業為輔」。他的理由是：「中國在歷史上是以農立國的，人民的百分之八十以上是農民要把這許多農地棄而不用，把這許多農民盡驅入工場，不獨在生產理論上顯示不經濟而已，即事實亦無辦法；而且以農為本的國家，更有一種好處為工業國家所不及的，就是她的經濟基礎建設在國內的天產之上，平時固可以小與人爭，戰時更可獨立自存。

至於怎樣實施農業增產，具體的計劃非本文之範圍，華北產業科學研究所頒佈的事業綱要，可為參考。

五

華北是防共的特殊地帶，在防共工作上不能不站在前衛的地位，中日基本條約第三條，「日本國為實行兩國共同防共計，在所要期間內，依擬兩國間另行設定駐屯所要的軍隊於蒙疆及華北之一定地域」這就是充分說明華北在防共工作上負有特殊的使命，如保衛華北，要實行勦共，為解放東亞，要使華北成為有力的兵站基地。

偉大的大東亞戰爭需要有健全的嚴密的後方，華北就是後方中最重要的一環，這種重要可分為二方面來看：

（1）物資方面——物資是作戰最必要的原動力，華北物資，對於大東亞戰爭的物力提供上，佔最重要的地位，如煤的一項，僅山西一省，即有二千五百二十二萬萬五千九百六十萬噸之多，如確保開採可以為陸海軍作戰的動力源泉。為促大東亞戰爭勝利，必須發揮華北的物資力量。

（2）人力方面　華北全面積，為六十五萬五千六百平方公里人口總數為一萬萬一千二百萬，在這樣大面積裏，發揮其後方物資生產提供的實力，就是這一萬萬多人力的提供，這個人力的數字，還超過日本全國的人口，如能加以合理的運用，這是無可比擬的偉大，增產就是幫助大東亞戰爭，保持人力就是增產的必要前提。

人力與物力是戰爭的二大要素，爭取大東亞戰爭的勝利，應盡量發揮我們的人力與物力，準備戰爭，完成兵站的任務，一方面勦共自衛，以翼治安強化，一方面勤儉增產，以求東亞解放。

六

綜合以上所說，知道保衛華北要民眾自衛勦共，同時還要勤儉增產，因為民眾有了捍衛地方的力量就能安居樂業，產業自增，充分發揮我們的人力與物力，貢獻給大東亞戰爭，以求東亞解放，而達成東亞復興，世界和平。（完）

緬甸的資源

緬甸在政治上為印度帝國之一部在地理上為印度支那半島之一部，因一八二六及一八五二年兩次戰爭，緬甸合併於印度政府舊緬甸王國實亡於一八八六年，緬甸全面積約二六二•七三二平方里，半部在熱帶，由地形上觀之，緬甸全部殆全屬熱帶。產業以農為第一，人口八成五分均從事農業，米之年產額約七百萬噸多供英人食用，所謂仰光米者是也，產米地以南部低地為主，其不能灌溉之乾燥地，則有茶，棉花胡麻，豆類等物，石油為緬甸礦產主要物，年產約八百萬巴列爾產額列世界第十位，他如鉛，錫銀，亞鉛，鎳，鎢，煤等，亦多產之，茅開礦山之錫與銅，包德文礦山之錫與鉛，均著名世界，鎢產額尤有世界第一之稱，褐炭埋藏甚多尚未開採，林業漁業亦有之，提克木甚著名，貧民則多從事漁業，此緬甸資源上之大概也。（完）

如何謀華北自給自足

開源節流　推行鑿井灌田運動
提倡農村副業　安插都市廢人

王克非

四次治强解說

在此第四次治安强化運動三大目標中的勤儉生產一項，不但在治安上講是一件當務之急，並且在協力大東亞戰爭上說，更是一件刻不容緩的緊要大事；因爲一種合理的經濟體制，其於一種戰爭必勝的關係最爲密切，所以拿現時下戰爭正在進展中局面來說，大而言之，整個東亞應該謀整個東亞的自給自足，小而言之，凡屬東亞的民族每個人也應該謀每個人的自給自足；至於如何謀成一個自給自足的豐富華北，那更是無論如何不能稍微加以躊躇的事情，我們首先應該知道，華北是興亞的核心，同時也是復興中國的基地。華北的自給自足，直接有利於治安的强化，間接對大東亞戰爭也有相當的裨益。然則如何始得以謀華北的自給自足？以下具體舉出幾個例子，所謂例子也便是我們要馬上開始實踐的幾件要緊的事。

一

爲甚麼要勤儉增產？在治安强化運動中，要勤儉增產的意義究在那裏？爲便於了解，在此不能不略爲解說一下：蓋華北爲建樹大東亞共榮圈的中心，是建設東亞新秩序的基地，又是大東亞戰爭後方的補給區。華北的治安確立，即是大東亞治安確固的基礎；華北一億民衆，在此非常時局下，在此特殊重要的環境裏，所負的使命之重大自不待說，故其所擔當的責任，更是不容忽視的解放東亞，是當前的責任，勤共自衞是當前的責任，可是除此之外，勤儉增產呢，而在華北一億民衆的肩上，更是當前要緊的責任這責任和剷除在東亞英美所有的惡勢力有同樣的要緊。已往，英美所依以誇耀者，多在於獲得南洋諸島所有的物資，而今日本皇軍之威力已將其勢力逐出，其遂立即如風前之燭，漸即趨消滅。由此可知不論在治安上，在長期戰爭上，與自給自足頗有連帶關係。華北民衆在大東亞戰爭中，在第四次治安强化運動中，應急起努力工作者固多，而如以上所舉之關係上言之，最要者還是應以勤儉增產之工作爲先。

二

「開財源節財流」，這乃是古人以至今人致富的最上良策；開財源就是努力生產，節財流就是不要大量消費，語云：「入千錢出不及千錢，雖貧亦富：入千錢出不止千錢雖富亦貧。」這幾句話對勤儉生產和自肅節約上的幫助最大，理義至爲明顯。但在我們實行的時候，生產和節約不妨分成兩部，而實行的重點也又不妨分爲都市鄉村兩個地域，理由呢，是因爲在實在的情形上說，生產多屬於鄉村，而消費多屬於都市，所以生產要就着鄉村方面，節約是要都市方面多注意一些爲合適。都市也該生產，不過原料許多仍須取給於鄉村；鄉村也該節約，不過鄉村所消費的，根本就是在於簡單生活範圍以內的，總之，勤可以生產，儉可以節約，這是根本問題。然而我國以農業爲主，提到自給自足上，我們不能不先着眼於農業，及農家家庭副業上。

三

華北沃壤千里，向者出產最豐，後來因爲耕法不精，種子不加改良，加以事變後被匪擾害，鄉村破產，赤地爲荒。現雖治安恢復，而未能歸耕的農民，仍然不少。這在食粮的出產上是一個大的缺陷，這個缺陷，馬上需要塡補起來，在農民自己，亟該振作，以勤生產，除了穀豆之類，如棉花的增產，最爲要緊。農村的經濟復興，也就是國防物資的增產之實現。或者有時在農民方面，力量還有些不足，像分別土壤，改良種子等等更有待於政府派遣技術員的指導輔助。在人工上完善了之後，在預防旱潦，以及災虫等的自然不測方面，亦必須加以注意；防潦要先疏濬附近的河流及建築堤壩，防旱的最好辦法則莫如鑿井灌田，所以鑿井運動，雖不算生產運動，在對於增產的補助上，功效實爲偉大。

四

欲期增產，鄉村居民還有許多副業可以作起來；所謂副業，就是於家庭有益，於國家有利，而於正業並沒防害的一種事情。像養猪，養鷄，養蜂，這些事，作起來既容易又饒興趣，並且鷄生蛋，蜂釀蜜，本錢不多獲益最大；尤其是養猪，在鄉村中十分便利所獲的利益更是宏大。還有種植向日葵，於風景上很富觀瞻，等到種子成熟，又可以賣給乾菓店，作爲很受歡迎的零食上品。

我們前幾代的婦女，什九都會紡紗織布到了近年，紡紗織布的婦女簡直可以說沒有了，穿衣服爲人生三大要素之一，若婦女肯將紡紗織布的工作拾起來，則自給自足上，至少三分之一是已經解決的了，希望鄉村再能聽到機織的響聲。

手工業有許多還在存留着，並且也有受歡迎的價值，比如說草帽辮吧，那便是其中之一種，新秋的時候，有的是麥桿，用來製成草帽辮，或類似草帽辮的女人用的提包，都是鄉村婦女所應試試的，敢擔保說，試試只有便宜，不會有甚麼損失的。

我們在鄉村中，又嘗看見山旁有些美麗的石頭，也嘗看見河畔生着些柔韌的柳枝；石頭可製成種種玩意兒，柳枝可以編製成許多筐籃等類的東西，這是誰都知道的，若能擴而大之，使着石頭變成再有用些的玩意兒柳枝也變成再新泛一些用品的原料，在鄉村有智慧的農民辦來，也並不是不可能的事。

五

有用的物不要使它成爲沒有用的東西，鄉村能達到這個目的，自給自足的目的，也一定實在達到了，有儉的美德，再需要的只是一個勤字。

在都市中，生活雖似很優越，事實上什九都是消費而不事生產的；勞力而不算生產的也有，如洋車夫的勤，所勤的結果，仍然還是沒有增產之可言。並且都市中的絕對消費者，如待救的貧民等，比比皆是。所以不事生產的，絕談不到增產，不事生產而消費他人的生產者，影響於增產尤爲重大，所以欲謀華北的自給自足，在都市中，不但要竪約，還要安挿大批消費的廢人以節財流。完

澳洲何所適從？

捨棄依賴英美觀念實行親日
是轉禍為福的聰明辦法

侯克篤

軍力低微

人口七百萬的澳洲，近來對於振興工業雖不遺餘力，可還沒脫去農牧國的姿態，所以提不到軍需工業，軍備也很貧弱。

海軍僅有巡洋艦四隻，驅逐母艦一隻，驅逐艦四隻，小艦艇數隻在新西蘭也不過巡洋艦二隻，將設巡洋艦三隻，小艦艇數隻，此外雖還有從荷印，馬來等處逃來的敗艦為數也很有限。

陸軍方面按全國十八歲至三十五六歲者纔百萬人，此百萬人中已有四分之一為英國出師遠征，殘留於本土的兵士數字的低微可以推知

國內政黨

澳洲國內政黨分統一黨，地方黨，勞動黨三派，勞動黨雖占多數可是也不是絕對的多數，所以不能成立單獨的內閣，統一黨和地方黨常聯合對抗勞動黨，互爭閣席，統一黨是以大都會的資本家作背景，地方黨的地盤是在農牧業，勞動黨則當然是代表勞動階級了。

勞動黨的生命線是經濟政策，這政策首先注意在不亂自己的勢力範圍，限制移民，並高呼建設澳洲人的澳洲，同時，防止生活水準的低下，尤其是為不使占澳洲人大部分勞動階級生活的水準低下，極力限制低價的外國貨輸入，主張維持高率關稅。

然而澳洲最大事業農牧業者所擁護的地方黨，為向海外輸出穀物羊毛等農產品，其政策便主張和外國結好的經濟關係。

又給一黨是保主主義者，所以力主與英本國接近，勞動黨則徘徊於對英依存呢，澳洲人的澳洲呢

對日關係

澳洲各政黨的意見大抵為如上述，就一般由英遺居於此地的民衆說來，尚多為成見所囿，思為英帝國的一員，為英國圖利益，由英國扶持自己而生存，可是依地理關係說來，無論如何也不能不為太平洋上的一國，在太平洋強國中距離最近的是日本，如不與日本和睦，便無所措手足了，這又是稍有思想的澳洲人共同具有的覺悟。

從地理關係上不能忽視強大的日本，從民族上又欲為英國的一員所以使澳手常挾於苦境，雖有時親英濃化，有時對日本表示好感，可是無論表面如何變化，而內心則始終不能不兩方兼顧。

依存英美

今次大戰發生後，以英本國的策動，澳洲竟感染恐日病，以至勞動黨方面也漠視向來主張的澳洲人的澳洲，對英依存的意志異常強烈

此次戰爭中，美國採取與英國合體政略，欲援助英帝國內領土，以扶拉彼等的利益，無力自守國土的澳洲，早知英本國的不足恃，故由依英呢親日呢的問題，演變為依美呢，親日呢的問題，其中以有一九〇一年起禁止全東亞移民的「白澳主義」前提，結局以血濃於水，又欲依存於與英吉利同為盎格魯撒遜的美國，以迄於今。

最後態度

然而今日大東亞戰爭，日軍已獲絕對的勝利，馬來，荷印，以及畢斯麥群島等澳洲外郭都入日軍手中，這偏在南太平洋的澳洲，如何的依存英美，終以地理的關係，英國因已甚遠，美國也不近，況制海權，制空權將都要入日軍掌握，英美與澳洲間必至不能通行，致澳洲軍事孤立化，英美雖心欲派遠征軍也將以鞭辰莫及，徒呼奈何罷了，這便是遠親不如近鄰。澳洲人不明白這句話的意義嗎。

三月十二日日本東條首相在議會闡明決意，曾說「……由於荷印及仰光的陷落，澳洲及印度直接暴露於日方武力下，余乘此機會，甚欲再度對澳洲及印度表明日本所信澳洲雖地域廣大，人口極為稀薄，且與英本國隔絕，於日方精強的武力下殆已不能自衛，此在澳人也都知悉，因此為國民福祉計，今日應出以如何態度，已不言自明，若澳洲不政其態度，則今日荷印命運，便將成為明日澳洲的命運，余此際甚期待澳洲勿拘泥於情感與因緣，正視事態是天命所歸，從速決定其最重大的措置……」。

觀東條首相的聲明，已可見日本的寬大為懷，澳洲過去雖多行不義，日方也可接收其親日行為，更為唯有捨棄依英依美，實行親日纔為澳洲轉禍為福的最聰明辦法。

最後所謂「白澳主義」，這不過是人種的偏是：如從大處着眼，為澳人謀幸福，人的資源也非常重要啊。

（完）

以前荷印的統治組織

荷領東印度最高統治機關，為荷蘭國王，總督為最上執行機關荷領印度評議會，則為諸議機關，其代表國民意志參與政治之機關，則有國民參議會總督由本國殖民大臣推荐，由國王任命，遵照荷印立法行政法之規定，及國王命令，施行政治，政府在執行上對國王負責任，關於立法事項，總督有依據荷印立法行政法與領內土侯及土民訂結條約之權限，關於行政，則各部長官，各有職務權限，總督掌握官吏任免權，總督為維持內外治安，得宣言荷領印度各部成戰爭狀態，並得布告戒嚴令，同時總督即為陸海軍最高指揮官，凡陸海軍將校之任免，進級給與，均由總督決定之。

有妨害安寧秩序者，經評議會之贊同，得驅逐於領地外，或禁止在特定區域內居住，關於司法權總督得諮詢高等法院之意見依荷印裁判所之判決而特赦其刑罰，無總督許可不得執行死刑．總督權限雖如此廣汎，但總督及荷印政廳法令，如政府認為反乎本國利益時，則喪失其效力或以法律取消其效力，荷領印度評議會，由副議長一名，及四名至六名議員構成，內二名由住民中選出，評議員對總督雖得提出議案，但在實際上，謹為諮詢機關，荷印住民雖得經國民參議會與政強，但在組織上，議長由國王任命，議員中五十名由二十五以上之住民中選出，其餘五十名由總督決定，任期均為四年，參議會，每年召集二次必要時，總督得舉行臨時參議會，有議員三分之一以上之要求時，亦得舉行臨時參議會云。

（完）

政治經濟文化全盤統制

英國過去對印度的支配

◆（離間土侯結合　煽動宗教對立　使盡狡獰手腕」◆

常一兒

豪語領土內，無日落的英帝國，已被逐出西歐，已被逐出東洋，今已遭逢「將依喪失印度與否而決定命數」的情勢，印度就隨運而興了，雖有人說印度是決定「構造世界國家群」之關鍵，可是一般人，漠不關心，這是因爲世界的報道機關，在英美——直可謂爲其中心之猶太勢力——的掌中，彼等以爲一切不利的事實，都可以抹煞的。

印度是東洋文化的源泉，中國及日本，受其影響之處很多，當時印度，文化產業，都很發達，即在世界史上有名的埃及繁榮上也多用印度工業製品，埃及的「密拉」差不多都是用印度的棉布來裹的，不但產業方面即精神文化及藝術方面，當時也很發達，足以誇耀世界，蓋從前印度，決不像現在那樣的慘淡，一般人說是「資源與哲學之寶庫」

西曆一五八八年，即距今約三百五十年前，華斯譏馬，來到印度後，把印度的文化資源及風俗介紹到西歐，一般人對於印度的關心，就深切了，哥侖布發見美大陸，也是他迷戀印度的探險途中，檢得的東西，未幾印度就成爲法國侵略的地方，迨一七五七年英國人渉印，英軍擊破印法聯合軍，在此處設立東印度公司，這是英國支配印度之始，對於備有貧弱軍備的印度，東印度公司的海賊們，可以奪取的東西，儘量奪取，肆行虐殺，以飽私腹，滿載而歸，居住倫敦郊外，形成財閥，當爲從屬的良好指導者，而教以掠奪印度，一八五八年，東印度公司，把四百七十萬平方公里的印度，交與英國政府，更於一八七七年，於維多利亞女皇之下，併吞印度，成爲英領，從此二百年，貪得無厭的紳士國，對於印度，雷重壓迫。

從東印度公司時代以來，英國欲使印度弱化，一七七〇年，孟加檢地方，（這在印度，是好鬥的住民最多的地方，英國常感棘手）發生大飢饉，住民一千萬人餓死，又於一八〇一年起，全印度發生飢饉，惡疫流行歷數十年，當時餓死者三千三百萬，病死者數百萬，這種飢饉疫癘，決不是因爲糧食不足與缺乏預防方法，而是雖有糧食，民衆無從購買，雖有方法，亦無施行之人，一八五七年，孟加拉地方，印度兵遂發生叛亂，民衆呼應，英國之鎖，幾被切斷，但是印度，缺乏優秀的指導者，故六千人被處死刑，下獄者不計其數，印度終歸失敗，此外尚有英印人的抗爭，起於各地，英國爲加以彈壓，竟以牢獄與大炮，肆行虐殺。

在如此推移中，前次歐洲大戰開始了，英國知事態嚴重，對印度，約以予以宿望的「自治」，要求印度的協力，把一百二十萬的兵士，三十億元的財，四十萬的苦力，送到西歐，印度兵在各地戰鬥，實在是勇敢，戰爭因英國方面獲得勝利而閉幕，印度的兵士們，得到酬報嗎？印度得到「自治」嗎？

英國不但以「約定的履行，爲期尚早」之數衍的理由，未予印度以「自治」，反使驅迫印度的手段緊張起來，掛羊頭賣狗肉，英國收到顧客的錢，連狗肉也不給。

邇來印度，憎恨英國的無信，爲「自治」「獨立」而奮鬥，一九一九年，爲革命的直接原因的亞姆利查事件，突然發生，印度遂以此爲契機，於甘地的指導之下，繼續「無抵抗不服從」之悲壯的鬥爭。

茲將過去二百年，英國在政治經濟文化宗教方面，如何搾取。支配與壓迫的情形，節文斷篇的說一說。

英國對於印度的政治指導原則，一言以蔽之，就是「分離而支配」，印度國內，有土侯六百餘，英國利用這些土侯，想盡種種方策，使其分離反目，妨礙彼等結成一個勢力，這是在東洋，使中國與日本抗爭，以謀東洋弱體化的辦法。

又印度政府內，設立所謂「二重政府」設立「文化衛生等比較的不重要的」及「關于租稅立法等重要的」互相分離的機關，後者是一個很奇妙的機構，只對英政府負責任總督可使印度的議會全體一致可決的事項，成爲無效，且有使全體一致否決的事項，施行之權限，所謂印度的議會等，以英國而言竟爲打聽單純的參考資料之處，原來印度在宗教上，大別爲印度教與回教，英國慫使這兩個宗教，對立抗爭，發生流血慘劇，由於沒有英國人的地方，這兩個宗教，從來沒有反目抗爭的事實而觀，可知英國對兩宗教的政策，如遇「分離支配了，若兩教之中，有憂慮此事，說是「宗教雖異，但吾等是印度人，決非英國人」，而欲謀兩教協和的人，英國就把他們送到牢獄裏去了。

茲就英國紳士們，常說的「對於印度，使沐文化的恩惠」，試述印度的教育，如何實行。

印度有人口三億五千萬，村落約七十三萬，而小學校只有十六萬，印度兒童的就學率：爲百分之四，其中男子占百分之七，女子占百分之一，五，住民百分之九十三，都是文盲，且小學校雖是政府經營的，而徵收很貴的學費，英國謂印度小學校教育不發達的理由，是因女教員，因風紀紊亂，不願到鄉下去的原故，可是印度的偏僻的鄉下地方，比較倫敦與紐約的市內，男女的風紀不紊亂，如果我們知道的印度的一年的教育費差不多和美國哥侖比亞大學一校的一年的教育費相同，那就可以知道英國伸士們所說的「文化的恩惠」究竟怎麼樣了。

至於經濟上，如何搾取呢？我們想到英國支配印度的目的，在乎經濟，那就不必多說了，我們細玩某一個不忠於本國的英國人，所說的「英帝國的王座，是印度人會血的結晶」的話，或不禁毛骨悚然，蓋印度民衆的生產的五成，作爲稅金而被奪。其餘大部分則被英國商人奪去。

英國與印度以酒與鴉片，以爲使印度弱化，搾取而使彼出血液的代價。

原來印度人是眞正的精神的國民，不近麻醉劑，英國對於貧困病弱的印度人，與以麻醉劑酒與鴉片，破壞各人的精神，同時徵收重稅，可謂一舉兩得，印度的酒，是有名的惡質，鴉片之多，竟大批運往中國，遂發生鴉片戰爭，强奪香港，發揮偉大效力，英國的紳士，雖說在印度沒有吸鴉片的，但某美國人，在旅行記中發表，連嬰孩也吸鴉片因爲助家計而不得不出外做事的母親，使小孩子吸鴉片，擱在家裏。

由這種社會狀態發生的，就是無智迷信疫病死亡，印度人的平均年齡，是二十三歲英國人的平均年齡，是五十八歲，這可以證明印度人如何營養不良，對於疫病的抵抗力薄弱了，一度惡疫流行，死亡者數百萬人，蓋不難想像而知。

至於住宅等，也多是用木材二三根搭成的，上面蓋一張蓆子，數家族雜居其中，凡有良心的人，對於這種悲慘的情形，不忍卒睹英國把這種社會狀態，叫做「野蠻、無智不宜自治」，殊不知這種社會狀態，是英國自己造成的，對於希望自治與獨立者，酷毒虐殺，非言語所能形容的。

上面所說的一九一九年亞姆利查事件，是其中的最悲慘的，對於不知不覺，正在舉行祭典的數千群衆，說是違背一小時前公布的禁止集會的法令，對於無法逃走的牆圍中的人們，一聲「描準」，就用機關槍掃射，群衆茫然不知，飲彈而倒，且竟不許母親給瀕死的孩子喝水，此外還有一個英國宣教師在路上被激昂的群衆毆打，於是發出命令，凡是通行那個街路的印度人，都須匍匐而過。

守備印度的某英國兵士，曾於日記中，記載印度人處刑的情形如下：

「先把處刑者的兩足，緊緊的縛住，使他站在炮口前面約一米突的地方，一開砲，只有兩隻脚留在地上，上體則隨炮烟而飛散二三秒鐘後，腦袋落下來，使一個英兵受傷」「把赤身裸體的印度婦人，滿塗石灰水，曝於烈日之下，晒乾而成爲一個雪白雪白的人」諸如此類，不勝枚擧。

印度人的血，是這樣的放出來的，人類有史以來，恐怕有史以前，也沒有像英國支配下的印度那樣的暗黑悲慘的場面吧！我們對於乘此大東亞戰爭的機會而將脫離這種貪得無厭的壓迫的印度，予以無限的同情。

（完）

所謂「西亞細亞集團」

僅是一種浮面的空架而已

英國對於印度的憂慮，日益增大，日軍猶如風捲殘葉，以怒濤之勢，攻陷緬甸首都仰光後，採取進攻印度的態勢，我們想到在此進擊之前，無法阻止而自稱萬能帝國的英國方面無能爲力的情形時，引用從前羅馬人每逢軍事上的危機時，常用的「事態已到第三戰列中隊」，即所謂印度國境本身，何時遭逢直接危機，這實在可以說是已迫眉睫屈指可算了，所以現在英國，由於「有或已成爲其政治的根本原則之概」的消極性善弄手段，欲使印度轉向英國本身已不能戰之戰爭，這觀乎派遣克利浦斯一事就不難想像了。

重慶僞政府蔣介石最近訪問印度，及克利浦斯之派遣，尤可證明這種事實，蔣介石訪問印度最近世界各報上，大事登載，且有種種臆測，其直接原因，還是軍事的作戰上的動機，但是軍事上的暫時的應急措置，決沒有永續性的，況且長年的疏忽，決不能於僅僅二三週內挽回的，如欲把猶如疾風怒濤，由東方迫來的大東亞新秩序的思想，至少在中央亞細亞，加以阻止，那末必須動員大軍，並且如欲推而廣之須有更大的根本計畫，這在倫敦或已覺悟的。

甘地的後繼者，印度國民會議派指導者奈赫，於在德里舉行的大衆國民大會席上，關於前此完全秘密的奈蔣會談內容，僅含糊地發表與蔣介石協議中印聯邦制問題，但此聯邦之內，准許其他西亞細亞諸國家，例如阿富汗及伊朗等，換言之就是欲確保獨立的亞細亞諸國家」參加，且說或是事實上參加

英國各報，關于獲得現在立於英國支配下的各國間的協力的所謂「西亞細亞集團」公然登載，但與此事實相關聯，對於伊拉克或伊朗的暴力的强制，及對於阿富汗的殘忍的脅迫行爲等新表情而登場了。英國對於這些還沒有完全征服的西亞諸國的辦法，終必是「結成包括西亞細亞的英國爲領國家與印度以及重慶政權等之西亞細亞或中央亞細亞集團的過程上的」最初措置這是很明瞭的。

印度　英國　土耳其

邱吉爾雖極力拉攏然結果却背道而馳

然蔣介石及奈爾，雖參畫這種國家集團的計劃，但是他們的最後目標，和英國的最後目標，是不同的，奈爾或覬覦這種國家集團之中，漸次由英國的監督，解放出來的手段，總之，這種計劃，邱吉爾所以認爲有價値者，不過是他雖認爲是暫時的，而於海外却看出希望之光，所以他現在努力於這個西亞細亞集團的計劃，然而這計劃，雖可使許多人佩服，可是由領土上觀之決不那樣的大

由於印度本身，今昔不變的內政上的對立，或如英國自己所承認的軍需工業未發達等點而觀，實際上，可以發揮多少實力？頗屬疑問，且於此點，重慶政府如何？最近調任駐蘇大使之柯氏，曾率直的說：「因輸送上的困難，把已到中國的軍需品，運到所定地點，實際上，欲使用此項軍需品，或需時約一年」，由於這種事實，即可類推，故可證明由地中海，達萬里之長城的大聯邦計劃，不過是非現實的紙上計劃吧了。在德里舉行的奈蔣會議之際，曾經檢討，與上述的集團案相關聯，最近英國對於土耳其，尤其顯著化的媚態，有特殊的表情，如在安卡拉的經濟使節團策謀離間德土之經濟交涉等，即其一例，英國或欲藉土耳其的援助，把所謂西亞細亞集團延長到歐洲，以防備軸心的春季攻勢，這是洞若觀火的，然土耳其，再三再四，公言牠是歐洲國家，努力站於「欲引入任何集團的一切策動」的圈外，英國方面，或沒有瞧到這種事實，蓋土耳其只爲自己國家的利益而絕對不願擔任看門的傻事。

由現在的大危機生出來的「對於大東亞新秩序思想的防禦的西亞細亞集團」的念頭，在地圖上看起來，或是很好看的，且於大集會席上的演說，或是恰當的有趣的表題，可是欲拿牠來支撑崩壞必至的英世界帝國的沒落，當然是沒有什麼用處的。（完）



英國統治印度將告終止

最後一着的克利浦斯任務難樂觀

日軍的豪壯偉大的大東亞作戰，於其光榮之中，展開了新的世界史，現在世界的視聽，集中於這個世紀的舞台者，或是印度三億五千萬民衆的動向吧！可謂貪得無厭的英政府的暴戾與桎梏下痛苦呻吟，奄奄無力的民族——全印度的民衆，現在不願英國的一切策術，却漸漸地蘇甦而湧起東亞民族的血了，他們的體內，高鳴東亞民族的鼓動了，日軍的赫赫戰果，陷仰光，而制壓安德曼島，陸海空的威脅，促進了「貪得無厭的壓迫者英國統治印度」的沒落，這當然是印度全民衆所深知的，英國對於即將喪失的最大寶庫印度，最後的一着，是特派克利浦斯，訪問印度，或欲爲印度統治史的終止符而完成空幻的任務，茲將戰爭勃發後印度的動向，略記於下：

在種種意味上，英美對於日本之誤算，遂於西南太平洋上，喪失了制海權。大東亞戰爭，忽使印度問題，本質的展開了，即第二次歐洲大戰的影響，對於印度，雖曾派兵，然而始終是間接的，尤其是德蘇戰，成爲消滅其西北國境的威脅的契機，印度不受外力的壓迫，爲英國的一個屬領而對於英本國，也不過是繼戰前以來的國內抗爭吧了。

然而大東亞戰爭勃發，使印度當局，大爲驚愕，拚命宣傳反日，去年十二月十二日發表，年內無條件釋放國民會議派的不服從運動者，然被虐待的民族，發生逆效果，這是必然的，甘地曾經聲明「國民會議派的不服從運動，出獄後也要繼續的」，對於日本之開戰，更無變更態度的模樣，他的機關報「哈里強」，二月十五日發載的論文中，對於日本，也隻字不提，關于最切身的問題，甘地意味深長，緘口不言，該派領袖奈爾亦於十二月八日述稱「余無援助英國之意思」，去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他在「德里日報」上聲明出獄後「第十三個月所得的印象覺得印度的情勢，比較從前更加惡劣，對於英政府的反感，較前更强」，且國民會議派曾於十二月三十日巴爾多利的執行委員會，決議「印度只於得以自由獨立時，於國民的基礎之上從事於本國的國防」表明其態度。

一方面除國民會議派及回教聯盟外，網羅各政治團體代表的全印非黨會議，向英首相要求「組織國民政府」，「行政會議讓交印度人」，「恢復地方自治政府」，「明示戰後付與自治的期日」，並且力說「印度自治領之待遇」，故雖有英國政府的一切統治工作，而與其意圖相反的印度指導者階級的動向，頗値注目，回教聯盟及回教徒聯盟等指導者，隨着此次戰爭勃發，抱有眞摯的協助日本的念頭，這是當然的，一般民衆對於英當局的反感，很是熾烈，日軍戰果擴大，反英態度，愈益露骨而無協助政府之時運，對於這個戰局的發展，努力找出新的光明，但是數年來，英國對於困惱的印度民衆，扶植日德恐怖心，這也是不可忽視的。

焦燥不安的英本國政府，於大東亞戰爭勃發伊始，對印態度，依然不變，如一月二十日今年度第一次英國議會演說，關於印度統治問題，邱吉爾强硬答復謂「印度最有力者數人所作的提案，在此戰火已開之際，認爲非其時機」一面堅持向來的印度政策，一面在背後，用盡種種手段，助成回印兩派的抗爭，實則印度的獨立騷擾，大有待百年河淸之感，然使此種事情一變者，是日軍驟進新嘉坡街道，是向緬甸，迅速的進擊，滇緬公路，因此而瀕於毀滅，於是印度國防的第一線，瀕於崩潰，印度遂直接的受其威脅，對於對印問題，最爲保守的亞美利印度事務相，亦竟於二月十一日，答覆議員的質問，謂「擬與印度以參加戰時內閣及太平洋軍事會議的機會，與英自治領相同」，這雖欲賣弄什麼欺瞞策，然英國既已陷於不能再走從前的路程的地步，牠的實體，完全暴露了，且二月十五日新嘉坡無條件降服，英國失掉了制覇東亞的最大根據地，加之二月十二日德國軍艦，白晝突破英法海峽，與利比亞作戰的蹉跌，使英國朝野，驚惶悲嘆，邱吉爾鑑於此種動搖，遂改組戰時內閣，任前駐蘇大使克利浦斯，爲國璽尚書而入閣，閭巷傳說，其入閣條件，是要求改革對印政策，這就是使印度各派，獲得「改變印度政策，勢所必至」的一時的安慰，且有辛克列亞空相爲英內閣代表顧問而派往印度的問題等等，此時蔣介石在英國狂躁曲中，擔任一個角色偕宋美齡及幕僚十五名，於二月九日訪加爾喀答，舉行空無實際的印度會談，至二十六日離印，綜合各種情報，對於英國，都是不利的，故日益深刻的英國政界的動搖，不管英國願意不願意，使印度向期待日本的支持



上 甘地　下 奈爾

日德潛水艦東西挾擊美英

的態勢而前進，且「只要亞美利印度事務相在職，印度人不信賴英國政府的讓步提案」「愛爾蘭共和國雖受德國的威脅，然仍不站在英國面方，印度也照樣，雖遭逢日本之危險，然亦不表示任何反感」等等問題，英國政界方面「對於要求戰後仍留英帝國內或脫離英帝國之自由決定權之國民會議派，亦須於此時，容認廣範圍的讓步，否則難以對抗日本工作，」這種意見，日益增大而有力化，充滿了「擺脫數世紀搾取」之悲聲，但英國最後的一着，懷柔印度的策，就是克利浦斯訪問印度，他由窮路向敗戰之地東亞出發，本月二十三日抵新德里。

他攜帶的懷柔策的內容，據一般觀測，是戰後印度即爲自治領，開設由各州選出的議員組成的國民議會，除國防相外，各閣員均由印度人就任，但國民會議派，採取默視的態度，說是政治的交易，派遣克利浦斯，也不過是阻礙東亞的新發展，而不能中絕印度的情勢，又回教徒聯盟總裁金那亦於本月二十三日宣稱「回教徒，誓死抵抗這種不利的解決方法」，所以克利浦斯遠遠的來到印度的一種收獲，或不過是再認識「只要印度在英國支配之下，印度人的印度不能實現」的公理吧了，實則印度的喪失，與英帝國的崩潰，有極重大的關係，但印度人的對英感情，與從來英印抗爭的顛末，在大東亞戰爭的現階段，雖英國如何讓步，也不能使印度各派滿足，而使全印一致協助抗戰，英國嘗過日軍進攻緬甸與新嘉坡陷落的苦滋味，把被其魔手所操縱的荷印，棄之如敝屣，二月底再任命魏貝爾爲印度軍司令官，早在荷印取消西南太平洋聯合司令部而欲以全力，防衛印度，然而無論何人都知道，東亞甚而至於印度東邊的防衛策對於外敵的進攻，英國是把牠的戰略據點，置於新嘉坡的。

說到英國向來防備印度，是注重西北國境，平時兵力的三分之二，配備於西北國境所以直接防備印度東邊的設施，殆不可見，印緬國境，除天險以外，可謂毫無防備，故雖俄然盡其全力，也不能把守備西北重點的印度防備，急遽改爲東邊防備，將軍的中印協同防衛對策，也因崇山峻嶺的印緬國境交通及中印直接連絡的困難而使這個協定，成爲空頭支票了，戰爭勃發以來，印度民衆，漸漸的把握日軍的眞意，且新嘉坡陷落後，劃期的日本國策，已由東條首相，堂堂闡明，即「期待印度爲印度人的印度而恢復本來的地位，對於其變國的努力，不惜援助」這種波紋，已洶洶然浸透於印度全民衆，這是多年祈願獲得自由而血濃似的繼續對英抗爭的印度民衆，已突然發出一道光芒了。　完

【柏林通訊】日本海軍潛水艦放胆的砲擊美國西海岸沿岸，擊沉大量的輸送船等，使美國官民狼狽達於極點的時候德潛水艦今回也像二十五年前大戰一樣的出動美國大西洋岸獲得赫赫戰果，據最近發表的戰報，在北美及加拿大沿岸，合計擊沉十八隻，十二萬五千噸，那活動的範圍是北起加拿大沿岸，南抵佛羅里達半島沿岸，長達二千二百五十啓羅，遠距法蘭西西海岸的潛水艦基地達五千啓羅，日本海軍活動範圍也是同樣的廣大，所以日本和德意的潛水艦，在美國太平大西洋兩岸活躍，無論日本無論德國當然都不容易，不能不預想發生種種突發事件，因此，德國於一九三九年戰爭勃發時，建造所未有的潛水巡洋艦，訓練船員，以準備大 西洋戰爭，可是這潛水巡洋艦在未出現於大西洋前已曾在地中海作戰，又在北冰洋活動，假若美英信爲得以擊破這日本德國可恐的武器，那纔是奇異的誤算啊。

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德國商業潛航艇隊突破英國的封鎖線，到着時尚中立的美國事件，讀者當尚能想起，即一九一六年七月九日，凱尼希艇長所率的潛航艇德意志卡朗德號，滿載貴重品，入港巴爾其門亞港，裝載鎳，銅，橡皮後就歸路，同年十月七日另有潛航艇携德皇致威爾遜大總統親筆書到着美國，於兩小時後補給燃料即就歸途，當時英國不認此等潛航艇爲商業潛航，而認爲是軍艦，因此等潛航艇已經武裝，所以發表說「我們已於其歸途擊沉七隻」，可是事實上都安全的歸還北海基地。

這潛航艇的水上噸數爲一千五百噸，水中排水量爲二千噸，裝備補助唐克，潛航艇陸續建造，美國參加聯合國後，便利用潛水巡洋艦。

前大戰後各國造艦技術，有長足的進步，尤其是日本潛水艦的優秀，是可以想見的，今回戰爭德國不必取由北海繞英本國赴大西洋的迂廻路，而立於非常有利的地位，所以這新潛水巡洋艦的威力，實不知將如何的偉大，然以大西洋氣象今很惡劣，例如若爲出全速，爲船員保養上浮，立卽入厚凍結的狀態。

今回唯一可能的行動，只有如德國美國所傳出新聞的大規模强行作戰，所以一經日德潛水巡洋艦活動，美英方面船舶便迅速的增大喪失，現在活潑的活動業已開始了，這便是羅斯福在大西洋太平洋，當然所受的報應，也就是他所希望戰爭的姿態，由這日德在美國兩岸作戰，以致顯著的阻碍敵方船舶航行，或者因此英國獲送船團於保護上，在太平洋不得已附以美國艦隊，日德義三國於此在各不相同的地域上實行作戰，遂有聯關性，日德義潛水艦在地球各處海上握手的時日大概已不遠了。　完

圖是德海軍可誇的二千噸級潛水巡洋艦偉容

美國的生活表裏

制霸全世界的野心　却使國民叫苦連天

【布龍諾斯艾列斯特訊】美國的天然瓦斯，生產世界生產量的百分之九二，原油相當生產世界生產量的百分之六十，鉛，銅，亞鉛，石綿穀類及棉花爲世界生產量的百分之五〇，鎳百分之八八，硫黃百分之八二，化學藥品百分之四三，電影百分之九〇，銀百分之六六，石炭保有世界既知埋藏量的百分之六九，電話架設數，百分之五三，汽車車百分之八一。

上述龐大的實數，就是是羅斯福所粉稱的一切，同時不過表現美國式生活吧了。

僅佔世界總人口百分之八的少數美國人保有上述的全財富，這正是僅僅描寫美國的輝耀的半面，但此美國式生活的其他半面，究竟怎麼樣呢？

羅斯福獲得政權以來，雖已經過八年，然差不多沒有分配這個巨大的財富所生出來的收入，這就是還沒有改革經濟政策的機構，美國人口的四分之一，是從事於農業的，他們只被分配全國家收益的百分之十一，這是使他們中止生產，且使破壞生產的最大理由，又相當於美國家庭的百分之四一的大多數人們，必須平均年收七五八美元，才可生活，據美政府的統計，八百萬戶，常有缺食的狀態，其他一千一百萬戶，很是貧苦。而僅一千萬戶，有充分的生活必需的資材，或是富裕階級，然其中竟有許多家庭不能保證將來的，這就是羅斯福從來沒有說過的美國人生活的半面，然而羅斯福不努力改善國內的這種狀態反把干涉全世界的一切事態的結果所生的代償，使國民負擔，而欲使國內情勢惡化。

羅斯福雖有「鎮壓國內恐慌，以謀國民的要望與自由」的大任，然爲資助英蘇蔣等戰爭起見，可決一百三十億美元的巨貸與法案，這豈不是使美國國民負擔嗎？

英蘇兩國及蔣，才是欲使羅斯福出現制霸世界的夢而戰，美國國民，爲籌辦其戰費，被壓制的擔負義務，所以「美國式生活」，不過是羅羅斯福大總統欲逞其野心的標語吧了。

百三十億美元的鉅款，欲使全美國了，做所謂美國式生活，這可以說是很難的，況且羅斯福支出該款之前，二百萬嬰孩，年年產於國內，且嬰孩的半數，是生於被救濟的家庭，或受失業保險給與金的家庭。

據去年的記錄，俄亥俄州克里布蘭多市，求職的男女一萬人，只求職業六百件，等候二十四小時又紐約市，婦女四千名，求週薪十八美元之職業十二件，終日排列等候這種事件與羅斯福，沒有什麼關係嗎？

不，他既立於別溺全美的立場，然故對於任何地方，必須注遇到，羅斯福的立案破毀，不但不易戰勝且彼不得不漸感敗退的困惱。

在美國海軍，當作遊戲的太平洋，正已變成地獄了，而使民心遠離這種央態事的手段，一是美國政府，再提說大西洋的緊急狀態，使國內持續「已經消失追加五百六十億美元」的「美國式生活，」使充當此次實行戰爭的戰費。

羅斯福已掌握決定美國人進退之處，美國國民，逐漸喪失一切，對於本國的大總統，不得不感謝其推移，這一點，羅斯福與其夥伴邱吉爾，是很共通的。

兩人都是操縱國民，夢想制霸世界，獲得世界的權力，且是由國民手中，奪取特典的、夥伴的代表人物，又是現在破滅的社會舊秩序的代表者固不待言。

寫眞：美國生產界的一種苦惱表情!!對於時常發生的勞働紛爭，派軍隊，用催淚瓦斯，加以彈壓的情景。

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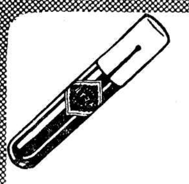
英國的利己主義

——美商人的憤慨談——

【東京特訊】世界「紳士國」的英吉利，在大東亞戰竟脫去那紳士的假面具，暴露出醜陋的本來面目，這話已屢有傳說，在第一線上先過屬領土人兵，澳洲兵爲後盾迨防線崩潰危險迫近，便及早退却或揭起白旗，這露骨的利己主義，惜命無恥的性格，早已使澳洲抱怨的說「我們被母國見死不救」，就是對反軸心陣營的將來也必不能不成爲某種影響的原因吧，美國也已然以英軍毫不游疑的敗退，常常爲之發楞，美國對這樣的英國正蘊釀不信任的空氣，最近有如下述的個例子，這是從檳榔嶼逃出來的美國貿易商人辛博遜的憤慨談，他從檳榔嶼逃難是在十二月十三日，據他說

「十三日我決心逃出，是因爲在某處聽得之英國人正逃難，當往美國領事館去打聽，可是領事還沒接避難通告，後又聽說英國人十二日已有準備，都正在避難中，最主要的是檳榔嶼沒防戰的準備，什麼事也暴露出來了，消防署的紅屋頂上等等地方，更成爲日本空軍的好目標，第一陣彈飛來了的檳榔嶼，英國人已先我而逃了，拋棄軍需品於市內，我曾親眼看見埠頭有約五千噸的錫，約七千噸的生橡皮堆積如山這東西大概都是做爲日本軍的好餌了罷，英國人的無秩序，徒使與國爲之發楞」。

完



眼藥的使命何乎！

我想、差不多人都會保護自己身體，尤其是重要的眼睛，所以患眼病時用眼藥，可是還有很多人就除爲治目病用眼藥外，不會爲預防而用眼藥，並且，向來分眼藥、也是竟以治病爲目、

然而、眼藥的根本使命、除治病外還有很重要數多種類。**一…預防目病，二…强化眼睛、三…解消眼疲、四：美化雙眸**等是也。爲這些目的所出現的便是**『速邁兒』**！

最進步的新眼藥**『速邁兒』**比較向來任何眼劑類、於其本質完全不同、既有偉大殺菌、消炎以及收歛等作用，治癒、一切目病且以上開四大獨特加能・將眼睛從根本組織强化爲健全・潤美而又爽快，特別以

解倦作用

便將用功、做細工、念書、看電影、曬大陽等時之眼倦，僅以一二滴即立解消，反覺快活明朗目力、又防目病發生！

二角五・四角五・各地房藥均有出發

速邁兒
SMILE

總批發處

股份有限公司 玉置商店

東京市日本橋區本町一丁目

專人專文

治印：壽石工

壽石工先生浙江紹興人，現年五十八歲，他有健全的精神身體，不但經驗豐富而且學識淵博對金石詩書無所不精，尤以治印名於世。

壽先生幼時未受過中小學的教育，完全是在由私塾內培養出來的，而此時壽先生對金石已深刻的愛好！竭力搜集和研究，所以有今日的成名與超越的作品存留藝術界，完全是在自修自悟下領會而得的。所以壽先生的作品是在大量的天才和刻苦的勤勉下成功的，這種情形下而產生的藝術品當然是更有價值的。

按壽先生曾畢業於山西大學，畢業後任奉天高乙敎員月薪可得百兩白銀宣統元年到三年時於奉天辦過微言報民國元年，任東三省軍備處幫辦科科長及督軍府秘書。民國三年執筆「漢文日華公論」，於天津，民國六年——七年任黑龍江督軍署秘書民國八年辦民聲報民國九年——十一年辦新華日報，十一年——十二年正值太平洋會議時在天津辦太平洋報後任北京教育部編審員和鹽務處科長主任民國十七年編輯天津益世報之藝術週刊。國立北京藝術專科學校教授當年之女子學院國文系教授及後立女學院教授，現任國立北京藝術專科學校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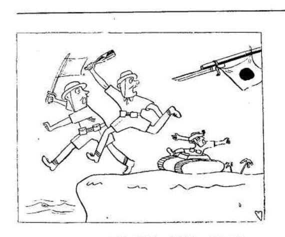
壽老先生

於此數十年間，雖經歷之事甚繁，但對金石之研究未有一日稍懈，直至今日而金石亦成其終生相守的愛好者，故謂事業可以不作，但藝術不能稍停足證其愛好之甚了！

記十鐘山房印舉

十鐘山房者，濰縣陳介祺簠齋得三代鐘十，有文字，因以榜所居。簠齋藏古印至夥，以萬印名樓，既久久不盈萬印。段日照丁氏海豐吳氏所藏，抉其精粹成印舉一書，蓋援吾邱氏三十五舉例也。印舉所鈐各印，以類從，數亦不能盈萬，但有鈐紅不著一字，猶是未定稿也。辛酉壬戌間，魯友以原稿本來，余與陳師曾丁佛言皆見之，孫伯恒得一部，今商務印書館石印之祖本是。比余復得零本數册，與已印者校，多異同，知簠翁始終未定稿，本名異同。正當時鈐存講抽換者，不用萬印揭櫫。印數迄不盈萬也。歲丙子簠翁後人，擬以原印歸國有，大府延專家審定，余與王度公錢伯年柯燕舲皆與焉。夏末秋初，日于稷園東軒，摩挲鑑賞，七千餘印，瓿之至譎，凡兩閱月而歎。歷來藏古印者，賴古飛而外，不能不推陳氏，顧秦前小鑈，兩漢官印，幾無不精且確者。漢私印間有可議，當時不經意，漫然收得亦絕少至劣者，獨於玉印如干方，佳品甚尠可謂怪事。尤以號稱飛燕遺物之緁伃妾㛤一印，經龔羽璱氏賦詩，南海潘氏世守，二百年來，詫爲神品，估價累萬，余實有大惑不解者，西京玉印，鈕至樸質，此印雕鏤精細，已不似未央長信宮物，又婕妤內宮，不聞佩印之製，而妾字之後，祗著姓氏而不名。更與漢時體制不合，余見漢人臣字妾字印，但有名而不著姓氏如臣宜臣方進之類，妾繻妾盧豚之類，其例正同，細審此印末一字是㛤字，非趙字，古印趙多作𧼈肖文也，忽加女旁，其義維何。即是漢物，敢斷定爲婕妤名者佩章，而決非出自飛燕明矣。鳥篆，絕工，惜整潔有餘，神味不足終疑宋以後好事者爲之印材古，而琢鈕者近楊尙，刻字近文何之圓朱也。羽璱是辭章家，非賞鑒家，潘氏富豪，炫奇而已。何昆玉僅能刻字，而少讀書，簠翁嗜古至耑，貪多愛好，聊以自娛，固未嘗加以考證，其他更何責焉。日照丁氏藏印，未見拓本海豐吳氏，即世傳雙虞壺齋是也。黃牧翁治印邊跋，往往稱述雙虞壺齋。其印近歸周君叔弢，客歲問人巢章甫段得，分拓數部，余得其一，佳者十之八九。官印與古鑈，尤有奇品，雖數只逾千，律以在精不在多之說，萬印誠多，而此則精矣。簠翁道德文章，爲世景仰，究非印人，於印學終隔一塵，所用印悉出玉西泉，以板滯爲規矩，安所取於古印，震其名耳，余不欲更爲已甚之言。

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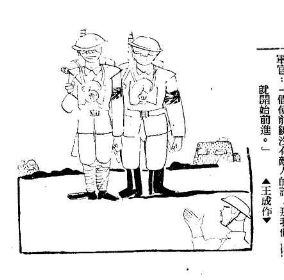
英軍官：兄弟們！快把白旗舉出來吧！

—邏作—



精神病的英人：「哦！那邊飛機又來了！」

—相如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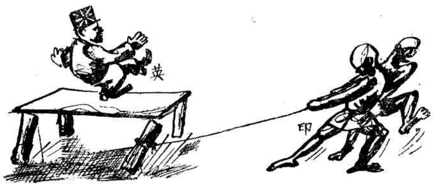


軍官：「假使前線沒有敵人的話，那我們就開始前進。」

▲王成作▼



末路之狡英　　白鷗



英美失掉立足點，只好到月球去！

×可能作×



犯衆怒的邱吉爾

•江曩作•

在妻子發現他秘密的時候

妻：這是什麼？

夫：啊！我睡得很香，你不要囉嗦吧。

•金子作•



咱們出一塊錢的份資，去四口人還算多嗎？

◇高炳華◇

半月隨筆

圖：煙，煙，煙一樣的人生！努力抓住這飄浮的剎那，瞬間的永恆。悲哀與愉快，千秋雨泣巨紙與筆也浸透血淚了。

搨片

伴楓

文人墨客最渴戀的事莫過於在名山勝蹟的地方，題識些文字和詩詞，甚而至於石刻起來，將一片好景物弄得瘡痍滿目，令人叫苦不得。

這還不算，一般無知的匠人，又鎮日裡，張了烏黑的雙手，蘸上無辜的白紙，叮叮噹噹的將那些文字詩詞捶搨下來，堆在一旁，賣給遊人，以圖蠅頭微利。又帶累得此一片好景物，頓時顯出傖俗不堪的景像來，更令人哭笑不得。

保陽的蓮花池，壓下的張公祠，這些地方更特別，這兩處搨下來的搨片都集中在一起，很有些販賣的意思在。蘇州的寒山寺，京口的北固山，維揚的史公祠，到處都是。這些地方還好，祇是賣賣本地風光的搨片而已。

搨片，原爲摹印古碑帖的一種好流傳方法，講求的非常精緻，有烏金搨和蟬衣搨兩種，前者是用白宣紙蘸濃墨搨之，砑光，黑可鑑人，後者是用煮硾薄紙以淡墨輕搨，看起來如「淡雲籠月」一般絕對不是無識匠人用蠟墨一塗或者鍋烟一抹而成功的藝術品。也更無須乎木槌擊石叮噹有聲的，那樣奏着「木石音」的音樂。

十年前，因事之磁州，道出沙河，過南和宋璟故里，拜觀顏魯公所寫的神道碑，還沒走到門前，已竟聽得叮噹有聲，原來有一位藝術家在那裡工作，一看他的成品珍貴的唐碑早被他弄得漫漶不堪了。蘇州的寒山寺，在吳中本不算是第一的名勝，記得也有那樣一位藝術家在那裡長期奏樂，不幸「蘇州之夜」的影片裏，居然攝入了彷彿寒山寺就須要有這麼一位藝術家在捶搨似的。

因此，聯想到了「搨片」。

廠甸買書

文褰

一般酸溜溜的朋友，每逢新年，對於廠甸總不會輕易放過去的，其目的不在於古玩與耍貨，也不在於火神廟之珠寶，而是去逛逛書攤，買點舊書。

酸人之與書，那當然是二位一體，有不可分離之勢，於是很有些人滿載而歸。

買書，那不可厚非，總比打麻將強，不過，該買什麼書，這裡邊就發生問題了。據我所知道的，有以下六種眼光：——

第一種人，見了心愛的就買，也不管用得着用不着，瞧對了勁，就得搬回去，否則心裡癢癢。

第二種人，專買冷書，越不經見的越要，其目的是在押冷門，物以稀爲貴。

第三種人，專要好板子，書不在讀，而且於行市，書不是書，而是古董。

第四種人，亂雜無章的買，其目的不在書之內容，買來之後，擺在書廚裡原封不動，專等人家提起來時，趕快答一句：「我有！」既以自豪，且示爲讀書種子。

第五種人，專找自己用的着的書買，那純粹是功利觀念，用不着的，乾脆不要板本如何，當然就不在話下了。

第六種人，是倒手主義，買來之後，預備倒一手，賺幾文的。

酸人溜書攤，大概不出上述的幾種範圍，但究竟哪一種對，我却不甚了了，至於他們自己，自然見仁見智，各說各的理了。

假使你也買了書，那麼，你是屬於哪一種？

完

合理的淫猥而已

萍子

結婚的重要事項，在目前新舊兼顧的人看來，少不得樂隊汽車大禮服；而且對於請客宴會的舉措，務必要先計算是否賠賬或賺錢，再定席面的價碼。而所以如此的理由是法律制度與社會人情使然，且勢必如此鋪排以後，始能認爲這雙男女登床睡覺不同於嫖妓的合理，更非苟且野合可比，一雙男女爲企相互保持貞操觀念，借有形形式樹立無形的道德情感，培養共同意志，原是須要一個隆重儀式表現婚姻結成意義，才能保全自尊意識的；但，如把儀式看作必要的過程尤其看作奢豪誇耀的物事時，總是太過火的現象。

當年嚴守成法，以爲是「……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而嫁，聘則爲妻，奔則爲妾，」而所謂「聘」者，指六禮而言，而六禮照儀禮疏稱：爲「婚有六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等是，這些古儀古制的原始形態如何，因爲晚生不得而知，可是積重不移的婚俗中尚有擬雁送酒龍鳳大帖閉門拒納棒打新郎諸行事，想必是古風之遺了，在現在土人部落也依舊有拿牛換妻或結夥掠奪的情形，若當他們迎娶或劫親時進行順利，於歸還本部落途中還要大吹大擂高奏凱歌同時在互相爭持時更有一番棍打刀砍的熱鬧場面，這種野蠻的辦法雖不敢斷定是否就是古禮前身，可是「采禮」「鵝酒」總有些「貿易狀態」的氣味存在，於是新思潮的人，尤其新興婦女知識群對之憎惡萬分認爲是嶄然具備有形性質的輕蔑與侮辱，而要求婚姻自主，解放足趾去自動的找尋合意丈夫，從此自由戀愛與中西合璧的轎式花馬車應時而興焉。

但是，財富履歷學籍容貌依舊在嚴格的選擇以下得到通過的最後決斷，才能有獲得妻子或丈夫的機會而且需要大量時間與物力，陪小心說盡投意話來完成這件戀愛事業（實際上說還有更多的損害道德莊嚴的不幸事情因此而發生）：仔細想來，由於汽車樂隊大禮服資質財富官爵學歷的等等原故，覺得除過擯掉媒婆兒的生意以外，實在仍存在着「貿易狀態」，不過男女相對以物易物不沾銅臭較以前更直接而已，否則

這條件重重的婚姻過程該怎樣解說呢？

說這些話，並非胆敢侮蔑神聖戀愛，僅因這新的方式比舊的方式更令人露骨的難堪罷了，比如：一個普通人家與洋人接觸的機會太少，自然西洋式大禮服並非日日必用的備品，至於汽車等等更無論矣，可是因為結婚儀式羨慕外國辦法，認為必須如此才夠得上摩登意味，當然勢必得「租」「大禮服」「貸」「花汽車」來擺擺譜兒，如果虛榮心盛者，理想能華豪奢侈的舉辦，以期勾引親友儕輩的妒嫉情感，得幾聲讚嘆滿足自我空而不實的欲望，那末舉債大辦的也儘有的是。試想行禮時穿的「禮服」坐的「汽車」也且要「租」與「貸」來充面子已夠那個的了：若果真的為擺樣子而不顧實際去「舉債」「打網」，豈不更那個得要人氣短而對於這新的文明式樣感到惶恐？

法律保障人權，承認結婚成立也許可離婚自由，結婚儀式卻絲毫都不能干涉一個既婚人的姦非罪的遂行，而貞操則全仗夫婦情感與道德意志維持，至於婚姻形式最大效果，也不過在堅固男女雙方變情澄清惡邪觀念之同時，要求社會容認，不會遭受無知的誚議嘲笑以免傷害自信與自尊而已，所以不着重隆重意義去量力而行，卻普遍地流行着舉債「租」「貸」「禮服」「汽車」的風氣，想必總有文明得不大對的毛病存在。似乎這個式典專為「亮相」設備的，和有些父母把女兒送到和學校專為培養婚姻資格一樣，有點出乎理想範圍。況且，與納釆問名納去納徵請期親迎的擔雁送酒鼓樂花轎兩相比較，能有多大不同的進化呢！又何必從遠洋外國舟車繁碌地搬到中國改換趣味地折騰呢？

文明結婚破除迷信和簡便莊重是牠的好處，但也不過盡到證明這一雙男女間以後的事與生活，是合理的結合與合理的淫猥罷了，故而最舖張的婚典與僅僅兩個證人的證明並沒有多大分別，其最要緊的則是兩張有證人蓋章和必須完納課稅粘貼印花的證書。而如今已非嫁雞隨雞的年頭，自然這張證書並不見得就能制止「離婚自由」，僅乎杜防遺棄和要求瞻養或賠償，或能有些用處。可是，如若婚姻不能依靠愛情維繫以致破裂即使憑賴結婚證書能夠得到一部財產，或賠償想心境的荒凉與傷痕才是真的可怕的恐怖吧！

內外與上下及好歹

寒羽

俗語說：「要錢要薄了，喝酒喝厚了。」今天你喝他一個酒，改天在酒缸上遇見找補他一個酒。久而久之，這兩個人就能交上朋友，交上很好的朋友。要錢呢，不然。幾個人湊在一塊解悶兒完了一算賬，一分錢，一毛錢少不少？誰該誰的不成。久而久之，彼此就許看着不順眼，別跟他一塊打牌啦。所以要錢喝酒，能分出厚薄來。

交朋友，誰也願意交厚了，誰也不願意交薄了。可是太厚了，也有人厚的不知道怎麼厚才好。厚，就是近，近雖然是近，也有個多少分寸，不能一死兒的近的了不得，什麼也不論了，一犯直心眼兒，朋友有不好，瞪着眼睛一申斥朋友，朋友有約會，稍微來晚了一點，別的朋友都有個躭待，獨單這位近乎了不得的朋友，不管人家的臉下的來下不來，一死兒刨為什麼來晚了，好像來晚了就像大逆不道似的，足這麼一說。這未免太近乎了，近乎得越出範圍以外，似乎不是朋友應當這樣辦的。

朋友有了好事情，兩個人成了部屬，當然是一高一矮，階級不同。可是這位朋友還是那樣自命近乎了不得，近乎的這一方又是矮一等的，對待這個老朋友向來是近乎慣了，管不着上台一台戲的那一句話，照舊申斥不管一切的一切，說出來還是照舊。有一次這位永久挨他說的朋友正在出席什麼會，大庭廣衆之下，這位朋友不改舊習的大說一氣，官體不像官體，上下沒有上下，內外不分內外，好歹不知好歹而挨說的這位呢，卻因為不好意思，總算人家是表示近乎。朋友近乎不好嗎？然而沒有幾天兒因為這位朋友不懂得內外，上下，好歹，帶累着這位朋友丟官罷職。完了，近乎的朋友還不依不饒的說呢，說什麼？他說：「不聽我的話嗎？早聽我的話，何至於如此。」還一死兒的讓人聽他的話哪！再要聽上沒完，怎麼樣？把朋友都得罪的一個兒都沒有了，那才算行呢！

偽君子與真小人

陳超

一般人在談吐之間，往往指摘「偽君子」，而偏護真小人。一般「真小人」也往往罵「偽君子」說，『看你們滿口仁義道德，心裏卻全是男盜女娼，倒不如我們幹甚麼就說甚麼。』言下頗有得意之色，極具英雄之概。「真小人」之所以自鳴得意和所以受人擁護，無非是為了「真」。「真」是一種美德，我們應該提倡。但是不論你「真小人」是怎樣的「真」，「小人」卻依舊是「小人」。「真」以作盜，「真」以作娼，「真」以姦淫，「真」以搶掠，豈能因為「真」而忽視了這種行為的罪惡性。

偽君子是可鄙視的，但是和真小人比，我卻寧愛偽君子。偽君子至少尚有「羞恥」之心，而「羞恥」之心就足以減少一個人的罪惡。偽君子至少在「偽」的時候終還不失其為君子。只要他有一半的時間偽，就有一半的時間是君子，就可有一半的時間講仁義道德，也就可有一半的時間不男盜女娼。

有時，君子之為君子，並非出於作偽：但真小人們為了「拖人下水」，為了提高自己的身價，而一概抹然地罵真君子為偽君子。有時「偽」，正是君子之所以為君子的必要條件。譬如，女色當前（或男色當前）時，君子亦不能無動於中，可是非禮勿視，非禮勿動，君子能以「偽」的理智克服，「真」的情感。想視而勿視想動而勿動這是「真小人」心目中的「偽」。在真小人認為，『你想動就應該動，你不動就根本不應該想！』小人是人，君子亦人也。小人有情感，君子豈能沒有情感？所不同者，君子能以理智克服情感耳。故曰，小人心目中的「偽」，正是構成君子的必要條件之一。

有些人努力克制自己，減低自己的生活標準，就往往被認為「矯情」，被認為「偽君子」。其實，情而真能矯到底，就不能算偽了。

「小人」與「君子」，「真」與「偽」，權衡重輕終覺「偽君子」勝於「真小人」也。

本刊每期獎金

短篇小說入選作之八

生之誘惑





緋姚　緋紅　文圖

新秋裏，微風輕輕蕩漾，花兒嬌羞的依在牠的懷抱裡，小草也興奮的舞動，傲慢的白雲，閒遊在藍的世界裏，向着人們笑，活潑的鳥姑娘倚在綠的世界裏，高吟着她們美麗的青春，宇宙的一切是柔軟的綺麗的，每個角落都流露出沁人的氣息，在誘惑，迷醉着一棵棵人們的心：

古城中，安然臥着的××女中——一座美麗的校園，每日早晨吞進去幾百個活潑天眞的女孩子，到晚間又吐出來，把她們薰陶的，都像一朵朵鮮艷的花兒，那麼可愛。

星期六到了，她們又興奮起來，每人在心裡都計劃着怎樣消磨這一天半的光陰。

『喂！嚴風，去中央嗎？』剛下第一課時，丁蘭就把心放到下午去了。

『今天下午啊！好』嚴風的性情總是順說別人的。

『吳莉，你也去吧！』丁蘭說。

『你們去不是挺好嗎？甭問我，我不進去，』吳莉鼓着嘴，又在發小姐皮氣了。

『嚴小姐，有人請，』頑皮的張曼跳進來說。

『討厭，盡騙人，』嚴風以為張曼在逗她，滿不相信的笑了笑。

『誰騙你，出去看看呀！』張曼不高興的嚷起來。

嚴風三步兩步的跑出教室，一位二十五六歲的時代化的女人——是早已離開學校的穆潔玲，正站在門外『啊！穆先生，您多會回來的，校長說您去天津了，是嗎？』

『對了，昨晚回來的。』

『喲！您找我有什麼事嗎？』

『嗯！去年離開學校的張先生，你記的吧：教你們國文的，她托我來找你，有點事今天下午你可以不可以到我家去，好讓張先生在我那兒等你。』臉上堆着許多和藹的笑的潔玲，很快的說出來意。

『什麼事呢？』嚴風皺了眉，心裏在納悶。

『我還不大知道，張先生會告訴你的，今天要沒功夫明天也成，明天下午吧！』

『……』去，不去兩條路放在嚴風的眼前，辨識能力還不會健全的孩子，不知應該選擇那條路走好。

『噯……』上課鐘響起來。

『好！就這樣吧！明天可別忘了啊！』在猶疑中潔玲走了。

潔玲是一個已竟做了兩個孩子的母親的人，然而，嬌艷柔媚却仍舊在伴着她，丈夫到遠方去了，音信沈淪在渺茫裏，已是三四年了。

她在××女中做過職員，還是前年的事不過兩個月的光景，就辭職了，原因是不能整天待在學校，以後，沒有人知道她又去做什麼事。

三年來，潔玲的生活倒闊綽了，許多人在羨慕，說她像貴婦人，但，誰又知道她私下的生活是那麼狂亂呢！是新潮流的陷害，是都市的罪惡，有多少這種環境下的女人，能逃出這個。

金錢是一個魔鬼，一個最可畏的魔鬼，但是，誰都喜歡牠，牠能征服一切，更能牢牢抓住一般女人的心，牠佔據了她們整個的腦子，甚至還能使她們忘了自己是一個有靈魂有生命的人。

潔玲借了張琳做題，去找嚴風，正因為她也是活在那魔鬼支配的圈子裏的一個失了靈魂的女人。

× × ×

陽光撫愛的星期日，人們都覺得像是睡在春夢裏，被輕鬆，舒暢所陶醉了。嚴風帶了一棵奔騰急燥的心，尋到了潔玲的家，一所華麗的房子。

嚴風進了院子，眼睛裏跑進的一切都是超出她理想的那麼美麗，女僕讓她到客室，屋裏的陳設，差不多儘是嚴風沒見過的，她不敢細看那些東西，她怕女僕笑她，無意識的拾起電報看，心裏却急燥的希望知道這件疑惑的事。

嗒……一陣高跟鞋的聲音，潔玲進來了。

『喔！你來的眞早。』潔玲笑着，樣子很得意。

『我還怕晚了呢！張先生還沒來嗎？』嚴風心裏總在惦記這件事。

『沒有，來，到那屋去。』潔玲親熱的伸過手來 拉嚴風。『張先 生在北海 等我們呢！』從客廳移到了臥室，醉人的氣息更深了。

『倒底張先生找我有什麼事呢？』嚴風掉在更深的納悶裏。

『她要辦一個婦女雜誌，很願意你能幇帮忙，供她些稿子，你一定能答應吧！』潔玲說完笑了笑，目光注視着嚴風的臉色。

『我，我做的那成？』驚喜，慚愧驅走了那團疑惑，嚴風不知應該說句什麼相當的話好了。

『別客氣了，張先生說你做的文章很不錯呢？』潔玲格格的笑了，輕輕拍着嚴風的肩膀，『我們這就去吧！』

嚴風滿身都是痛快的。榮幸的，安靜的坐在那兒看着潔玲打扮。

潔玲細細的播弄她那灣曲的長髮，心裏正盤算着事情的進行，她已竟明白了嚴風的

性情，是容易誘惑的。又想到她的美麗，溫柔，在心裏勝利的笑了。

『你的頭髮燙了好多日子了吧？都要直了。』潔玲對着鏡子裡的嚴風笑着說。

『大概快半年了』。

啊！再燙燙吧！我的頭髮也該燙了，』有功夫我們一起去。』潔玲又在拉攏。

『……』嚴風不知說什麼好，用微笑代替了回答。

× × ×

北海裏，新秋的景色，更迷人，就是一些老年人，也會感覺愉快的，秋花還正是含苞未放的時候，像一棵少女純潔完整的心。

潔玲和嚴風慢踱着，在心裏懷着不同的喜悅與企望。

『張先生還許沒來呢！』走進了×××潔玲輕輕的說，在不遠的茶座裏一個三十多歲的男人，微笑着站起來，漂亮的灰色西服和藹而又莊嚴的態度，蒙蔽了人們的眼睛，外表看着倒很不卑俗。

嚴風奇怪那陌生的男人招呼誰，看看潔玲也對着那邊笑，她知道那個男人與她們有關係了，羞澀的低下頭，心房在忐忑起來，然而，脚却還沒停止牠的工作。

『那位先生是……』潔玲說了半句話，她倆就走近了那個男人。

『噢！剛來嗎：這位是嚴小姐吧！』男的笑着說：

嚴風不由的抬了頭，覺得並沒有見過這個人，她怎麼會認識自己。

『對了，這位是胡利偉胡先生。』潔玲介紹說，嚴風只好笑着點了一下頭。心裏又起了疑惑。

談話裏，潔玲總是在誇讚嚴風的一切，利偉對嚴風很客氣，把牠當做一個會交際的大人，以各種方式的談話，探索她的環境，家庭。一些無聊的恭維，使得一個不懂世故的嚴風，又是喜，又是窘，她實在不熟習這種交際，在她接近過的人中都不是這樣談話，可是，現在，她又喜歡有人稱讚她，而又不會應對，又覺得利偉的話，好像有些可怕，矛盾在嚴風的腦子裏跑着，越來越迷亂。

利偉和潔玲的嘴好容易休息了，嚴風趕緊趁機會問『張先生怎麼還不來？』

『她的孩子太小，出來是很不方便的』利偉的臉上帶着詭密，這詭密嚴風是不會看出來的，『嚴小姐願意知道張先生要和您商量的事，我可以告訴您。』利偉接着說。

『好。』嚴風心裏更奇怪了。

利偉的嘴很會說，他不叫嚴風看出一點破綻，他說辦婦女雜誌的事，是他主動的，請張琳幫幫忙，張琳沒功夫，又求潔玲去找的嚴風，並且懇求她一定答應，嚴風雖然是很淸楚自己的學識，但，利偉一張利害的嘴却使她不得不慚愧的應許下來。

『四點多了，張先生不會來了，』利偉看了看腕上的手錶，對着潔玲和嚴風說。

『我們玩玩去吧！』潔玲趕緊說。

『我要回去了。』嚴風想走了。

『看看電影不好嗎？』利偉說。

『不，我還是回去吧？』嚴風覺得第一次見，是不能那樣做的。

『去吧！』潔玲焦急而又帶笑的拉住嚴風。

『多不好呢！』貪玩的嚴風，紅了臉，回去的意念在動搖了。

『沒關係，去吧！嚴小姐太客氣了。』利偉站起來，喊夥計算冷食的賬。

潔玲低聲的告訴嚴風，『怕什麼的，大方些，胡先生最喜歡不拘泥的人，別那麼孩子氣了。』

× × ×

走出北海的門，一輛似乎已經久候了的灰色流線形的汽車把三個人裝進去，嚴風的心跳動的更利害了，像是在恐懼，恐懼裏有喜悅，喜悅裏又有恐懼，惡命運已竟漸漸的來侵襲幼弱的嚴風了。

車很快的把他們帶到芮克，利偉買了樓上的票，三個人靜靜的沒說什麼，眼睛望着銀幕，心裏却都在想，想她們各人的事。

休息的時候，利偉明白了嚴風是很好玩的，然而，却都是和同學們天眞的玩，尤其是電影，郊遊更喜愛，他高興起來，他知道嚴風已竟不會再逃出他兩隻堅硬的手了。

電影散場後，天黑了，利偉提議去××吃西餐，嚴風却希望能趕快把身體放回家裏去，因爲，出來的時候，只告訴家裏找同學玩，但是，任嚴風怎麼說，潔玲却死也不肯放鬆終於汽車又把他們送到××大餐廳。

在××大餐廳裏，淡綠色悅人的燈光，籠罩着流盪着的醇香的酒氣，悠揚的音樂，醉

人的笑靨，這一切給了利偉和潔玲更大的膽量，嚴風已不自主的掉在迷惑裏，有許多人注視她，她覺得那些狂歡的人們都在暗笑，笑她這沒享過眞正快樂的孩子，她想：『他（她）們，都是這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吧！我太渺小了。』意志薄弱，思想動搖的嚴風，幾小時的光陰，變了另一個人，她要脫去了那件陪伴了她不到十七年的幼稚的衣裳，她熱烈的希望踏進，堅實的踏進這狂歡生活的路子，她在心裏喊：『原來世界上有這麼多美麗的地方呢！我也過幾天像他們那樣愉快的日子吧？』臉上浮出了微笑，笑裏含着感激和怕，感激潔玲他們給了她一個新的啓示但又怕，怕他們把她留在失望的痛苦裏。

『胡先生是××公司的經理呢！那輛汽車是他自己的，很有錢，雖然有兩個太太，他可不喜歡，因爲，她們和我們玩不到一起他的脾氣很好，對朋友都熱心極了，求他什麼事都可以辦到的……你千萬別把這些告訴家裏，以後我們還可以常常玩，下星期六下午還在我家見吧！好不好？雜誌的事，還需要商議呢！』飯後利偉到樓下打電話的時候潔玲說了這片話，嚴風久默默的聽着，沒作聲。

回來利偉和潔玲又用汽車送嚴風到胡同口，嚴風的謊言，欺騙了疼愛她的父親和母親。

× × ×

一個星期日隔開的兩天，同學們都議論嚴風變了。有人說她的精神不振，一定是遇到了什麼不順心的事，下課也不愛說笑了，只是坐在位子那兒靜靜的想，胡想，她覺得時光過的太慢，恨不能立刻飛到那個星期日

五天的無情的光陰溜去，却偸偸把嚴風帶到一個失了光明照射的深崖旁。

第二次嚴風去見潔玲，依然沒有看見張琳的半個影子。潔玲沒提到張琳和稿子的事嚴風也不願問，她只希望還能像上次那樣高興痛快的玩，這時，潔玲的每一句話，對於嚴風都是有力的，她像一隻馴順的綿羊，盲目的聽從那條鞭子的指示。

潔玲穿了一件特別式樣的薄袂衫，打扮得更妖艷了，她是故意給嚴風看，使她渴望這種生活，使她相信金錢能使人愉快，美麗能使靑春炫耀。

利偉和潔玲早約好了的在眞光見，當然不容許嚴風再推辭，她和利偉熟多了，是潔玲教給她的大方，隨合，致使她不像第一次那麼窘困了。

利偉的說，笑，嚴風覺得完全和剛剛見面的時候不一樣了，那時總覺得有些怕，這時却整個都是甜蜜的了。這種感覺的湧出已淸楚的證明了嚴風的渺小，以至于利偉在她的眼裏才那麼偉大。

由影院出來，到市場裏一家菜舘去吃飯嚴風的心裏壽是樂，菜都是她挑的愛吃的。

『張先生大約星期二三要到家鄉去一次不久就回來，雜誌的事，等張先生回來後再商議，不過，我很希望以後還能常常和嚴小姐在一起玩，嚴小姐一定不會不賞臉吧！』利偉說，臉上擺着笑，詭譎的笑。

『胡先生願意和我這小孩子玩嗎？』嚴風臉上泛起紅雲。

『希望極了。』利偉興奮的說，站起來走近嚴風。

『看你這壞勁，嚴風不理他。』潔玲用目光掃了一下利偉又轉過來對着嚴風說，嚴風低了頭笑。

『我們倆以後姊妹相稱好嗎？這樣怪疏遠的，你就叫我姐姐得了。』潔玲轉了話的方向，她怕嚴風勁不起利偉的這多熱，而躲開了她們。

『不，您是我的先生，我應該這樣稱呼。』嚴風不贊同的說。利偉走到衣架旁，去選掛着的西服上身。

『嚴小姐，這是五十塊錢，送給您隨便

用吧！不誠敬意。」利偉想用金錢抓住嚴風的心。

「胡先生這是作什麼？您收了吧！我不要。」嚴風並沒明瞭利偉的用意，只覺得不應該平白無故的收下這多錢。

「收下吧！沒關係，送給你就收下，何必這樣客氣呢？」潔玲幫着說。

「那麼，以後再說好不好？」

「你真彆拗，拿起來」潔玲半怒半笑的把錢塞進嚴風的手裏，嚴風不敢再固執

飯後，在市場裏散步，利偉要給嚴風買衣料，化裝品等等的東西，他是想用金錢和物質的兩種享受捆住了她，潔玲却都給阻止了，她很明白嚴風的父母的眼睛裏不會隨便讓他迷進沙子的，她怕爲了這些東西，失去了嚴風，嚴風自己也怕，怕因了這個，毀滅了美麗的憧憬

回來的路上，利偉提議明天到城外玩，在不冷不熱的季節裏，野外的景色，是比起城市另有一番風味的，潔玲和嚴風都同意，汽車依舊送嚴風到胡同口。

「謝謝胡先生。」下車時嚴風輕輕的說，利偉和潔玲在車裡不約而同的笑了。

在嚴風的手裏，沒拿過這多錢，她有些怕，怕丟了又怕被母親看見。在腦子裏也沒放過這種意外的歡喜，她在心裏想「金錢是最寶貴的東西吧！用牠找去買些什麼呢？」這晚她沒安靜的睡上三小時。

沉寂的夜，只有西方一棵晶亮的星，靜靜的臥在漆黑的高空，斜視宇宙，像一面最偉大的鏡子，什麼罪惡也逃不出她的普照，然而，許多人在嘆息了，因爲，她是一個連半句話都永遠不會說出來的啞子，雖然，她給這人間光明，却挽救不了這殘酷人間的一個可憐虫。她又像一個飽經滄桑的老年人，已竟不願多嘴了，當她每次看見時代的鐵輪又碾死一個懦弱者的時候，她也只能閉一下眼睛，來惋惜那個悲慘的命運。這夜，她默默的太息着想：「唉！世界上又要失去一個可憐的純真的孩子了。」

× × ×

一夜的光陰，在人們剛合上雙目的時候滑過去，清新的晨光又籠罩了大地。

嚴風睡眠的不足，倒增加了精神的興奮。早飯後，匆匆的又去找潔玲，潔玲沒在家，女僕告訴她潔玲昨天就沒回來，正這時，利偉的汽車來接嚴風，嚴風又被那輛汽車帶進陌生的門。

利偉的家，完全是洋式的，尤其是那個美麗花園子，嚴風喜愛的要命，利偉和潔玲帶她到各處看，玩，只是沒看見利偉的兩位太太。兩點多鐘的時候，三個人動身出了××門。

郊外自然派的野景，在眼睛裏幌過去，車到了目的地。

園裏遊人如蟻，面上都呈現着愉快的神情，初秋季節裏的星期日，正是遊園的良辰，在不同工作都休息的這天，同樣誰都願意享受享受自然的溫馭，欣賞一下自然的美景，不同的是，有的是國家大小，有的是親朋有的是同學，情侶……，這天却添了令人莫測是什麼關係的這三個人。

利偉，潔玲和嚴風盡興的玩，談，鑑賞着綺麗風光，嚴風愛那昆明湖的水，她說，「我真愛那湖水，我願意永遠和他在一起呢！」

「我也喜歡她，我也願意和她在一起」利偉對着湖水裏嚴風的影子說，在暗暗的誘惑。

嚴風笑了，他們也笑了。

「頭忽然疼，你們在這玩，我先走了」約摸四點的左右，潔玲故意的推托回去。

「我們都走吧！」嚴風心裏眷戀着美景嘴裏却這樣說。

「不，我自己走吧！嚴風，沒關係，你們再玩會吧！」終于潔玲一個人走了。

「你真美。」利偉和嚴風倚在一座僻靜的山後，利偉變了口吻甜蜜的說。

「胡先生猜那棵大樹有多大年紀了」，嚴風希望轉了利偉說話的方向，裝做沒聽見似的說。

「我那兒知道，現在我不知道，有一位美麗姑娘在伴着我。」利偉用甜言蜜語，激盪嚴風的心曲。

「是誰？」嚴風故意問。

確立華北治安，邁進東亞解放

『你呀！』利偉伸出二姆指狡猾的指着嚴風的眼睛。

『可是，我不美麗。』嚴風羞澀的說。

利偉笑着用手模她蘇軟的臂，她抬起手掠了一下頭髮，鼓着嘴說：『我不高興了』『那麼我也不高興了。』利偉逗笑的說。

嚴風不自主的也笑起來。

『告訴我，你和我在一起玩快樂不？』利偉鄭重的問。

『快樂。』嚴風毫不遲疑的回答。

『你願意我使你永遠快樂嗎？』利偉又問。嚴風沒言語，用沉默代替了願意和感激這時倆人都是愉快的，在嚴風的腦子裏正幻想着沒做過的美麗的夢，在利偉正為自己慶幸着將要獲得一棵少女純眞的心。

初秋的風陣陣的吹過山頂，樹尖，水面吹着這棵失了主宰的靈魂，嚴風眞的迷醉了任利偉的擺弄，摧殘，她覺不出是殘酷，覺不出他是毀滅她一切純眞的壞人，金錢和物質兩種享受的渴望，燃燒着她去做一個自己都不能明白的人。

一層蒼茫的暮色，渲染了大空，是黃昏的時候了。

『走吧！到我家去。』利偉說。

『我回家吧!?』

『那什麼意思呢？又不高興了嗎？』利偉驚奇的問。

『沒有，依您吧！』嚴風不會脫掉這條絆脚的鐵鍊了。

『穆先生在我那兒還許等煩了呢！』利偉說。

『對了，我們快走！』嚴風眞的相信潔玲在利偉的家裏，加緊了脚步。

天已經含着黑意了，模糊裏××門的洞口，鑽進來一個灰色可怕的東西，很快的跑去，嚴風像一塊寶貴的玉，被這可怕的東西偷在骯髒的賊窩去，即使丟玉的主人再把她尋回來的時候，在上面也印下不可泯滅的污濁的痕跡了。

到了利偉的家，潔玲走了，吃飯的時候只是利偉和嚴風兩個人，而不見利偉的兩位太太。

『胡先生，胡太太不在家嗎？』嚴風驚異的問。

『她們天天出去玩，你問這作什麼？』利偉反問着，把臉沉下來。

『不作什麼。』嚴風笑了沒再說什麼。

時鐘指到九點，嚴風已經五次的要求回去了，利偉不允許她走，並且用許多不受聽的話，塞進了嚴風的耳朵，他告訴他怎麼喜歡她，怎麼能夠使她永遠幸福，快樂，只要嚴風答應順從他的話，可是。嚴風非要走，她覺得不能離開她的父親和母親。後來她哀求利偉，他也不放。

『你為什麼不叫我走？我要回我的家，我有我的父母，你不叫我回去是不成啊！』最後嚴風已經明白了的狂喊，熱淚迸出了眼眶，過去的一切，都成為懺悔了。

『你想回家嗎？嘿，已經跟我回來，還要走，對你這麼好，不知道嗎？告訴你，你走不了啦！』利偉把手揷進西服褲的口袋，得意的笑着走近嚴風。

『那……那，不成，不叫……』嚴風瞪圓了眼，神經失掉了統治的力量，聲音也嘶啞了。

『你再喊！』利偉把嚴風推倒在沙發上，用手堵住她的嘴，粗野的本能，猙獰的面孔，已經完全暴露的無遺了。

『啊！好怕！』一個痛苦的尖銳的聲音嚴風隨着失了一切知覺。

光明安息了，世界上只殘留着，殺人的黑夜正向着不同的道路，慢慢往前爬行。

——完——

選後

自從歐風美雨侵襲到亞洲大地以來，我們東方的固有道義精神，與樸素正直的思想，便如一朵花似的被折磨得體無完膚。甚麼文行忠信禮義廉恥等等的善良行為，都一筆勾消，換來的是非禮而視，非禮而聽，非禮而言，非禮而行。為了塡飽自己一人的慾海，撒騙手段，好詐行為的黑暗種子，到處撒滿。因此而產出的口蜜腹劍的男子，所在多有。至於與此五十步百步之差的所謂知識層的女性呢，也正不知有多少。因為女性的意志比男人薄弱，她們的眼光最短視，虛榮心特別高。加以受了歐風美雨的洗刷後物質的享受慾，整個佔據了她們的心靈。一切過去的樸素思想，勤儉行為，都已束之高閣，終日以頹廢的享樂主義是求。像這種擔負兩個重責——相夫與第二代——的女性，怎能克盡厥職呢。

人生固然是應該追求美麗的，但在追求時，必須審愼周詳；而遇到懸崖時，尤必須立刻勒馬。不然，一味任感情奔放，始終沒有已時，鮮有不失足的。像本篇所寫：古城中的一個中學女生因為不愼交游，而陷入了被騙的環境里；又因為物質的誘惑，終於落下陷阱，失去了萬分寶貴的貞操。我們知道像這種女性，尤其是所謂知識階級中的這種女性，在這偌大的古城裏，不知有多少，她們過去被陷害，現在被陷害；恐怕將來還得有的被陷害。作者以樸素的筆，用寫實的手法寫出，使正在交游中的女性讀之知所警惕；使正在未諳世路崎嶇的女性讀之，知所覺悟。尤其把滿面微笑一肚子壞水的惡男事跡揭穿，這意義實在重大！

由於全篇結構看來，我們知道作者的文學修養並不太低；不過修詞上及描寫上，還得下相當工夫；因為在文藝的技巧上說，還差得好遠：換句話說，就是：詞句缺乏美麗，描寫失之膚淺。

我們甚希望這位富於文學天才的青年寫作者，繼續的讀下去繼續的寫下去！

在東方道義甦生的現在，像這種彈劾似的文章，最好能夠多產生一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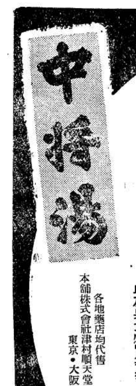
（本刊編輯部）

選外佳作

題名：春風　作者：盧葦

題名：犬的故事　作者：劉小梅

題名：河岸　作者：馬可



最宜於冷症

由外部之保溫不能持久・服中將湯則使血液循環旺盛・由體內生溫・自可却除冷症而愈婦人病・





對於左述之人更爲有効

血氣逆上頭痛之人
發嘔及血脚氣之人
神經衰弱昏亂之人
染各種子宮病之人
月經不調下腹疼痛
產前產後身體衰弱
兩肩酸痛麻木之人
喘氣目眩及頭暈之人
腰脚等部氷冷之人
以及男女感冒等症

各地藥店均代售
本舖株式會社津村順天堂
東京・大阪



小兒良藥



幼兒的生命

賴此小小藥粒、便可保障安全！
根本强化體質、自能發育美滿！

救急 治病 保健、是此良藥獨有的三大特長、不但安然治癒幼兒百病、且可助其發育向上、東亞幼兒們的大福星！

養育途上的護身符！

主効

疳積蟲積、夜啼失眠、消化不良
綠便腹瀉、食傷吐奶、突發怪熱
急痛失氣、搐搦眩暈、寒氣發熱
天花麻疹、天生體弱的嬰孩

藥價 自三角 至二圓

各埠大藥房皆有售出

[illegible]大阪天滿橋 總舖 樋屋合資會社

名勝誌

西山之勝蹟

北京天然名勝甚夥，但以玉泉山爲第一山之所在可出西直門，道途平坦，垂楊夾路過海淀鎭，更前進，至萬壽山麓乃慈皇太后所建頤和園在焉。自此右折，再折而北，爲大道，亘石砌路，厚三四寸縱七八尺，廣四五尺，直達山下也。山有古寺亦名玉泉，入山門，則見林木蔥鬱，道路迂迴，山之麓窪地隨處皆泉，其水清澈可鑑，以手試之，冷冽如冰，池不甚廣，有小洲三處。其上有金章宗之芙蓉殿遺址，祗賸有瓦礫數堆而已。昔年以十六景著：曰廓然大公曰芙蓉晴照，曰竹爐山房，曰采香虛徑，曰聖因綜繪，曰繡壁詩態曰清涼禪窟，曰溪田課耕，曰峽雪琴音，曰玉峰塔影，曰裂帛湖光，曰風篁清聽，曰雲外鐘聲，曰鏡影涵虛，曰翠雲嘉蔭，曰玉泉趵突，而流風遺韻，今所存者不逮其半矣。此山之四周，其地低下，前有高水湖，後有裂帛湖，距玉泉咫尺，水脈暗通，而高水裂帛兩湖，復合注於昆明湖，即頤和園所據爲勝境者也，池之側有船亭一座，下泊小舟一隻，平首而昂尾，徧身鐫刻竹葉形，髹以翠色，乘之以泛玉泉神廟前，並有石級於此登山，而泉之穴在其下，則水湧出作珠點此間有本寺之童子以小木杯取泉水勸游人飲，以博銅錢數枚之賜也。其石壁側有石碑二座，一鐫刻天下第一泉，一鐫刻御製玉泉山第一泉記。高宗碑紀云，水味貴甘，水質貴輕，玉泉每斗重一兩，他處諸名泉無此輕者。該池之底皆是碎石，碧綠水藻浮沉其間池水不深不淺，終歲如是，自此由左而登，爲石塔四周，刊有佛像，則右登有洞一處，洞口前鐫有澄照二字，其後鐫函雲二字。自石塔而下，繞至古華嚴寺，其殿宇尚稱整齊，其中惜無幾几案。院旁有資生洞，而洞口甚小，過佛殿一重，則至伏魔洞矣，而洞益小由洞側至玉峰塔下今此塔已殘破不可登，然此處已爲玉泉山之巔矣。下山至華嚴洞較比資生伏魔兩洞稍覺寬大，其四壁鐫刻小佛像極多，或坐或立或臥或跽或行皆以彩雲環繞之其狀萬千無一同者。中有石臺一座上置石質佛像一尊亦皆殘缺四體不全，此洞皆爲雲母石或石英等製成，故現黃黑色即地質學所謂水成巖也自玉泉山西行，可以西山之游按西山在 京師之西 三十里，爲太行之首，故名之西山。自玉泉山來者先至荷葉山，其山在玉泉之西南平疇間，可八九里許，入臥佛寺，即唐代之兜率寺也，淸雍正中賜名十方普覺寺。門前有琉璃坊一座，前面鐫同參密藏四字後面鐫具足精嚴四字，皆爲高宗之御筆。其寺中有池一個，作半圓形，蓄有金魚甚多，水石甚淸。山門內爲甬道，長約一里許，古松奇檜，夾道森森，大殿計三重，最後殿中有臥佛一尊，以手支頤而臥，長約一丈六七尺，范銅滲金，精髹五彩，元代至治辛巳詔鑄也，西山大壽安寺，冶銅五十萬斤以作佛像，即此佛也。兩隅有方桌，各陳列佛鞋，皆爲遠近鄉鎭民家婦女製做，以奉佛者，大小不一，凡數十餘雙。臥佛寺至香山之碧雲寺約三里許，西山中之寺廟已累有以碧雲寺爲最閎麗者，故游人入西山靡不至碧雲。高宗西山碑記謂元丞相耶律楚材裔名阿利吉者，捨宅開山，淨業始構，明正德間稅監於經擴而充之，魏閹忠賢繼而大之，廟貌益宏云。出寺門，前列石獅二個雕鏤工細年深日久冒風雨，黯然作蒼翠之色。入則爲一橋，橋下淵深二三丈，樹木雜生於兩側，泉流其下，盈不及寸，而汩汩然作暴雨聲，橋之左右，徧植松柏，濃陰下覆，涼爽宜人更入則西爲般若堂，爲禪堂，而東有小院有屋數椽，前有鐘亭左右對峙，皆已殘破。院前壁下有石龍首一個，泉水自龍口噴出，水淸而涼，沿壁作石槽，導之下注，水聲淸越可聽。更入殿宇崔嵬惜皆傾圮，其佛像幾無一完整者，院中有方池一個，上架石橋，正殿高峻，殿前左右陳列八角華表，上鐫經文字極挺秀。更入，正中爲碑亭一座內有石碑一座乃乾隆 已巳年重 修碧雲 寺碑記，碑亭之後復有殿三楹，業經腐敗不堪。更入一院極爲寬廣正殿三楹，左右各有耳房一椽左爲方丈室右爲司房，再左爲客堂，庭中花木淸幽銀杏沙果，蒼松翠柏，密密森森。出是院左折，別有一院，榆葉梅一株高數丈，花開色艷，紅似桃花，其微香襲人。再入山石嶙峋，樹木蓊鬱，復甃石爲池，有泉自石隙流出入於小渠，曲折達於寺前，泉旁舊有亭榭，柱石猶存，亭前爲玉仙洞，凡三穴，空無所有，洞外有古柳一株，其幹大曲如弓，枝葉垂靑，姿態絕佳。是院右折爲羅漢堂，中列羅漢像計五百尊，有坐有立有臥有笑有睡，神情入妙，洵爲昔年名手所塑，惜日久殘破矣，正殿之後，歷兩石堦而登，計三十餘級，前有鑿石坊一座，雲紋精妙，四方柱徧鐫刻之，又過小石橋一道，乃爲金剛寶座塔院，左右有碑亭各一座，作六角形，內勒乾隆戊辰年御製碑文，碑作漢滿蒙及梵書四種並列，又有石坊一座，乃高宗御書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安養道場十四字，壁作粉紅色磚石間砌無少損，滿院古木錯列，鬱鬱參天，乃歷石堦三十餘級，又左右折而登，凡十餘級，爲一方形臺，以鑿石爲之，其壁刊佛像極多，均極精妙，正面有鐙在菩提四大字。凡三折而登，作洞門，其頂上有塔七座，純以白玉石製成之，其當中爲方形者最大，四隅各一次之，前面有二座爲圓形，稍小也，方者凡十三層，其頂各有帽，若登塔頂俯瞰兩側，松栢數十株，宛如虬龍之群舞空際，塔下之北有土一丘，爲魏忠賢之衣冠處也。再自碧雲寺游香山寺，該寺建於金大定丙午年爲選中丞阿里吉所捨，殿前有碑二座，乃戴捨宅始末，碑石光潤如玉，白質紫章，據云此地爲昔時金章宗之會景樓也。明正統中太監范宏拓之，費銀七十萬兩。門徑寬宏，喬木夾蔭，流泉界之，依山以爲殿宇，寺前有石橋，橋下有方池，爲知樂濠，則瓔珞巖居其東，慈恩殿之右爲香爐岡，乃乳峯石，即古之謂其時噓雲霧，類匡廬之香爐峰，故名。左爲來青軒，其下臨絕壑，則玉泉諸峯宛如畫屏，羅列於前，洵勝境也。

又靜宜園爲高宗所建也外圍以矮垣，長約十里舊時園中有二十八景，有瓔珞巖之巖石片片，錯落平立，隨處可作蒲團坐，色蒼黝，老松古檜，如掌蓋，如列屏，而泉聲冷然，如磬音之遠至。其上爲綠雲深處樹尤茂，巖下月河如帶有瀑注之，長約一丈許下激山石，如飛銀花。再南北有水二道，其北水道以石築長堤廣僅四五尺，中鑿水軌，寬可五尺許，深約一寸許，自下而高，水汩汩流其間絕無阻窒，泛溢，其來源實居高處可知矣。西至韻琴齋，更入則爲正凝堂及暢風樓，其後山石嶙峋有方亭據其端，前爲見心齋有荷池一方，淸可以鑑，臨池爲軒，所謂淸如許也。得月軒懸架池上，憑欄俯瞰，人影宛然，有長廊一段作半圓形，繞池之三面，復有高樓一座，凡三層兩旁有邃洞，以白石爲塔計數十級，門前有琉璃坊一座，備極崇宏。

——鐵龕

（完）

妊娠婦易於暴燥煩怒
丈夫們應該體貼入微

——若素便是夫妻間的紅娘——

平時做丈夫的總是需要妻子來溫存體貼，做妻子的也不嫌煩瑣的擔負起家庭的雜務，並且更深於研究丈夫的心理，想盡方法，給予丈夫以滿意。在婦女必讀，新婚必讀，以及夫妻顧問一類的書裏說這是女人的天職，那麽男人在家庭間除了供給經濟的來源之外，就沒有應負的責任了嗎？

不，絕對不是的。

做丈夫的應該明白，女人性情最容易感傷和煩怒的時候是在月經期和妊娠的女人，她平時是樂觀的也好，悲觀的也好，平時是柔和的也好，剛强的也好，在這期間內因爲有惡心，嘔吐，全身酸懶易於疲乏，食慾不振，消化不良，以及神經衰弱，便秘等病的纏繞促使她對於一切事物都容易感到不滿，甚至於無理由的發怒。

在此期間，做丈夫的最忌諱是懷疑，不要以爲她平日是很體貼你的，現在突然變爲暴燥的便是對你有了異心，並且應該給予充分的原諒，隨時體察他的生理和病象，務須給以安慰和解釋。——但是不能指摘其錯誤。

況且妊娠期所發生的病不止於易使妊娠婦暴燥發怒，甚至因爲輕視這些徵候是孕婦通常的現象而妨害其身體健康，而更損及胎兒的生長與安全。

因爲有以上的不幸的現象，所以妊婦必須保守應有的衛生的條律，和合理的保養方法。這正是做丈夫的對於妻子應盡的責任。

第一妊婦之精神，須得到相當的靜養，一切容易刺激腦神經的聲音及劇烈的感情衝動，都應極方避免，一方面爲妨止妊婦腦神經受到傷損，一方面爲保持胎兒的發育。並且妊婦更須得到充足的睡眠。

第二妊婦雖然也要有運動，但是絕對禁止劇烈之運動，提携重物或高攀掣取等事總該避忌一下，因爲這是最容易流產及早產的。

此外妊婦的食物尤應注意，必須營養素充足而平均，食時不能過飽或欠缺，再妊婦之大便尤宜常通，最忌便秘。總之，檢，便妊婦身體是虛弱的，易於生病，如有稍微不會妨害妊婦的健康，妊婦的健康有了損失，同時胎兒的健康也要受到影響。

倘若做丈夫的發現妻子在患着妊娠病，那麽這時候你應該對她體貼入微，除了仔細照顧她的生活之外，更應該預備一切家庭常備良藥，此種藥品中對於妊婦最妥善的莫過於「若素」，「若素」不止於能治療妊娠病，並且病前服用「若素」更能預防。

「若素」中含有人體內所有的一切生命素營養素，以及活性酵素，「若素」藥性十分緩和，絕對沒有刺激性和習慣及副作用，所以妊婦服用「若素」是最相宜的，治療及預防妊娠期之惡心嘔吐，浮腫，胃灼熱，消化不良，食慾不振，便秘，神經衰弱等症十分有效，且「若素」更能治療男婦老幼種種症候，如胃腸病，肺病，糖尿病，肋膜炎，失眠，貧血，衰弱病，小兒病，以及一切妨害健康的諸般疾病。

如此聖藥，價目極低，八十四片，小瓶，新價五角五分，三百片中瓶新價一元七角五分，一千片大瓶新價五元五角，小兒服用按大人減半。本外埠各大藥房均有代售。北京東單新開路若素製藥公司，濟南營業所在濟南商埠緯三路，蒙疆營業所在張家口至善街一號。

失血是癆病主因

肺結核患者應以補血爲主
服用營養素製劑可得安康

血是一種神秘的液體，不只在人體各處遊玩，且能將週身排洩的廢物，隨着它的循環，帶到肺裏來用養氣改造，這是人都知道的事，可是血液中還有一種白血球，是專食體內各種毒菌，及外界侵入的毒菌，所以凡是由血液循環而致病的毒症，都是它的很好的食料。

生命最長而最易破壞人體組織的毒菌，無疑的就是結核菌，這種毒菌，任何人體內都有終日裏和白血球抗戰，一旦白血球缺乏，肺結核即行猖獗。

血虧之人，血液一定缺乏，當然白血球亦減少，白血球減少，結核菌即由此而進行破壞肺部組織，將來生命恐因此而危險，吐血的人，肺部的血管破裂，才吐血，肺部當然的受了傷害，失血後白血球缺乏，結核菌即得勢，肺部受傷，結核菌進攻更爲容易，故失血的人，將來必陷於結核症。

如果犯着以上病症的人，該當怎樣呢？這是一個可研究的問題，依經驗來說，當今以服用若素爲最有效，因爲若素含有無機鹽類，養化鐵，鈣，鎂，硅酸等成分，服用之後，可以增加血液，增進赤白血球，血虧之人，服用最宜。白血球旺盛，結核菌當然可以撲滅，此治療肺病之根本辦法。

若吐血人服用若素，可以迅速痊愈，善爲保養，可以永生不犯。

若素既可保肺病患者的完全，即胃腸病患者，服用效驗更宏，因爲若素是複合營養素製劑，含有活性酵素數十種，除去無機鹽類以外，更有維他命，荷爾蒙；脂肪，炭水化物，故治療胃腸病，效驗宏大，收效較肺病更爲迅速，故食慾不振，消化不良，便秘，痢疾，均可根本治愈。

墜落的詩集

日・石川達三 作
周復 譯
孔飛 插圖

【翻譯小說】

—上—

向練武場上面的神壇行了一個禮，穿上木底草鞋，鹿野刑事從廊子的板道上，慌忙地走回刑事房裡來了。

一個中年警官，坐在炕桌邊喝着茶，他旁邊地下，站一個抱着孩子的女人。看去雖然穿一身襤褸的窮人衣服，但從她那凝視着警官毫不畏縮的眼光裡，却看不出一點恐怖的表情來。

「怎麼啦，這人？」鹿野刑事冷漠地問着，跨上草墊上去，盤起兩腿坐在滾熱的大火盆邊，捉起小桌子上面的烟管。

「掏包的。」

「哼，…………到年底下了。」

鹿野毫不在意地脫掉了柔道服，雖是十二月的寒天從他肌膚上却冒着汗的熱氣用手巾來回擦拭着，幾乎是全裸着身體，僅穿一件小褲衩，轉過頭來，朝着那被帶來的女人說。

「從那裡帶來的？」

「××商場。」

「哼，那裡是很多呀，簡直是小綹窩呢，年底下當然更厲害啦…………」

「可不是呢。」中年警官伸了伸懶腰。

「從今晚一直到正月，都是非常警戒期呢。」鹿野叩一下烟管。

「是麼？這末冷天實在够受！」

「喂喂，那個女的，」鹿野輕蔑地叫着，「到這裡來，你偸甚麼東西來着？」

女人上了炕坐在炕緣邊，看去祇多不過有二十五六歲，是一個長得漂亮的女人。左頰的嘴唇邊，有個很顯明的黑誌，這黑誌有一種不可思議的煽動人情感的魅力。

「喊！倒是一個漂亮人物呢，做小綹未勉太可惜了！」

「竊取一個正在買東西的女人的手提篋子，被店員看見啦！」

「哼！由於虛榮心的驅使吧……喂，你叫甚麼名字？」

女人撫摸着懷裡將滿一歲的小女孩子的頭，一點都不想回答他。

「喂，不回答嗎？問你叫甚麼名字？」

「不開口？」警官也追問了。

女人很嫌惡的樣子，用白眼珠瞅着鹿野刑事說：

「是您問這件案子嗎」

「喊，這東西口氣倒不小。問你名字，不說嗎。名字……」

光着身子已感到很冷的鹿野刑事，站起身來穿上了洋服，那女人還是沉默着。傍晚黃色的太陽光，照射在玻璃窗上，把屋子照得很亮從鐵茶壺裡冒着銀白色的水蒸氣。

「喂，你家住在那裡」

這次女人却鄙夷地回答了。

「別的不用問，趕快把我帶到署長那裡去好了。」

「你說些甚麼？這渾蛋東西。」

「渾蛋東西是甚麼意思？」女人反駁着：「既是問案子，就應當像個問的樣子，你們難道就不應當和氣一點嗎？」

「和氣？要知道你是個掏包的呀，不知道害臊，瞧這傢伙眞是個行家呢，說罷……前科犯過幾次了？」

女人低垂的頰上顯着輕藐的苦笑，更沒有回答的樣子了。

× × ×

司法主任——川地警佐正預備下班。鹿野刑事整理一下結好了的領帶走進來了

「您就要回去嗎？」

「嗯回去有甚麼事？」

「是的，適才從商場裡帶來一個掏包的！——」

「問過了沒有？」

「是的。本打算問問，但是却甚麼都問不出來，她說我們不配問她，讓帶到署長那裡去——」

川地主任不禁笑了。

「看樣子我想一定是個前科犯呢——」

「先押起來罷。」

「是，但是她還帶個小孩子——」

「唔！那哭着的就是罷？」

「是的，她說沒有啦，讓給給買點牛奶，竟說些不知道害臊的話——」

「唔，帶着錢嗎？」

「就有六分錢」

「給她煮點粥喝罷。」

「是那末就這末辦了」

「喂，被害者呢？」

「她說明天到這裡來」

「好罷，那末明天早晨把她帶到我這裡來。」

川地警佐漠然地回去了從大學法科出來立即入了警察界，一個只有三十二歲的青年他住在獨身宿舍裏，今晚爲要參加同班生們舉辦的忘年會，換掉了官服，便往神田區的會場去了。

翌晨川地警佐和被害者奧村八重子會見了，一個身材不大好看的短小女人有二十四五歲的樣子，抱着一個將生產三四個月的嬰兒，像煞介事地用毛巾被包裹着，一些未被偸去的東西的品目以爲當時的狀況已經全由刑事問明白了，所以再用不着甚麼手續了，雖然奧村八重子是一個一點都不會留給人們任何印像的平凡女人，川地主任不知怎的却想到她許便是奧村愼太郎的妻子，奧村愼太郎是他的同班生，昨夜在忘年會裡還遇見了呢，多少有一點討厭的地方，是一個元氣旺盛的酒徒。

川地主任命部下，把昨天的掏包犯帶來，接着奧村八重子便請求說要回去了。

「您少等一會兒不好麼？現在犯人就要帶來了。是要當着面，讓她承認一切犯行的」。

「是的，然而我很着急回去……家裡只剩一個小孩子自己看着家…………」。

「噢！那末好罷」川地簡單地答應了。實際上被害

者也並沒有被偷去什麼，所以讓她回去也未嘗不可了，他想。

『一切多承幫忙」。

「那……」奧村八重子把一切客氣話說完，又囁嚅着繼續說「那女人好像還有個孩子，怪可憐的，再分可能放了她罷……反正也沒偷去甚麼……」

「是的，知道啦，等我把一切調查一下看，總要從寬罰辦的」。

「多請費心」。

將走出去那小綹犯的女人，便被帶進來了。他向坐在椅子上的女犯望了望，竟是一個很美麗很年青的女人這眞是出乎川地底意料，在拘留所裡過了一夜，頭髮已經散亂在頰上，臉色也很艱看了。

「小孩子吃過粥了嗎」

「沒有吃。」

「嗯，……昨天爲甚麼盡怎末問，都不回答呢」

「因爲對那樣人盡管說甚麼不是也做不了主嗎，如果是您問，我當然是會回答的。」

「名字叫甚麼？」

「酒卷美代。」

「唔，……前科犯過罪罷？」

「沒有。」

「職業？」

「有了這末一個孩子，哪裡還能幹甚麼？」

「唔，那麼拿甚麼來生活呢？」

「甚麼都沒有。」

看了看女人在笑了，從頰邊明顯的黑誌和深深的笑窩裡，展出了不可思議的少女底天眞的笑態。

「丈夫是做甚麼的？」

「眞的，是做甚麼的呢我也說不清。」

「嗯，總會知道罷。」

「別問這個罷，怪不愉快的。」

川地警佐感到了和普通掏包犯不同的印像，所說的話句句都很尖銳，頭腦也很清楚，他在疑惑着，這一定是個有過很好生活的女人罷

「受過甚麼程度的學校教育？」

「女學校。……畢業的時候是考第一呢。」

「唔，父母都做甚麼」

「老人的事請您不要問罷，我的恥辱是我自已的事，和老人們一點關係都沒有。」

「好罷，都在世嗎？」

「一個死了，其餘一個還活着。」

「你以前做過什麼職業罷？」

「甚麼？」

「做過甚麼事情吧？」

「打字員。幹了四年」

「在那個公司？」

「聖，西爾維亞商會」

「是外國人的公司吧」

「是的。」

「在外國人的公司裏面是日文打字機麼？」

「是英文。」

「唔，那麼會英語罷」

「也就僅是看報紙的程度。」

川地從桌子裏抽出一本洋文書來，遞給她了。

「念念看。」

「什麼？法律麼，法律可不行，沒學過」

川地另拿出一本別的書來——仲馬的「椿姬」的英譯本，她立即接到手裡，翻到書后面將完的地方開始讀了，發音流利而動聽。

「啊，很好，難得！」

現在止住了聲音，默然地繼續讀下去。

「喜歡小說嗎？」

「非常喜歡！」從書上面投送來一個亮麗的微笑，她耽讀着「椿姬」，似乎已忘掉自己是在警察署裏了。

× × ×

川地想這人決不是眞正的壞人，他眺望着正在熱心讀着「椿姬」的她，燃起了一枝烟捲，他想他必須要明白這女人爲甚麼要做壞事，看樣子決不只是爲了窮困，爲了窮而犯罪的女人，對警察是要恐懼不安的，從酒卷美代這種隨便而胸有成竹的態度看來，可想而知一定有什麼更深地犯罪的背景。

「和你分開了的丈夫，你們一共同居過幾年？」

美代從「椿姬」後面靜起了靑色的眼睛凝視他一下又把眼睛低下去，很掃興地說：

「十一個月。」

「是正式結婚，還是同居呢？」

「是由於戀愛而同居的接着就發生了破綻，這便是所有的經過。」

突地把「椿姬」合上，把臉朝過來了。

「把烟捲給我一支可以嗎？」

警佐默然地按開烟捲箱女人從裏面拿出來一支抽着了，銜在嘴上關好了盒子。

「請您儘我能回答的問罷。」她微笑了，一種輕妙而爽朗的表情。

「小孩子入你自己的戶籍了罷。」

「不，沒有戶籍。」

「唔，那不行啊，父親的名字叫甚麼？」

酒卷美代暫時不回答，抽着烟捲，突地挺起了肩膀震動地向着他。

「不是已經告訴你，不要問這些嗎？」

「好罷，——那末你家在那兒？」

「一個叫做春光莊的公寓裏。——但就將被攆出來了，因爲積欠人家的房錢太多了。」

「春光莊——在哪兒？」

「在谷町，一個貧民窟樣的地方。」

「唔——那末，好啦，仍帶到屋子裏去罷。」川地這樣吩咐着部下。

「怎麼，不放我回去嗎？」

「還有一點需要調查的

事，先不能回去。」

「也不見得再有甚麼値得調査的吧！」

警官按着她的肩膀帶她回拘留所裏去了。

川地主任把鹿野刑事招乎過來說：

「這女人住在谷町的春光莊公寓裏面，名字叫做酒卷美代，以前曾和某一個男人同居過的，現在去調査一下，她素常有沒有犯行，並且也要査明那曾經和她同居過的男人底品行，總之酌量着辦吧。」

「是，明白的，我去調査一下看。」鹿野刑事行過一個禮將預備退下去，川地警佐又把他叫住了，從衣袋裏掏出了零錢。

「告訴聽差買一罐頭代乳粉來，給那小孩子吃。」

「可是從來是沒有這樣前例呀！」

「行啊，小孩子挨餓是很可憐的。」

鹿野刑事拷着錢走出去了。

司法主任又抽了一支烟捲，把兩手向桌旁的火盆邊烤着，那女人如流般讀着「椿姬」的聲音和一種流露着智慧的表情，仍瀰留在他底眼前。

晚間，鹿野刑事帶回了報告：

一，素行　通常。

一，經濟狀況　不詳，時或由母親或親戚家寄給些少數錢來。此外常出入於典當。

一，餘罪　沒有調査出來，以前無犯行。

一，原籍　京都府何鹿郡物部村，門片號不詳。原籍地母親生存父親死亡。

一，年齡　二十六歲。

一，以前與其同居的男人，現住大森區新井宿××號。奧村愼太郎，日東生命保險會社外務員。

看完報告書後的川地主任，竟意外地陷於迷惘中了把頰部伏在桌面上。

以前和她同居過的男人，奧村愼太郎豈不正是出席於昨晚忘年會的法科的同學嗎。服務的地方相符，年齡也不錯。

那末那女人抱着的一定是奧村愼太郎的小孩了。假如奧村這時看到了酒卷美代這襤褸的樣子，將會有甚麼感覺呢。

因此川地馬上便想起早晨那個被害者來了，奧村八重子。或許是偶然的同姓吧。想來許不會那末巧，一定是愼太郎現在的妻子了。

試把這事來推量一下看酒卷美代是否已知她是從前同居過那男人的妻而故意施行這掏包的行爲呢，或竟完全不知道她是那男人的妻子呢。

警佐感到這案子，有一種難言的複雜性，慢慢的站起身來了。他想是否應當把她從輕處罰一下呢。無疑地把這女人，先從貧困中救出來，是一件頂適當的辦法。友人——奧村愼太郎，已經把她陷於生活的窮境中了。只是對此以贖償這過失也是很有意義的，就是拿男性共同責任心來說，也有救濟她的必要。

川地英三郎還是一個有着純朴的熱情底青年，自從踏入警察界以來，使他充分地看到了社會的黑暗面，當這還未被社會的烘爐麻痺了情感的時候，仍存着在學生時代的純眞，因之他想盡力幫助酒卷美代。會英文打字也許還有別的才能，如果從此陷於罪惡的深淵裏，前途便變爲黑暗了。未免太可惜了。

他獨自走向拘留所去了

從鐵窗格的隙縫裏面看在歲暮的嚴寒中，那女人把身體偎覆着孩子閉着眼睛面頰凍起了雞皮粒變成青色了

「喂，有點事問問你……」

女人茫然地台起眼睛。

「奧村八重子就是奧村愼太郎的妻子吧？」

女人晃動一下膝部轉過臉來了。

「你一定知道的吧？」

「其他的事不必問。好嗎？」

從鐵鑑裏飛來了這樣一個強硬的回答。女人蒼白着臉，眼睛裏燃燒着憤怒的火焰。

第二天午後，川地英三郎走進銀座附近一所很講究的咖啡店去，把所有的客人尋視了一遍，向喫茶室通道上畫廊裡的油畫展覽會走去流覽着陳列的油畫，美術：：在這世界裡是他最喜愛的東西，他想唯有接近藝術的人，才能得到豐滿的光輝快樂的人生。他有一種說不出來的羨慕，假使自已若能以繪畫終其生，便決不會再想甚麼飛黃騰達一類的事了。

再走回喫茶室來將坐在椅子上，奧村愼太郎挾着一支挺大的皮包，洋服上衣的領子立着走進來了

「呀，上次失禮了。從那天，又到銀座來一次，是和秋元底瀨兩個人一起來渴的。廣瀨光景頂不錯，獎金差不多拿一千來塊錢呢。」

「唔。那末你也拿不少吧？」

「不說笑話！還不够還一年飢荒呢，都過不去正月了。簡直是連五十塊錢都得告貸的窮光棍呀！」

「川地輕笑了笑。」

「可是你說有事情約我來，是甚麼事呢？」

「啊有一點事情問你」

「奇怪，訊問嗎？對朋友也要擺出警官的架子嗎」

奧村把兩隻很涼的手，合在一起揉搓着笑了。

川地英三郎拿起了滾熱的飲料放在唇邊。

「是最近的事——」

「甚麼事？忘年會的事、嗎？」

「不，是關於那個掏包的事情。」

「掏包的？甚麼！掏包的？」

「？你一點都不知道嗎？」

「不知道，掏包的，怎的了？」

川地想他已經說出一件很不好的事情來了，他妻子原來一點都沒有對自己丈夫說，由此可知奧村八重子和酒卷美代，一定是早就認識的，爲了不願當着丈夫提起他從前女人的事，所以沒有告訴他

「事情是這樣，最近你的太太在市場裏，把手提匣子被人掏去了，犯人已經被警察抓住——」他把這事說明了。

「這眞奇怪。」奧村顯着詫異的表情，「她爲甚麼一點都沒當我說呢？」

「不，也許因爲——這是一件很會使你不愉快的事吧，犯人是個女人。」

「怎麼？」

「一定認識吧，酒卷美代。」

川地看到奧村現着驚惱的表情，「知道她有個小孩子嗎？」

奧村用鼻管答應着，點了點頭。

「看樣子眞是太窮困了，生活也是很困難的，所以還在署裏保護着，怎麼辦好呢，我想問問你有甚麼好的法子嗎？」

奧村暫時沈默着惶惑地攪和着咖啡。

「小孩子也和她在一起嗎？」

「是的。奶不够吃，我替他買的代乳粉，昨天是在保護室住的，但保護室也挺冷的。」

「她一定很怨恨我吧」

「也許是的。但是關於你，却是儘怎末問也不說。就是你的名字，也沒問出來由於刑事的調查才知道對方是你。」

兩人間沉默一會，以後奧村似乎很厭於思索地仰起臉來。

「我是怎的都好，你看着辦吧。無論怎末說，在我這立場是沒什麼可說的，悄悄地不使她知道，給她一點金錢的幫助固然也很好，然而縱使她能接受，我現在這窮苦困窘的生活，也恐怕沒有力量。小孩子連多衣都沒有買，只是把秋天和夏天的衣服，合穿在一起便當做多衣了。每個月接濟她三，五元錢吧又不好做甚麼，除此我也實在沒有再大的力量。說起來眞是慚愧。」

「唔——那末如果你把孩子領回去怎樣呢？」

「那倒是應當的事——但事先是必須探詢一下妻的意見。實在內爲她太嫉惡那女人了。我想倒不如把孩子寄養在她自己的母親家相當些，自己再到外面找點事情做。她爲甚麼不這樣辦呢？眞是叫人莫解。做英文打字員本來是拿七十元錢薪水的。」

這一些狡獪的話語眞使人無限憎惡。此刻川地已經明白奧村對酒卷美代以及那小孩子，是不想負一點責任了。由於那忿忿的辯論，由於那困窘的臉色，可以看出，如果不設法逃避了責任他是決不會愉快的。

川地英三郎最後把僅有的一個打算要求於他的事都打消了。別開了他。

「那末由我適當的處理吧。對於你原是沒有甚麼異念的。」

「啊，那末你眞是看在友情的分上了。」這樣巧妙的說「無論如何對她請多關照一點，拜託了。」

她已不像以往在一起喝酒時候，談天扯地大言壯語的神氣了。一種卑鄙的眼色再沒有一點對川地愉快的樣子了。

× × ×

回到署裏坐在自己的椅子上思索着，不能決定對那女人，怎末辦好了，自然他倒知道把她釋放出來就完事了，然而由於一種正義觀，使他不願這樣做，尤其當他想到自己奧村那種無責任心所感到的不快，實在更不能不負責任了。

銜起了一支烟捲向保護室走去，酒卷美代用衣裾裹着脚，很冷地坐在那裏，小孩子在草墊上蹣跚地走着，嘴角裏流着涎沫。

「冷吧？」

美代站起身來，同時把一張寫着甚麼的紙頁微笑地遞給了他，似乎是由刑事那裡借來的鉛筆。

小給的歌

美代

那隻錢包裏。
也許裝着五十圓。
熱牛奶，炸肉片。
美夢全消散。
母子忍飢又號寒。
今夜晚！
住在拘留所裏面。
…冷風裡，歌聲顫……
寶寶，乖乖快安眠。
假若媽媽偷運好，
明天釋出後，
街頭上流連，
更要掏到一百圓，
眦睨着，街上所有的
窮光蛋。
駒駛銀色摩托車，
去到Central旅館開房間！

川地微笑着「眞是挺好」其實他底笑寧可說是一種突然發生在內心裏的感觸他發現這尖銳的反抗精神，在這女人中已淺到這種程度了。他想這豈不是自己應負的責任，相反的在另一方面他想用這樣卞劣的題材寫成的詩句，實在有一種極優美的精神在着。

這裡他又想起方才在吃茶室等待着奧村時看畫的事來了。一顆酷愛藝術底心豈不是頂光明底心嗎充滿着人生希望，豈不更能懷着一種正純的人生觀嗎。

掏包犯人而能寫詩，實在是意外的事。然而也說不定是爲了自己的墮落故意解嘲呢。假如有一個好的生活不也同樣地是一個很好的妻子，或是很好的母親嗎。

（未完）

纏心有所開隨筆



朱心心

「小脚一雙，眼淚一缸」

一九〇四年，卽光緒三十年甲辰，倫敦出版一書，以「一中國小女子」爲題，赫德蘭所著，並附有照片多幀。書中描寫小珍珠幼年時代之生活，其第十五章則專述其足纏而又放之經過，題曰「小脚一雙眼淚一缸。」是章略云：

「一日，珍珠讀女兒經，至—

『爲甚事，裹了足？

「不爲好看如弓曲；

「怕他輕走出房門，

「千纏萬裹來拘束。

「其心中殊不樂於爲此。及放學歸，告其媼曰：我不欲裹足。媼怪而問其故，溫語慰之曰：小脚一雙，眼淚一缸。汝不聞汝之鄰姊裹足事乎？渠八歲始纏，足樣已大，纏必用力，故頗痛苦。有時放聲大哭，流淚不知幾許。然而纏也如故，其母絲毫不肯鬆放。終至纏成纖纖之足，而歡笑亦一如其未纏足時，且嬉戲走跳無異平日。蓋一雙好小脚，在其初未有不以一缸眼淚去換得者也。

「又一日，小珍珠爲其母喚去告以將開始纏足。小珍珠仍不欲爲此，其母則強爲之纏，並語之曰：女不纏足，不能得佳婿。

「更一日，有女友來訪其母，爲小珍珠說親，許嫁於袁君之子而袁君乃天足會會員。于是小珍珠之足從此廢纏，得仍保其天足之原形。顧其母仍蓮瓣纖纖，而其年老之媼亦一生纏足，豈天之生人，有幸有不幸耶？」

戒勸纏足叢說

近收得西曆一九〇二年上海天足會刊『勸戒纏足叢書』一册，下題『首倡天足會司事立德夫人撰』是其手筆出諸於西婦，而譯成中文者也。文云：

『一千八百九十五年間，西女之寄寓中國者，共設天足之會，力勸華女葆其天然之素足。夫婦女之於步履，嚮不欲各適其意，而又能變跌光緻，不取人憎。乃業既纏縛有年，卽不免有鬆縱弛之難者。嗚呼，豈其然哉，豈其然哉？

『放脚之法，其始先鬆脚帶，周也，然在日間，或坐或立或行脚必下垂，血卽順行而上，不免腫脹，故必別以狹布兩條，（卽如脚帶之式）、緊纏脚踝之上，俾下流之血較緩，自然日起有功夜臥則脚已平伸，脚帶便可全解初時不免覺痛，則更於晨起夕眠之頃，兩手搓挪，約一點鐘，又抹膏油，使略滋潤，復置軟綿於傷趾之下，使之漸復原位。

『中國女子行走時，全身震動不安，且多脚跟貼地，舉趾不高，以余所見，四川全省婦女，無不纏足。余在蜀時，過訪大家閨秀，勸其不纏足之益，大有裨於養生，聽者深以爲然。

『兩湖總督張香帥，曾著論說，歷言女子纏足之非法，且謂華民之孱弱，多由此起。近者余往廣東，謁見督部李傅相，猥荷款接，情意殷勤，舉筆自書銜名於吾扇，以表其願爲天足會領袖之意，余甚敬之。傅相曰：予雖不能使中國婦女，盡人而不纏其足，惟吾子李經方之婦，終不使其女纏足也。粵紳鄧鐵香京卿，李山農方伯，區海峰主政等，前在北京，曾共訂各不纏其女足之約實與今督部有同心。湖北則漢陽府及漢口同知某某，及其同僚皆仰體張督部之意，以解婦纏縛爲宗。前更有華人創立不纏足會於上海，入會者三十萬餘衆。中國西方各郡縣，亦皆設有不纏足支會。四川重慶府，有殷戶二百五十餘家互相訂約，女子不纏足子不娶纏足婦，或有因家事而背約者，自願罰銀若干，退諸會友，將此罰欵，分給貧家之女，以助粧奩。蓋此等貧女，因不纏足故，覓婿尤難，有此罰款，固一舉兩得之美事也。去年有會友因纏其女之足而罰銀十元者，則知其實力奉行所約矣。」（完）

雜志

濟公考

徐心

說起濟公和尙大概就會想起來一個瘋瘋顚顚吃狗肉的要飯和尙來。濟公是宋朝的僧道，他的行動放浪不羈，是歷來和尙中所沒有的，所以濟公傳的一書直傳到現在還是始終不衰的出版，舞台上也把濟公傳的一劇，排演得光怪陸離，眞附會失實。但濟公確有其人清乾隆浙江通志中謂：「淨慈寺志，道濟，字湖隱，天台李茂春子。母王氏，夢吞日光而生。年十八，就靈隱瞎堂遠落髮。風狂嗜酒肉，寺衆訐之。瞎云『佛門廣大，豈不容一顚僧』，自是人稱『濟顚。』遠寂，往依淨慈德輝爲記室。嘗欲重新藏殿，夢感皇太后臨賜帑金。嘉泰四年，火燬燬寺，濟乃自爲募疏，行化嚴陵，以袈裟籠罩諸山山木，自拔浮江而出。報寺衆云，『木在香積井中』六丈夫勾之而出，監寺欲酬之錢，辭曰『我六甲神，豈受汝酬乎？』遂御風去。瀕湖居民食螺，已斷尾矣，濟乞放水中，活而無尾，嘉定二年逝，葬虎跑塔中。」

田汝成西湖游覽志餘亦載其事，謂：「濟顚者，本名道濟，風狂不飭細行，飲酒食肉，與市井浮沉。人以爲顚也，故『稱濟顚』始出家靈隱寺，寺僧厭之，遂居淨慈寺。爲人誦經下火，累有果證年七十三歲，端坐而逝，人有爲之贊曰『非俗非僧，非凡非仙。打開荊棘林，透過金剛圈。眉毛廝結，鼻孔撩天。燒了護身符，落紙如雲烟。有時結茅，宴坐荒山巓；有時長安市上酒家眠。氣吞九州囊無一錢。時節到來，奄如蛻蟬。湧出舍利八萬四千。贊嘆不盡，而說偈言。』嗚呼，此其所以爲濟顚也耶！今寺中尙塑其像。」

濟公的小說計有三種，（一）隆慶本，（二）康熙本，（三）乾隆本，在日本東京三部均全。在國內祗見過一本康熙本爲周越然先生所藏，該書題名爲「新鐫繡像麴頭陀濟全傳。」全書三十六則此書上所謂則，就是回的意思，西湖香嬰居士重編，鴛水紫髯道人評閱，書係白口本，無上下魚尾，左右用雙欄，每半葉八行，每行二十字，字旁有圈點，上欄的外面有短評，卷頭有精刻的圖十二面每面後有贊，莫友芝姪莫棠生卽心髮主人有手跋，謂「此『麴頭陀傳，蓋章回小說。而每卷標題乃不不曰『回』，而曰第幾『則』，其原本必出於宋人，如宣和遺事，五代平話，京本小說之類，其事蹟亦必當時流傳之舊，而明人重編，加以評論，繡像刊行。時香嬰居士，紫髯道人者，不得其名氏耳。近來外教盛行，而奉以爲宗旨者，皆曰濟公。余嘗觀其瑞語緻妙，墨迹古樸，信其非人所能託，顧也未敢盡信爲此公所憑依也。更有爲之作傳者，徵引及於世俗本醉菩提，曷若茲編之尙復近雅哉。昔繆秋風語余有明刊水滸傳，惜

特寫

春天的蘇州

觀音

春天已臨大地，百草又長成美麗的紅花，嬌嫩的綠葉，活潑玲俐的小鳥，又在枝頭啼叫，叫醒多眠的一切，供我們人類的欣賞。

春天眞是一個遊玩的時節。

要是我們要想去遊玩山明水秀的地方，大概誰都知道以江浙兩省爲最好，眞的，「上有天堂，下有蘇杭」，古老的北京，摩登的上海那裡値得淸雅的杭州，婍婉的蘇州那樣可以使人留戀呢，但杭州的淸雅，我以爲不如婍婉的蘇州有意思

蘇州是人間天堂，一種柳晴花明的溫柔情景，就是杭州眞也及不來，何況還有人們朦朦朧朧的淸晨裏，就可以聽到那種的賣花聲，使人眞會感覺到已在天堂了。

像現在這美麗的春天，百花都鼻出欣欣向榮的時候，各地的名人雅士之流，都連袂的要去欣賞春的蘇州，京滬鐵路的乘客，可以說一句都是到蘇州去玩的居多。平門外那樣寬大的月台上，每天每天都湧擠着人，一大批一大批的都逗留在蘇州，就是在城內的名紳閨秀們，也起了遊興，來遊山玩景，這時的蘇州眞是美麗的有活氣的人間天堂

蘇州因爲遊春的人多，所以在這時的旅館正是生涯鼎盛的黃金時代，無論大小旅館沒有一個不是掛滿客滿的牌子，那裏所有旅館建築當然是新時代的建築，但是作在這種旅館的人，並不會顧到旅館，建築堂皇和淸潔，其實，居多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們所注意的就是那些名聞天下，操着一口嬌嬈柔活的美麗得像蛇一般的賣花姑娘。這些姑娘都是在靑春的時代，細小的腰，淸秀的眉目，黑黑的淸絲，這是多麼誘人，她們都是可說是小家碧玉穿着藍布的祺袍，淡淡的粧束，眞是迷人的。她當人睡眼朦朧的時候，她會闖進人們的臥室，她使出迷人的手腕，以二毛錢代價的鮮花有法子能使顧客願意出一元錢的代價，她那些靈活的眼珠，體態柔娜的美姿，就是你化十元二十元也所願意的，她能叫你笑，也會引起你的哭。當她們滿足她們的慾望以後，就到另一個房子去了。她都是從七里山塘街來的，那裏的女子都以賣花爲生，但也都是可憐虫，她們除在白天早晨賣花以外，有的兼操副業的也是很多，每到春天的時候，每年每年有許多香艷的事蹟流傳在那裏，作夏天晚上的粉紅色故事的談話材料。所以去過蘇州的人都知道蘇州春天是更香艷的地方，蘇州的賣花姑娘，確實給蘇州添上不少香艷的佳話爲蘇州生光不少。

到蘇州去首先給示人的就是那巍巍雄壯的北寺塔，會令人興奮同時也會令人感想到人事滄桑一瞬間，但這巍巍的北寺塔却給不少的憑吊的資料。其他還有雙塔，七子塔，上方塔，虎邱塔，都是很有名的勝蹟，以前還有一座瑞光塔可惜年代太久了，沒有好好的去修葺它現在也同杭州雷峰塔一樣的倒掉了但是沒有像雷峰的倒掉受人注意，也許沒有將白蛇娘娘關在那裏吧！

蘇州的塔以外最多的是橋，最著名的是有七十二空的寶帶橋、那長長的一條，眞够人走的，可是橋的脚蹤，却是並沒有其他的名勝，寶帶橋却是很寂寞的。

在蘇州玩是可以很有程序的玩大都先玩虎邱山，在冷香閣喝茶是很有意思的，那裏的水是山水，淸甜可口，在沙漠一樣的北京是萬不能得到的，再玩過了玄妙觀，就在中央堂可以聽一段「小熱昏」，那裏的小熱昏，就跟北京的相聲之類再乘車至獅子林和留園，都是很著名的地方，遊人必到之處，蘇州的梅是很有名的，鄧蔚的梅是歷史上有名，有多少的詩人墨客都去欣賞過現在的時候雖然已過梅汎，但落後的幾棵，還可以零零落落的可以看到一點，以後就可坐轎上天平山去玩，但這裏有件是使你意想不到的事，就是大都說蘇州的女子都是弱不禁風，瘦弱得都像林黛玉，在城裏的女子確實這樣，但這裏的女子却不然了，抬你上天平山的轎夫也是蘇州的女子，她們赤着足，結實的身軀眞想不到同一的地方産生兩種的女子，她們還會種田，都是勤儉辛苦的人。

其他還可以到木鐸，上靈巖去望太湖，爬在癡漢石可以看到春水泛張期的潮汎，白茫茫一片也是有詩意的，日落黃昏時候若站在觀前的街上，會有使人異常神密的感覺

春天的蘇州可說是神密極了。

不及持此相與賞異矣，癸亥冬十一月，心髮主人記。」

現在市上所印行者與康熙年迥然不同，茲誌全書目錄於後：

(一) 太上皇情耽逸豫 宋孝宗順旨怡親
(二) 梵光師洩機逢世 韋馱神法杵生嗔
(三) 看龍舟旗擅顯化 住天台嗣接前因
(四) 國淸寺忽傾羅漢 本空師立地化身
(五) 王見之媒身舘穀 李修元悟道焚經
(六) 野狐禪嘲詩訕俗 印泰峰忿激爲僧
(七) 李修元雙親連喪 沈提點援引杭城
(八) 訪徑山西湖駐足 拜諸堂剃髮潛形
(九) 坐雲堂苦就磨煉 下齋厨茹酒開葷
(十) 選佛場獨拈僧頂 濟顚師醉裏藏眞
(十一) 冷泉亭一碁標勝 呼猿洞三語超群
(十二) 濟公師大分衣鉢 出明珠救范回程
(十三) 渡錢塘中途顯法 到嵊縣古塔重新
(十四) 天台山赤身訪舅 檀板頭法律千鈞
(十五) 十錠金解冤張廣 八功水救拔王箏
(十六) 上紅樓神常擁護 落翠池鬼也修行
(十七) 陳太尉送歸祭院 衆僧徒計逐山門
(十八) 覊淫心火炎子午 除隱孽夢報庚申
(十九) 放蝦蟆乞兒活命 看蛇門閒漢員屯
(二十) 古獨峰懇禮天讖 陳奶媽雨助龍騰
(廿一) 過茶坊臥遊陰府 見猛虎夜嘆邪兇
(廿二) 看香市沿途戲謔 借雷公撥正邪萌
(廿三) 救崔郎獨施神臂 題疏簿三顯奇文
(廿四) 禮長老論嚴戒律 濟顚師法喩碁枰
(廿五) 淨慈寺伽藍識面 京兆府太尹推論
(廿六) 鬧街坊醉書供狀 隨獵騎暗脫荊榛
(廿七) 昭慶寺偶聽外傳 莫山人漫自評論
(廿八) 訪別峰印參初志 傳法嗣繼續孤燈
(廿九) 夢金容多金獨助 罩袈裟萬木早撑
(三十) 三昧語紅纙出鼻 九里松死客還魂
(卅一) 倚巍欄吐成飛走 進高書賑濟饑貧
(卅二) 夢旃檀移歸天府 剃梵化衣鉢猶存
(卅三) 顯水族烹而復活 護高松不至爲薪
(卅四) 沁詩脾濟公同首 拈法語送入松林
(卅五) 六和塔寄同雙履 伽藍殿復整前楹
(卅六) 梵化師宗風大振 表濟公再世香雲

(完)



精於翎毛花卉草蟲之

青年畫家蕭印鉢先生



文人很喜歡甚麼年談甚麼的調調兒，如去年的「蛇年談蛇」，今年的「馬年談馬」皆是也。畫家也多如是，到了甚麼年，畫一種甚麼在紀念册上，作爲一個記號，留作同顧的材料，乃是屬於非常富有興趣的事情，在幾位名畫家中，據所知道的，他們對於十二屬相的畫法各有所長；但其中較爲最稱別致的，應該說到王雪濤了。關於王先生的一切，因改日另闢專章介紹，此地姑不多贅，要說的僅只他對於畫十二屬相與他人所不相同的略微的一點。有甚不同呢？就是旁人所畫的，都是眞的，像畫蛇就教牠像一條蛇，畫馬時也就照着馬那樣畫；而王雪濤所畫的則不然，他所畫的則都是假的，比喻畫一隻老鼠吧，他取材的對象並不是悉縮於角落中偷吃東西的那個活老鼠，而是被拴着一條線常常在街頭上引誘小孩子的列爲玩物之一種的那個。畫在紙上的玩具，象形像的是那種假的形，呆板，簡單，醜……然而好處却正在這些地。所以前幾年他畫過一個假的十二屬相的册頁，友好傳觀，認爲珍貴已極，可惜後來借給了一位上海的畫家，由那畫家的手中竟給弄得遺失了，越是看不到的東西越想看看，是不是人之常情我不知道，在我可是却有這樣的情形，想看可是看不到，看不到是怎樣的一個遺憾呢？於是有人告訴我，想看王雪濤繪的假十二屬相的十二分之一，到知義伯大院十九號蕭印鉢那裏可以看見的。

在杏花剛開放的那天，空中吹起的是惠風呵，在那天的一種轉爲愉快了似的心情中我得以看到了王雪濤畫的小老虎，是布的，是眞正的假布老虎，醜得美，簡單得趣味橫生，因瞑想，其餘的那些牛羊犬豕龍鷄猴等等，一經畫假，不知更將如何可觀也。

因了以上所述那麼一個看畫的機會，得到認識蕭印鉢先生，認識了他，也可以說對於新進藝術家的又一個發現，印鉢河北良鄉縣人，年紀不到二十八歲，可是作品却已有了相當的成熟了，他畢業於四存中學，在學校的時候，即喜歡畫，並且在課餘的時候給同學畫像，拏同學的名字組成圖畫上各樣藝術味的圖案，可見天性之所近，格外勉强是辦不到的。然而今日他所畫的可並不是那些因爲經其師陳玄广先生的指導，對於國畫，尤能精進，信手拈來，神似異常。出校之後復師王雪濤先生，朝夕研究，頗得門路，現在雪濤弟子之最得意者，不過三五人，而蕭在雪濤門下，即其得意弟子之一，許多幅畫，皆由王雪濤先生爲之題字，翎毛花卉草蟲，與夫松鼠之類，畫來特別精神。蕭君的畫，和他本人的性情，雖有些相像，却也有些恰成反比例。他的性情之溫柔據他同學的負責表示，雖女孩兒不是過也；但其作品上意識的表出，則多屬於急性的，此亦正是神態活潑之處，殊値讚佩。

青年肯用功，成功自不可限量，蕭君於每晚到王雪濤那裏看畫畫，看用筆之妙，如無事故，向不間斷，有了心得歸而練習，恐記憶力不足的時候，便用「再描一遍」的辦法作爲塡補，所以他的畫在過去一次開畫展時，很有些人說：「很像乃師王雪濤了。」

最有趣的，是這位蕭君能夠善自保存自已過去的那些頭畫的成績，像打稿的紙，畫壞了的畫，沒有畫完的……若干年來，一頁未曾棄掉，我們想：如果每人都找出兒時寫字的仿影看看，那種感想僞是多了呵！

不過，蕭君也有着一般畫家所有的習氣，不畫的時候，也許一連兩個月不正式畫一張畫，畫起來，往往忘食忘寢，不分晝夜一畫就是一大堆。固然心情不好的時候不該勉强作畫，但是談到修養方面，精神不佳，心情惡劣的時候，才正是作畫的時候呢。

蕭君不善修飾，永遠穿一件長袍，長袍上也時常帶有顏色和被小孩子的手給抓上的印子。所說的長袍，就是長衣，並不是暑天也穿着一件袍子，順便不妨如此解釋解釋，蕭君用筆，是一點規則都沒有，沾一下黑或顏色，便在桌子的白布上抹幾下子，等到一張畫畫完了，而白色的台布也就變爲花的了

蕭君有兩個好看極了的小孩子，所以他唯一的消遣便是抱抱孩子，據說春節中他曾破例消遣過一次，他說他上廠甸了，並表示意見謂：「今年的假畫，與往年不同，往年仿造古人的最多，今年的則是仿造近代時人的最多了。」

但是繼而他又這麼說下去了：「據有經驗的老先生們說，眞正會看畫的人，絕不看落欵，但看畫的本身其價値如何，假的中有絕好的，無名的人的手筆有最驚絕的；所以新的也好，舊的也好所注重的却在於筆上並不問畫的人和年代的遠近。」

（完）



蕭先生近作

罌粟花（下）

歷史小說

觀我齋主人作　上官紅插圖

十七

卻說定海既已失守，那時裕大臣駐紮在鎮海，手下只有兵丁四千名；裕大臣自己帶了一千多名保守鎮海城池。有一個謝總兵名叫胡恩，帶了一千多名，保守隔江對面的金雞嶺。又有一個余提督名叫步雲，帶了一千多名，保守城外的招寶山。那余提督本是一個奸滑小人，向來與裕大臣不對的，也不肯聽裕大臣的號令，暗暗在招寶山插了幾面白旗，分明是向洋人求和的意思。這天裕大臣下號誓衆余提督假意不到，裕大臣一面奏了一本，說道目下軍情甚急，手下都不肯出力臣總死守此池不離一步，拚把一死報國。這年八月二十六日，洋船到了鎮海分兵兩路，一路打金雞嶺，一路打招寶山，可恨那逆臣余步雲，在招寶山見洋船到來，還不准兵勇開砲，卻到城內來見裕大臣，請趁此帶兵回寧波。裕大臣不准那逆臣，便撇了招寶山向西走了，洋兵佔住招寶山便架起大砲，向城中攻打，那時金雞嶺謝總兵，一枝兵又打敗仗。裕大臣見勢頭不好，便一面把欽差大臣這一顆印差人送交浙江撫臺。一面自己跳下池內死了，登時洋兵便一擁進城，那逆臣余步雲逃到寧波。這月二十九日洋兵輪船多隻追到寧波。余步雲又撇了寧波同了寧紹道台鹿道台，逃到上虞縣地方，因此寧波立刻失守，那時慈溪餘姚二縣，見道臺逃走，縣官也就逃走了，因此兩縣又一同失守，咳！這班沒用逆臣，竟把皇上的城池，好像泥沙一般抛了就走，該死不該死，那逆臣余步雲起初還奏上兩本說道：此番是裕大臣先逃，因此我也同走，後來裕大臣殉難死了，皇上賞下諡法，賜他子孫世襲，余步雲纔沒口可開，這且按下。且說這年九月京城內得了鎮海寧波失守的信息，皇上立刻就派了一位揚威將軍官名叫做奕經，又派兩個參贊，一個姓文，一個姓特，十月內由京到了蘇州，暫時駐紮等待，各省兵勇齊集，再到杭州，那揚威將軍手下有四個幕府，一個名叫容照，一個名叫楊熙，一個名叫聯芳，一個名叫阿彥達，都是年紀很輕，到處橫行，不顧大局在蘇州的時候，天天喚戲班唱戲尋樂，又向屬員索賄要錢，那奕將軍又是糊塗不管事的，隨他們在外面吵鬧，鬧得聲名不好，奕將軍才過意不去，下令到嘉興駐紮，那時洋兵得了寧波，浙江信息極緊，可恨這班幕府到了軍情告急的時候，還是這種放肆，這也是國家氣運如此，派了多少將軍欽差大臣總督巡撫，除了林欽差革職，裕大臣殉難，這二位之外，竟沒有個盡忠報國的大臣，碰來碰去不是逃，宗是走，不是糊塗，定是貪贓難得像林欽差裕大臣，這種人又是個個人忌他，參的參了死的死了，你看洋兵從廣東鬧起，鬧到浙江，惟有林公在任的時候在洋面打了多少戰仗，三元里義兵把洋兵大敗一場，鄧總督在廈門打敗洋船，此外都沒有打敗洋兵的，白白兒把城池送他，當年廣東倒還沒有失守城池，此番浙江失守許多地方，後來越弄越不如，便鬧到長江來了，後事如何，下回再解。

十八

卻說奕將軍駐紮嘉興，那時各路兵勇都沒有調齊，這年十二月十五日奕將軍同文參贊兩個講論了一番兵事，這夜將軍歸營睡下忽見外國人無數，個個都從岸上登船逃出海口，心中大喜，便思量道，此番洋人該死，見了我兵便就逃走，目下機會難得，快和他大殺一場好成了我大功，一面心中思量，一面便要傳喚中軍下令，忽聽得呱呱雞叫一聲不覺醒了，原來是一場好夢，天明之後文參贊早到奕將軍營內說道，昨夜小弟夢見洋人如此如此，奕將軍聽了大驚說道，奇極奇極，小弟昨夜也夢見如此如此，我兩人一夜同夢，莫不是洋人死期將到，鬼神預先來報喜麼，這兩位痴官歡歡喜喜講論了一番，卻好接到寧波來的信息說道，目下洋兵卻把軍器運上洋船，奕將軍一得此信，便說道這夢眞是靈的，機會不可錯過，我們快些進兵，文參贊連連說是，這年正月，將軍參贊都到杭州駐紮，元宵這一天，便渡了錢塘江，留一位特參贊在杭州，奕將軍文參贊連夜趕到紹興，駐紮那時，兵勇都未調齊，軍器不齊備，所造火船火料又被春雨浸得濕透，營中有兩位老將都說調度沒有齊備不可造次進兵那奕將軍信了夢兆，決計立刻進戰，心內像火發一般，不顧是非，定要進兵，你道這位奕將軍一路在蘇州嘉興地方躭擱過來，並不見一些兒調度，忽然靠著這沒憑據的亂夢，一意向前匆匆忙忙毫無把握，那裡能打退洋船呢那時洋兵聽說大將軍到了，便格外留心，在寧波的洋兵。大半出城上船，只留一百多名，守住城上大砲，原來洋兵戰法不重城池只重砲台，故而並不呆守城池，鎮海的兵也都出城紮在招寶山的頂上。好待我兵進城，他便架起大砲從山上轟將下來，洋兵佈置停當，這邊奕將軍也不打算，就派一位統領名叫段永福，領兵四千攻打寧波，再分二路兵攻打鎮海定海，先講這年正月念八日，奕將軍下令拔隊起程，那段永福卻帶了兵丁到寧波，一路而來，從西門打進，城門上也無洋兵把守，段永福大喜，也不探虛實，意圖畢功，便急急催兵進城，城中連一個洋兵多不見，到了府前街，忽聽連珠炮響，四面槍彈如雨飛下，原來洋兵多在沿街樓上躲着，那時官兵不能上攻，死的無數，正欲回兵退出

忽從北門一枝洋兵殺來。鎗聲震大，彈子如雨，官兵在巷內東衝西撞，急急出城，逃的逃，一哄而散，段提督見勢不好，撥馬便走，還有一個無用的余步雲帶了二千兵丁從奉天地方前來接應，一聞敗信，不敢前進，這一路攻打寧波的兵，竟如此收場，還有兩路，且看下回分解：

十九

却說鎮海一路兵分作兩隊，一隊是劉參將統帶，一隊是朱副將統帶，劉參將帶了五百個河南兵，先到鎮海，將近城牆，向城上一望不見一個人影，到了城門口，見城門大開，劉參將便麾兵入城，進了城也不見一個洋兵，四面一看，心中大疑，劉參將下令，停步勒住馬匹，正在摸不着頭腦的時候，忽聞砲聲大震，只見彈子如雨點一般，空中飛下，打着城內房屋一齊倒將下來，劉參將大驚失色，急急退兵出城，自相踐踏，兵勇受傷不計其數，原來洋兵，却不在城中，都在招寶山的頂上架起大炮，只顧向城中打下，劉參將只得退出城外，收拾殘兵便回慈溪大寶山的左邊安營，朱副將隨後也到大寶山右面安營，以成犄角，那時慈谿縣城內有一位張知縣，集了鄉勇住縣城，洋兵敗了劉參將的兵，便從鎮海追到慈谿，攻到大寶山，先把自己洋船用火燒却，拼命死戰，這邊朱副將帶了砲兵四百名，在山上轟擊打死洋兵四百多名，殺了他一個頭目，名叫巴麥尊，那時朱副將打了勝仗，大有轉機，但是朱副將手下兵丁，只有四百名，若有後隊接應，把洋兵截住可以殺得他片甲不回，不料劉參將扎營在大寶山左邊，被洋兵嚇怕，不敢出兵，城內張知州又無緣無故被文參贊調開城內，鄉勇就此四散，朱副將想我們兵少，恐其寡不敵衆，所以差人到文參贊營內請兵接應，可恨文參贊竟延到了天晚才發出三百名弱兵豈知洋人已分兵四百名繞到朱副將營後攻打，朱副將被洋兵前後夾攻，力不能支，父子兩人都殉難死了，那邊劉參將，正在坐觀成敗，一聞噩耗，便撇了營盤，匹馬加鞭逃命去了。唉！此番朱副將很能出力，只可恨救兵不到，白白地把賢父子二人性命送了！那時文參贊奕將軍手下兵丁尚且不少，並未受過大敗，況且洋兵也不過六七百人，正好和他死戰一場，不料一得朱副將的死信，奕文二人便慌得沒了主意，旁邊有二個幕友名字叫做容照、聯芳，都是貪生怕死之人，力勸奕文二人逃走，其時有一位麾下總兵，獻上了一條計策，請將軍把營盤移到上虞地方，誘令洋兵進來，上虞地方，山峰危險，我們佔了要害，殺得那洋兵可以片甲不回，當時大帥不聽此言，心中只想逃命，連國家的大局都不顧了，便夜間帶了幾個親信幕友家丁，悄悄從後營門逃走了，沿途重賞車夫船戶，叫他急速趲趕，只恐洋兵追來，這個頭顱不保，一路心中跑跑跳個不住，這月初七日，便棄了紹興，文參贊趕到西興駐紮，奕將軍便逃杭州，從此洋兵勢如破竹，浙江的信息日緊一日了，咳！將軍參贊乃是一品大員，受了皇上的厚恩，不思圖報，奉旨討賊，却望風先逃，這條性命看得如此之重，然而臨陣脫逃不過多活幾天罷了，到後來國法難免，仍舊要把頭顱請下，反不若像裕大臣與朱副將二人從容死節，到後來有祠堂贈世襲，可以流芳百世，何等體面，閑話漫談且講有抑山的兵來，未知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二十

却說攻打定海一路的水兵，本擬從各處小港分進，共有水勇一萬多名，歸七知州鄭統領兩位統帶，豈知奕將軍等逃回杭州之後，又聽信了幕府容照的說話，決計想罷兵求和，便下令把定海水勇全數散去，因此所有水勇散下，沒有歸處便投降洋船都做了洋人奸細，惟有鄭統領一路不肯把水勇散去，幕府容照便說鄭統領不奉將令，罪應斬首，請奕將軍下令斬之，奕將軍原是沒用的人，雖然答應了容照，一時也不下令，原來奕將軍營內有一位舉人姓臧名叫紓青，很有才能可惜奕將軍不肯用他計策，此番臧孝廉見奕將軍如此沒用，便要辭去，奕將軍再三留他臧孝廉說道，若要小弟留此，請聽小弟的計策，否則小弟在此也是沒用，奕將軍便問有何妙計，請教請教，臧孝廉便把伏勇散戰的計策向奕將軍說了一番，此番奕將軍都肯聽說話，便下令照行臧孝廉把各營分撥定當暗中散伏，這年二月十六日下令各路兵勇都從小路分攻洋兵，洋兵彼此不能照顧，紛紛敗走，因此零零落落統共倒殺白洋人黑洋人三百多名，捉住洋官四個，拿住洋兵五十多名，鄭統領也在岑港地方燒燬洋船四隻，小洋船十多隻，溺死洋兵五六百名，鎮海葉知縣也在海口大破洋船，此番得勢，全是臧孝廉調度得法，布置周到，因此一個兵有十個之用，那奕將軍文參贊趁此便奏了一本說道洋兵大敗，天顏大喜下旨賞奕將軍雙眼花翎，賞文參贊頭品頂戴，咳！這兩個沒用大帥倒靠此得了恩賞眞眞便宜他了，那時將軍參贊的幕府也開了名單，個個得了保舉，你道這種小人可笑不可笑，起初一味逃命，待有人打了勝仗，他都要混在那裏討些保舉，閑話漫講，且說此番中國得勝之後，正可趁此大發官兵，一鼓氣打退洋人收復城池，這個機會也是難得，不料那將軍參贊只會受賞一無調度，却好又有一個浙江巡撫姓劉的奸猾性成，見一個無名的臧孝廉設計打敗洋人他做了浙江巡撫却沒一點軍功，因此起了妒

心，不顧國家大局，逞着自己私心，便奏了一本，說道，此番打退洋人，並沒有這件事情，都是假的，後來鄭統領獻上洋兵首級洋船大砲等物，劉撫臺方纔沒口可開，但是心內究竟有些妒忌，便又奏了一本說道，目下浙江並無精兵不可浪戰，不如議和為妙，又說了許多開戰的險處，一味抬高洋兵，恐嚇朝廷，可惜奕將軍這沒用貨，那時也並不辨明細情，因此天子欽派一位耆尚書，名叫耆英充為欽差大臣，到浙江同洋人議和，可恨劉撫臺又奏了一本，請皇上下旨著各營不准妄動，倘有亂殺洋兵一名，便要斬首正法，天子依了他下了聖旨，因此洋兵安安穩穩佔住寧波，鎮海，定海三處，趁此停戰的時候收回敗兵，添造洋船軍器，準備進兵，這邊中國各大帥卻像做夢一般，只道洋人就肯和了，便把營兵漸漸遣散，各省督撫聽說議和了，也把所有防營撤去，滿意和議成功，便可安享庸福了，其實和議一節，此時洋將並沒有此意，都是中國各大帥自己騙自己，大家放心安胆，便不防備，因此洋兵又闖到江蘇闖進長江，後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二十一

卻說那時京中有一位宰相姓王官名叫鼎是一個正直無私的大臣，無奈朝中都同他不對，此番洋船開戰，王宰相所上的奏本，卻被朝中奸臣阻止不行，那時黃河決口，林則徐在河工上當差，京中多少奸臣趁此便把林則徐參了幾本，因此天子下旨着林則徐出口到新疆效力贖罪欽此，王宰相見時勢如此，好人又都遭禍，便發憤恨極一氣死了，自此朝中又少一位好大臣，只剩那些要錢的要命的一班兒，同那一種不開口的木頭官混在朝堂所以天下時勢愈弄愈壞了，閒話休提，且說那洋將義律並不要奪中國的城池，不過借此吵鬧，要想中國准他通商就是了，這年三月念七日洋將向寧波紳士逼出賞兵費二十萬元，便撇了寧波，帶了洋船向乍浦一帶來了四月初九日，洋兵到乍浦，開砲攻打，官兵也就開砲還打，起初打傷洋兵不少，後來洋船專打南門城內，有一種裁下的游兵，一哄而起，大開城門放洋兵進來，那時乍浦駐防都統，官名叫做長喜，乍浦同知官名叫做韋逢甲，這兩位狠有義氣，當場便奮勇當先，死在亂軍之中，還有一個兵備道姓宋，官名叫做國經，便逃到嘉興去了，那時奕將軍等方纔趁著洋兵撤去寧波，便奏了一本說道，寧波洋兵已被我兵殺退，寧波城池也克復了正在盼望皇上恩旨到來，不料乍浦告急的信息又到了，那時乍浦既破，皇上下旨著奕將軍移營到嘉興駐紮，新派的一位耆欽差方才出京，到嘉興地方京城內又起了謠言，說道英國所屬的印度地方，被廓爾喀國攻打，因此英國兵船都要回去了，那時皇上便派耆欽差到廣東去料理一切，耆欽差正要動身，又接到聖旨，著他留在江浙兩省地方駐紮那時浙江杭嘉湖三府都是信息極緊，各位大帥鬧得全無主意，和也不和，戰也不戰，那劉撫臺專門拍洋人馬屁，把前番在寧波捉住的洋人送回洋船，豈知送到乍浦，洋兵業已撤了乍浦，把洋船開到江蘇一帶去了，劉撫臺又把洋人送到鎮海，鎮海洋將也不理他送來便受了，原來外國的國法，將帥兵丁被敵人捉去便送回他也算沒臉的，因此洋將受了送還洋人，並不在意，可笑劉撫台容拍了一個馬屁毫無好處，那時鎮海定海雖被洋兵佔住洋將留兵不多，大隊洋船都向江蘇地方去了，可恨劉撫臺奕將軍文參贊伊大臣耆欽差這許多大員，駐在浙江，並無一點兒調度，只顧拜天拜地求個議和了事，不肯趁此進兵，收復城池，眞是可歎！這年正月初三日，洋船開到吳淞口，兩江總督牛制臺官名一個字叫鑑，到了吳淞口，寶山縣周知縣獻了一個計策，請他精兵伏在口內，誘洋兵進口，四面圍殺，牛制臺不聽，偏偏派了一個怕死的王總兵帶了前月招寶山的敗兵五百個守住小沙背要害地方，那王總兵又是怕死又是要錢，到了小沙背地方向鄉下人勒索供給，任意虜掠，周知縣見了這個形，便稟請牛制臺另派一個總兵，來到小沙背駐紮，牛制臺不理他這月初八日，吳淞開炮，同洋船對打起，初也打壞洋船二隻，後來炮臺統領陳提台中砲身死，洋兵便從小沙背地方登岸，這王總兵一見洋兵便撥轉馬頭當先逃走，因此手下一千多名兵丁，大家一哄而散，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二十二

卻說小沙背地方既失，洋兵遂打進寶山城內佔住，吳淞炮台失去大炮軍械不計其數牛制台見勢頭不好，便獨一個拚命逃走，逃到嘉定去了，那時上海的參將官名叫做繼倫上海道姓巫官名叫做宜禊，上海縣姓劉官名叫做光斗，聽說寶山失守，牛總督逃走了，便也撇了城池，保着這條性命連夜走了，五月十一日洋船開進黃浦到上海上岸，城內各官業已逃走一空，洋船就佔住上海，十三日便揮兵向松江進發，到了離城八里路地方，幸虧有一位壽春鎮尤總兵帶兵二千，同洋兵開炮對打，一步不退，因此洋兵不能得手，松江保住不失，洋船退出松江，便向蘇州一路進兵，到了泖湖幸虧有一隻漁船上老漁翁把洋船騙了一騙，引他到湖中淺處把火輪船擱住，設法拖了幾天，方纔出險，因此洋兵不敢再進，洋將見得了上海寶山，也沒甚好處，這月二十日洋船又退出吳淞，向長江一帶進來了，你道洋兵衝來衝去，原不是定要奪取城池，可笑這許多地方官一見便逃，洋將看中國如此沒用，自然膽大起來，目下洋人看起來說道，你們中國上海寧波許多地方都是我們得了之後還你們的，不是你們用兵克復的，你道洋人眼中如此，言來看中國越發不值錢了，可歎可歎，且說洋船退出吳淞口，想要開進長江，恐怕沿江有砲臺守住因此預先收服了許多沙船，作個領路派火輪船一隻，跟了沙船，餘外都在海口等候，火輪船開進長江，見一路險要地方並無一個兵保守，洋將大喜，便麾令洋船一齊開進長江，六月初八日，一直開到瓜洲，見瓜洲地方，一個兵也沒有，便回頭攻打鎮江，原來鎮江向有駐防旗兵，那副都統官名叫做海齡也是一個沒用的人，那時有齊參贊劉提台兩個帶兵在城外駐紮，海都統在城內，只有駐防兵一千名，綠營六百名海都統毫無調度，見洋船到來，便下令關起，城中富戶甚多，海都統不准人家私藏米穀，派兵搜查，又疑心城中百姓必有漢奸在內，到處拿捉捉住便殺，冤枉的不知多少，因此城中百姓大家恨怨，况且所有營中兵器平時多不講究，到了這時候，一看有壞的，槍也有銹的，要彈子彈子沒有了，要火藥火藥不夠了，諸事不能齊全，海都統便麾兵登城防守，起初洋兵在城外同齊參贊劉提台的兵打了一陣，後來洋兵假做攻打北門，齊劉兩枝兵也到北門，洋兵知從西門一哄登城，進了城燒所有官兵大

爭燒死，海都統死在亂軍之中，也算一死報國，雖然調度不能得法，失守城池，却比那一味逃走的大員，還勝了萬倍，後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二十二

却說洋兵據了鎮江，那時洋船中新到的一位大將名叫璞鼎查，原想就此停戰，差人到天津議和，不料洋將中有一個名叫馬禮遜向在中國居住，很熟悉中國情形此番便向璞鼎查說道，鎮江一帶原來是中國漕運的要地，我們趁此進兵斷住他的咽喉。那時再行議和中國自然條條答應了，璞鼎查點頭稱是，便下令前進，一面把瓜洲儀徵一帶所有鹽船放火燒去，登時燒得上下一片通紅，這時揚州鹽商送了洋人銀子五十萬兩因此免禍，這年六月二十八日洋船大隊齊到南京，長江一帶十分吃緊，那時耆欽差駐紮在南京連夜飛奏一本，皇上見洋兵深入內地，南京大震，因此下旨着耆欽差斟酌辦理，但是洋船雖已到了南京，並沒有開砲攻打，原來洋將此時得了英國國王諭旨，着洋將不准一味攻打，但要中國准他通商，多開幾個碼頭就是了，此外不必再要銀子，鴉片烟也可以依中國的規矩不再運來，因此洋將璞鼎査，按兵不動，咳，你看英國國王如此說法，並不十分利害，不料我中國這幾個大帥，聽說洋兵已到南京，倒嚇得魂也飛去，一面便奏了一本說道，洋兵業已奪了城外鍾山，在山頂架砲攻打南京，全城十分緊急，不得不依他議和其實洋兵並沒有上岸，都是恐嚇朝廷的說話只想快些議和，便可了事，一面便差了一個好響只名叫張喜，原來是伊大臣的跟班，也會說幾句洋話，這是一個奸滑小人，那是耆欽差等一班大員只要急急求和，便差他到洋船上去議和，咳，你道兩國議和如此大事，却託在這一個跟班身上，眞是可歎，當時張喜到了洋船，見了洋將，洋將馬禮遜說道，如今我們有三句話說，第一句要中國賠還銀子二千一百萬元，第二句除了香港之外，要廣州，福州，廈門，寧波，上海五處通商，第三句要中國官員同外國官員平行敬禮，張喜聽了也沒有主義，便說賠銀子二千多萬，通商五處照此數目，你們還肯通融些麼，洋將馬禮遜說道，這是我們的討價，你們中國若是准我通商，口岸幾處，銀子多少自然還可以商量哩，張喜回到城內見了耆欽差，只把洋人要銀子要口岸說了一番，也不說明還可以商量一層，當場這幾個大員只想議和，快些成功，也不再同洋人商量銀子多少口岸幾處，鴉片不准進口一層也不提及，只顧一口答應下來，連夜草草率率寫了一張和約，張喜把和約送到洋船，洋將一見大喜，暗中想道此番國王原教我們但求通商，我們姑且多討些銀子，多要些口岸，不想中國竟一齊依我，眞是難得，當場洋將便收了和約一面用火輪船把和約送回英國，請國王蓋印，一面定期退兵，這年七月初九日，耆欽差伊大臣牛總督三個大員親身先到洋船拜會，洋將璞鼎璞查第二天洋將也進城回拜，耆欽差先提藩庫銀子送交洋兵，九月裏洋船盡數退出長江開回定海，從此中外通商局面大變，後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二十四

却說南京和議既成，皇上下了一道聖旨兩江總督牛鑑不守長江著來京治罪，將軍奕山奕經，參贊文蔚提督余步雲，均着革職交刑部治罪，此外沿海沿江一帶，所有失城池官員均着照律治罪欽此，這個諭旨一下，這班怕死的大員，方纔知道當年保着性命，此刻依舊把頭顱請下，到此纔如做夢醒了，這年冬天，余步雲伏法斬了，餘外絞的絞，充的充，沒有一個饒赦的。你道逃命的官員，如此收場，好不好呢，這且按下，且講這年冬天又有洋將討還台灣俘人的事情，什麼叫俘人，就是打仗活捉來的叫做俘。原來道光二十一年的八月二十二年的二月，洋船曾經兩次到台灣，第一次在淡水港遭風洋船擱在礁石上，第二次開到大安港，有一隻漁船騙他進港也擱住在淺灘，這兩次都被沿海義勇圍住攻打，搶得大洋船一隻，杉板船兩隻提住白洋人念四個，黑洋人一百六十五個，拿獲軍器不少，那時台灣總兵官名叫達洪阿，台灣道姓姚名瑩，這兩位很能出力，道光念二年的三月，英將帶了兵船十九隻，開到台灣結了海盜，船隻攻打台灣要替上兩次報仇

那時達總兵姚道台帶了兵船親身當先，先破了海盜船隻，洋船便不敢近岸，這事奏聞之後，皇上下旨着把黑洋人一百六十五人全數斬掉，所捉白洋人着加恩放還，姚道台等遵旨辦理，放了白洋人，殺了黑洋人，不料洋將璞鼎查又不允起來了，那時洋將璞鼎查正在南京議和，得了台灣斬殺黑洋人的信息，便向耆欽差說道，台灣的道台總兵不顧和議，甚屬可惡，耆欽差聽了他的話，便自己思量道，我們做了欽差總兵沒有一點兒功勞，沒有一點兒賞賜，他們兩個道台總兵倒得了恩賞，心裏早有點忌他，便奏了一本說道，達總兵姚道台都是冒功受賞，請派欽差查辦，皇上因此派福建總督查辦，這個總督也不細細查明，便把這兩位功臣鎖拿進京，那時台灣百姓大家不服，恰好福建換了一個總督姓劉，便把實情奏了一本，皇上看了知道都是冤枉的，便照舊起用，這且按下，且說當年江浙吃緊的時候還有一個機會眞是可惜，原來中國西藏的西南，有一個小國叫做廓爾喀，同英國所屬的印度地方地界相連，那廓爾喀國王寄一個信與駐藏大臣說道，小國現在和伊犂國所屬披楞地方有仇，想要進兵攻打，目下兵船都在東方，小國情願幫中國攻打伊犂，請駐藏大臣派兵來助，駐藏大臣奏了一本，無奈當年京裏大員都不懂外國情形，原來伊犂就是英國的別名，朝中大員都不懂外國說話，只道伊犂是另外一國，你知道就是英國，因此不准駐藏大臣進兵，這個機會就此失了，眞是可惜，你道當年江浙吃緊的時候，若從西藏進兵攻打英國的印度，英國兵船定必退出，原來洋船都是印度派來的，所以印度有事，洋船必要退還的，後事如何，且看下文分解：

二十五

話說南京講和的時候，還有許多機會白白錯過，眞眞可惜，原來此番英人鬧事，各國停止生意，因此美利堅，法蘭西兩國的洋商，都恨英人吵鬧，當年琦欽差在廣東的時候，有一個美國人肯出來調停，琦欽差含含糊糊不肯確實說定，後來奕將軍等焚燒洋房又亂殺了美國人幾個，因此美人國不肯出力了，到了南京講和的時候，有一個法蘭西頭目在廣東見了奕將軍說道，他同英將璞鼎查素來相好，他肯替中國調停，包在他身上，只要中國送銀子三百萬兩，他便了結，照此一看比後來耆欽差所定的二千一百萬兩可以便宜七倍，不料奕將軍又是含含糊糊也不決定，耽了半個月，方纔奏了一本，等到奏到京裡南京和議已經講定了，這且按下。且說洋人自從廣東三元里受了這殺驚嚇，便不敢再到廣州城內，到了這時，南京和議奏旨准了他們在廣東通商，洋人因此膽大，在廣東廣州城內到處橫行，廣東百姓大家很恨切骨，聚了一萬多人，放火焚燒洋房，又在澳洲門海面打殺洋兵不少，那英將璞鼎查正在統帶兵船回到廣東，並不敢與報仇之念，倒是這幾個廣東大帥巴結洋人，立刻把焚燒洋房的幾個義民拿住斬首，賠還洋人的禮，唉！當年巴結洋人，洋人還有一些兒感激，如今洋人看慣常了，就是拼命巴結他，他也不見你的情了，照此看來，吾們中國自從康熙年間到道光年間，勢局漸漸不振了，自從道光廿二年南京議和之後，開了五個通商口岸，從此海禁大開到如今，遂成了天下通商的局面，我中國的得失，全在當年浙江，廣東，江蘇三處，議和議戰紛紛不已，沒有一個肯替國家出力，所以洋人一步一步踏進來，如今處處是洋人便宜，我中國要想踏上一步便不能了，講到這裡，又想着當年幾個大員忠心的可敬，黑心的可恨，雖然天道不滅，果報昭彰，國家賞罰後來也極分明，耆欽差倒底罷官來京，林欽差姚道台達總兵到底奉旨復職但是局面已成敗壞，懊悔也是不及了。

——完——




獅子牙粉
馳名全球的獅子牙粉品質最善香味更佳殺菌清掃力強大無比
用之必除牙垢定防蟲牙可得健美牙齒
上海獅子牙粉公司
天津小林洋行
本公司新由全國各大名廠定購各種時計及零件等
貞昌鐘表眼鏡公司
本行備有歐美名廠高尚鐘表机器堅固式樣漂亮新型眼鏡光度準確定價尤為公道
第一分公司前外觀音寺 電話南局③一二一七
第二分公司王府井大街 電話東局(5)一五七
鄙公司不惜重資特聘高等技師專備
顧客修理鐘表代配零件等定價
歡迎參觀選購
最忠實的薄利眼鏡專家
惠記鐘表行光學部
完全現代設備適合光學原則
是各界一致認為購置眼鏡的標準店特備德國蔡司廠最新型驗目電器代客免費檢查目光
品質高超 驗光準確
式樣美麗 定價廉宜
各方面都勝同業一籌而使顧客始終滿意
王府井大街



友情的照耀

——四寄碧霞——

蘊生

•不滅的春天•三年了想您一定還淸晰地記得。

那是在個嚴寒的冬季裏我正爲了生活冒着雪花與朔風像一匹野馬似的無日無夜地奔跑：心裏裝滿了無限企望的欣羨與最美麗最興奮的憧憬，就在那當兒，您的如火似荼的熱情的信，我連連接到了數封。因之，我又感到了生之火焰的薰炙，也就更增高了心血的熱燙，與情緒的猛漲。那時，我沒有別的，也只有把同樣如火似荼的熱情回報給您；而我的心裏，惟有反復默念着別人的詩句：

「我只感謝，我只感謝知音！」

您知道，我不是個「宿命論」者，然而那期我對于突來厄運，除了對天咒詛幾聲，又將以什麼來解嘲呢？

那突來的厄運，確曾一時灰黯了我的希望，消沉了我的生趣，總覺得命運是在故意捉弄我，覺得自已是人間最不幸的人。

母親在生過一場大病之後，右目失明了！大病的原因除爲家庭的劬勞，更由些外來的煩惱，尤其是對我的過度的惦念。她願意我時時刻刻守在她膝邊，握住我的手，撫摸着我的頭髮即便生活落到實在無法再延續下去的一天，她也情願同我死在一起。每次看見我從外面的凜寒中回來，滿臉泛着艷紅的血色，同時頭髮上冒着苦勞後汗的熱氣，她便嚴厲地告誡我，阻止我，因而嘆氣因而忿怒，甚至情激地落下淚來，就是我設法專去爲她請一個醫生，最後她也不允許，惟恐我會因她招來什麼痛苦所以，只要我能不離開她的身邊，寧願犧牲她自己的身心，讓病魔任情地摧殘她迫害她，正爲了這樣，更使我如何的懊悔無怨，如何的痛傷難釋呀！

還有，我的幾個好友，有的還是您認識的，他們都相繼的睡倒了，像山野的獸羣，睡得那末簡單，那末寂寥，再也沒有醒來。雖然他們在睡倒之前，常常以高朗粗野的聲調，唱着「茶花女」的豪放的歌句；但，事實上，他們生活的旨趣與睡倒的意義，都沒有符合他們的心願。所以，當爲抹着悲憫的眼淚，與他們所遺棄的佝僂的父母，紅顏的孀妻談起他們睡倒前的剎那時，我的胸中似有利刀在絞刺，撫着那群孤兒的頭髮，心中竟至湧不出一句希望與祝福：

那時，可憐的我，簡直似一隻負傷的野獸，孤寂地偃臥在荒山曠野裡，無救地吟吼着，痛苦地嚎嘷着，强睜開紅腫的眼睛頻頻環顧着强舉起疲乏的手臂，四下摸索着，天啊，看到的只是黝黑與醜惡，嘲哂的笑與感傷的哭；摸到的只是些冰冷與磽刺，荒塚上的黃土與墓前的碑石。

「我需要友情的照耀！我需要愛的溫暖！」

感謝神靈，感謝綠衣人就當那時，您的末一封信我又收到了。

似萎枯的弱草重得了朝露，似將危的病者求得了妙丹，一個翻滾，我坐了起來又站了起來，那是您挽我起來的呀，那是友愛挽我起來的呀！從那時，我更確切地懂得了愛是人間最偉卓的力我禁不住歡躍高唱：

「愛是人間不滅的春天
愛是人間不沒的太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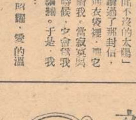
我反復讀過了那封信，便珍惜地藏進衣袋裡，讓它時時刻刻伴着我，當寂寞與痛苦襲來的時候，它會爲我排解，爲我驅攔。于是，我虔敬地感謝：

友情的照耀，愛的溫暖！

愛的賜予•說眞的，我對于那封信的特意珍惜，也就是因爲那是您我間的末一次通訊了。

那信中的話意，表面上看，差不多是要拒絕我的。但是，我明白，因爲我們的心不已是打通了的河流嗎？眞的，那當兒我們過的都似浮在水面上的日子，腳下的地面，眞也說不定那一日就會毀滅，您要我忘了您，不要我爲了您再費去有用的心思與熱情，對于這，我明白所以，我也就聽從您的話，沒有再寫一個字給您，而我却從那時更是時時刻刻想着您，不必再翻出那信來讀一遍，就只伸手向衣袋裡觸一觸它，立時，無限甜美的記憶便影幕似的淸晰地映演着同時，無限興快的憧憬更泉湧般的汎濫在心海，于是當疲勞之後或落淚之前，我會向衣袋裡伸伸手，立刻，渾身會湧起一股新的力量，再爲着生活艱苦的掙扎下去，

文藝作品裏的感情



禹佳

人們往往把文藝作品寫成新聞記事，於是看的人，也就像讀新聞紙似的，非常的漠然。那原故是因爲文藝作品所含的特質，在新聞記事裡是找不出來的。而一個作者，在他的文藝作品裏，如果沒有作爲文學的特質之二的感情成分，則給予讀者的，將一無所反應。雖然給予讀者的反應，不止於一端然而感情，則無異的是最主要之點。

爲甚麼人們讀科學書沒有讀文學書那末容易感到興趣？正是所謂「知識的文學」（科學）是教人，「力的文學」是動人。而其所以動人的緣故，也是在於感情的傳達。

舉例來說，我們每天從新聞紙上或者是社會的各角落裡，可以看到類似「阿Q」式的人和事，而在我們的情緒上並沒有什麼反應。但是當我們讀完了一篇「阿Q正傳」，就自然而當的有了反應作用。同樣的，我們看了一段悲慘的新聞記事，充其量不過憐憫或者嘆息，但是我們看了一幕悲劇，或是一篇悲慘的文藝作品，就會使我們感到異常的難過，甚至於和作品或戲劇中的人物有了同樣的感情的激動。這就是由於人類同情性被作者藝術的手法所注入的濃烈的感情的引導，而喚起的感情的激動。

基於上述，我們可以知道，文藝作品裡不可缺的要素，是感情的注入。至少，我們可以知道，沒有感情的文字，不能成爲文藝作品，換一句話說，僅僅有了素材的堆積，而沒有感情的作用，它是和新聞記事，同樣的得不到反應的效果。

至於怎樣的感情，在文藝作品裡才能喚起讀者的同情的效果呢？一句話，它必然是通過了思想的，有着普遍底共通的情緒，從實生活的經驗中所獲得的一般感情。惟有這感情，才是文學中的要素。如果將感情視爲感傷，把某些人的看見春來，唯恐春去，看見秋風掃落

那含滿眼眶的淚水中，也會因而閃出欣快的笑喜。

告訴您：這幾年中，我活委實折磨了我，捉弄了生老病，幼喪，友好的死亡，時代的苦悶，甚至家庭的繁瑣。尤其母親第二次的雙目失明，般般樣樣痛苦的毒蛇時時在侵蝕我，毀傷我，而我呀，却忍受着，抵禦着，用着一股力量，毒蛇的長齒沒有嚙傷了我的身心，反而使我知道了怎樣殺掉毒蛇，這無畏無倦的熱力的淵源呀那還不就是：

友情的照耀，愛的溫暖啊！

告訴您：這幾年中，我曾勞勞苦苦地把許多苦難與煩惱帶給了家庭，在長老的眼中，我幾乎是個罪過難恕的孩子，別人把一些最難堪最醜惡的壞名加在我身上，但我沒有對任誰做一言辯解，毫無驚恐，毫無惋惜地背負着，並且我還覺，那正是堅白的信念的勝利，自己暗慶着。而今，却須求您的了解與撫勸了。

告訴您：而今想起來，這幾年的日子委實過得最有意義，我經驗了許多從不曾料到的痛苦，但同時也懂得了許多從不曾了解的人事。這時代眞是個偉大的熔爐，爲着生活，我已英武地投身在裡面鍛冶過幾年了。當然現在還不能說這幾年熔爐中高熱的鍛冶已把我煉作一塊巨大的鋼鐵，作高樓的鋼骨或作大橋的彈性的鐵樑，但至少我可以自信，可以告慰您，我如今骨肉與心靈的硬度確是比從前增强了許多，並且已有些彈性與韌力了。好，我不是還正年青嗎，仍須鍛冶呀，冶鍛得像您所希望的似的。

告訴您：我每每對鏡自賞，從頰臉的脂黑中充分地透着無限紫紅的生之活力。我每每在陽光或月光中照一照身影，眞欣羨似一株大松的巨幹的壯健，揮揮手臂，覺得有有餘的力量存蓄呢。請安心，莫再爲我的胃病而擔憂了，如今投一塊生鐵到我的肚裡，眞也說不定要消化的。

但是，告訴我：您如今怎樣了？

●智慧杯中的情感●

「能飲着智慧杯中調和的情感，那不是既可慰他的渴念也可激動他的精神嗎」

說起來，我們的愛情，那就是「智慧杯中調和的情感」，所以，我從來沒有嚐出來苦味。

到如今，我們的愛情，直可以解釋做「誠摯博大的友情」，絕不是現代流行的「愛戀」。因爲現代流行的所謂戀愛的條件，我沒有，您也沒有，實在，我們眞也不希望有的。

朋友！——到如今我覺得這是唯一博大誠摯而正確的稱呼。——我們遭歷經了八年時間的錘鍊的「友情」您我自然是應該異常珍貴的我以爲它是我在這八年的崎途上所樹植的幾株友情中最榮華壯健的一株，我不但希望它枝葉蓊鬱，還希望它能開香麗的花，結甜美的果呢！

朋友，在如今，容我再嚶叮一遍：您我彼此間絕不應留存着性別的觀念，因爲友情是能超越人群中任何的藩籬與限阻的。這，我們早已就深切地談過了。您知道我知道，我們的情感調和在智慧的懷中，確然是十分艱辛的。不用說那些重重叠叠的障碍，就是連我們自己，起初也確曾有那傳統的家訓與疑慮的感念作祟在中間。

到底，由于志趣們的一貫與心念的誠坦，所以我們無畏我們勇敢，打破了阻碍，羞退了譏笑，征服了疑惑，使得我們的情感調和在智慧的杯中純淨而豐盈，溫醇而香甘；暢情地飲着，既可慰我們的渴念，也可激動我們的精神。到今日，正宜把我們這純正的友情的種子，播撒到愛我們的和我們所愛的青年好友的心田裡，讓他們和她們同樣以智慧杯中的淨水灌溉復灌溉，使這種子到處繁榮，茁長！

記得吧，當初某次春遊時，我們曾攜手走進一座狹長的崎嶇的山洞裏，到中途簡直沒有了一線光明，而我們又沒有攜帶一匣火柴和一支蠟燭，實在，心裡亦不禁連續的湧起恐怖與遲豫，回去？但回頭看見那黝黑的濃重是同前面一樣的，到此，我們亦只有握緊了手，更一緊了些，彼此用另一隻手握同四下摸索着，摸索着，同時，四隻脚在下面試探着一寸寸移行，移行。到底，我們走出來了，心像塊千斤石一下落了地，彼此望着臉上還不會完全消失的恐怖的色形，與額間瑩晶的汗珠，不禁會心地笑了。我拉您坐在石

葉，而感到自己命運的動搖，這一類要不得的呻吟，也視爲感情，是非常錯誤的事。前面說過：它必須是建築在現實生活裡的，爲一般人共通的感情，而喚起普遍的同情作用。在十九世紀的俄羅斯青年，爲甚麼把巴扎洛夫（屠格涅夫「父與子」中的主人公）視爲他們自己的肖像，奉爲他們理想的人物，那正是由於所喚起的同情係基於當時社會意識的最普遍的感情之故。—完—

春的寄託

和暖的風，陣陣的吹來，夾雜着一些無名的野花香，在原野上東西無阻的馳行吹在人面上怪舒適而柔和，令人神志都不能自主，像美女的手撫摸着，又像是受了催眠術而入了昏迷狀態；這是多麼樣的戀人，這時我站在河堤的綠草上面，尋找着「春」的足跡。

「春」在那裏呢！我的思潮被這問題難着了。

我覺得所謂「春」，那都是寄託在「生氣」上面。一到了春天，那種東西不是生機勃勃的呢！不是都顯出了有生氣的丰姿呢！除非是枯木和石頭。

河中的水，由堅硬的冰漸漸的化成液體，又慢慢的變成深綠的顏色了，輕風過後，上面輕輕的織起了微波，高低自在的蕩漾着，遠處一兩隻白色的鵝兒，游來游去的追逐着，大聲的狂叫，似在召集已失去的同伴，空中的淺藍色的天，白色如棉的雲，堤上的細柳，在水中映成倒影，又是一幅優美的圖畫。

堤上滿生着綠草，已漸漸能遮沒黃色的泥土了，像是一條毯子似的覆蓋着。一排一排的垂柳，已放了綠眼，蓬着頭，像老人，不，老人的頭髮不是綠色的，那麼像甚麼呢？我說不出。堤上的游人，三三兩兩的徘徊着，有的互相談笑，有的凝視遠方，情態各殊，那裏是筆墨所能形容的呢？堤旁有一個村莊，屋後桃樹上滿開着粉紅色的小花，更顯出大自然的美麗了！

若是你把視線放遠一點，可看到一片平茂的綠色，那綠色就是麥田。若再留神一點看，可在麥田的阡陌上，發現三兩個小小的安琪兒，活活潑潑的拉着風箏，風箏上天了，他們都齊聲的歡呼着，跳躍着落下來，他們會互相的吵鬧着，你怪我，我怪你，怪同伴們的不盡力，不同心合作這又不是我們的境界了，我們這樣的中年人，與兒童的心情便不同了。

若是側着耳朵，聚精會神的靜聽，也可以聽到天然的絕妙的音樂，那細而婉轉的一定是黃鶯叫，可是你却不知道它的鳴聲自何處而來，因爲牠的身體細小，而又躲在茂密的柳葉中的緣故，所以你看不見它，這不是有趣的事嗎？有時也聽到嗡嗡的聲音，那是蜜蜂兒的叫，還有那古廟裡傳出來的鐘聲。其他女人尖銳的說話聲，風聲，……也時時的送進耳中。

看了這許多景色，春天實在是一個時間性的花園，那「春」一定是寄託在「生氣」上面了。　麗霜厂　（完）

微醺

鶴父



有人說過，飲酒不必喝得酩酊大醉，祇要微醺便佳可是「微醺」的滋味不能長久，一剎時便須過去了。就有人發明將一隻酒壺帶在身邊，不時的喝着，可以保持着長時間的「微醺」。

微醺的效能，祇是在於似有如無般的迷迷糊糊，一切惱人的事，不感覺怎麼樣的深刻，一切惱人的事，也不感覺怎麼樣的愉快，終久是那麼平平和和的到也合乎中庸之道。

歲暮，由縣裏回來一位朋友，為了旅行便利，全身的衣服之外，別無長物，衣袋裏的統計，除去幾千元的鈔票，便是一隻小酒壺。一路行來，飲酒頗覺自由，因為酒壺裡的酒，喝完了之後，隨時可以增添，講到物資對策上，在他的酒壺方面那是十分的圓滑。

新年幾天間，過着他的所謂的合乎中庸之道的生活下，還是微醺生活，幾千元的鈔票，隨着他的醺意生活過程中，都更換了主人。一直到承認他是主人的鈔票祇剩下小額的三五張的時候，依然不感覺得怎麼的異樣。

縣裏派人催促他趕快的回去，並且取他代為購買的大批東西，他仍就是那麼迷迷糊糊的拉着來的人，到了消費場所裏酒食徵逐的過了一天，連那小額的鈔票，弄得蕩然無存。

晚上，不能再到飯館了，路旁賣炸豆腐的挑子上，冷清清的沒人照顧的時光，他看見了，掏出袋裡的小酒壺，喝着吃着，依然微醺的說着：「這才算有詩意呢」

「微醺」的效能，眞是比「酩酊大醉」高明的多了

發上休息，你卻堅持着說並沒有疲倦，一面拿手絹替我揩着汗珠，一面含勝利之笑說：

「這段艱苦的同行，正好是我們愛情的象徵；再者我們年青，才不過走上這崎嶇的人生路程的。第一段，今天也正好給我們一個深切的教誨！」

我把一顆小石子投到水裡，立刻漾起那擴大又擴大的波圈，漸漸展開到我們的面前，水波蕩漾地觸着岸石婉美清韻地作響。我把一本「悄吟」女士著的，「商市街」趁時投到您懷裡，您忙忙接受，鄭重地翻開，先讀着首頁上我的那段題字。我微笑着說，直視着您：

「這册薄薄的，『商市街』中，却寄著個兩顆青年的心的堅白與愛的摯熱，這裡滿是可貴的生之烙印！我雖慚愧不能比擬其中的『朗華』，但我希望您作第二個『悄吟』！」

等您鄭重地讀過幾頁之後，就毫不遲疑地告我：

「我雖沒有『悄吟』女士的才智　但我却有與她同樣摯熱的愛和堅白的心！」

于是，線線的熱淚，我們不禁興奮地感激流落了。

•愛之箴語•

「愛」穿一身襤褸的灰衣，
終日在田地裡吃苦幸勤。
「愛」拾掇着採集，把包裹攜帶。
彎了腰駝背上的沉重負載。
雖是不足的哺食與慘痛的鞭痕。
這便是「愛」會經要過的惟一薪金。
夜中吻觸一個孩子的病顏，
有一女人微笑在燭光前。

——「愛」桑司台爾作

我永遠崇信這首詩。雖然是短短的八句，而愛之偉大與艱苦的意義，全籠蓄在這裡了。

我早就同您說過：愛是眞實，但您不能先存心取得報酬；否則便會使您感到愛是虛妄了，對於愛的完成，絕不能吝嗇自己的情感，愛給予我們的，不一定是正面的愉快，常常把一些包了痛苦的外衣的幸福給予我們，那我們已該欣變地承受，珍貴地藏在心底深處，讓它支配我們的生活，而所謂生趣所謂憤發，就是這樣發生出來的。

就說您最後給我的那封信吧，照一般說那不必等到看完，就該撕碎了它或者燒掉了它。因為表面上看，您已是在我對結束我們的愛情了，但是，為什麼您還說我總狀地生活下去呢？又為什麼說我們的愛給予您的痛苦已是酬報我的情呢？並且我更會推想到：當您提筆寫那封信的時候，心情會激起從我們認識後從來沒有過的震盪，當以顫抖的手經過幾次的試量才把那信投進信筒時，心情會一下子軟下去，再想把信取出來，但是已經不可能了，只得對信筒發怔發痴地佇立着，最後忍不住落下淚來。朋友，這份心情的灑落，您自己明白嗎？我想不會的，如今，請讀上面的詩吧！它會給您最正確地答釋。同時，我特意珍貴您了那封信的意義，也可以更了解了。

請莫誤會，到如今我仍不是個「唯心論」者，仍然不自欺，也不欺人，幸福與痛苦，誰作了誰的外衣，絕不會騙過我眼光的犀利，我啊，我依如往昔，取我所應取，棄我所應棄，我沒有戴有色的眼鏡，眼也沒有近視，不錯，時光變了，但我仍牢牢地懷着當年我們所結的心志，我還是我呀，我依如往昔！

到如今，我的嗓笑拙得仍舊像烏鴉，沙啞的喉嚨，唱不出什麼誘惑或乖媚的調子。不知您是否變了？假如您已變得變聽畫眉和百靈鳥的歌唱，朋友，那就請另覓所在吧！

不過，我仍然記得您是最愛唱 那薄命女 詩人 的詩的：

「寧願抱香枝上老，
不隨黃葉舞秋風！」完

失業

左拉著　陳新如重譯

今天的晨曦裏，工人們照例地走進了黑暗的工廠，在工場的每一個角落裏的機器，都靜靜休息着，一點沒有聲色，露着細瘦的機件。這屋子裡充滿了毀滅和沉悶的空氣，都在感覺到悲切似的，不像往日，機器在轉動着，使得全屋子裡的工人們的心，像機器的輪子一樣的生氣勃勃。

在一間很小的房子裡走出一位滿面愁容的廠主，他很頹唐的向工人們說：

「我們的朋友；今天我們祇好停工了……各商家現在沒有來定貨的信，退貨的信件却是不少，這樣的時候我祇好，等現存的貨物，對付一期再說，在去年，十二月是貨物銷路最旺的時候，今年可是比往年不同日而論了，就是幾家殷實的工廠，鬧着停工的也不少……在沒有辦法之中，我們也祇好休息了。」

他望着那些工人們都面面相觀着，我看你，你看我都感到有失業回家的害怕，也許明天就會有挨餓的恐怖他所說的聲音，也漸漸的底下去繼續的說：

「我現在痛苦極了，我老實的說，我的地位已搖動比你們還要可憐，在這一星期之中，我已虧蝕了五萬法郎。我現在就是一個法郎也沒有我恐怕事情擴大，我不得不停止工作，而且所有的債，到十五日都到期了，到那時不知要遭到怎樣的地步。這些事情我開誠公布的對你們說，我完全把你們當自己的好友一樣，明天說不定為了債務在法院裏訴訟，我祇好遭着吃官司，我們也努力的奮鬥着，在這個年底我也想幫着你們過去，可是現在不成了，我完全失敗了倒了台，沒有能力再送麵包給別人了。」

他說完了話把手伸過來工人們也都默默的伸出手來和他拉手。他們都在工場裏留戀了幾分鐘，很看着這些機器都身在這悲哀的空氣裏，自己結實的拳頭，已不能去打鐵鑄的板子了，像法官判定似的在這星期中，就有二三十戶人家要挨餓了，男工到底是男子較為能忍着悲，他們說：「不會餓死在巴黎的。」可是女工已忍受不住了，眼睛裏都有晶晶的淚水，要流出來了。

工人們和廠主握手以後看到這一星期之中，也許為了這意想不到法不幸的事情的壓迫，廠主已削瘦了許多一個背影在小門中發沒了。

剩下來的工人，也一個個魚貫着退出去了，心坎都壓着一塊大冰塊，喉嚨也響起來了，和那一點沒有聲響死去了的機器一樣的靜默。

工人們他們走了一個星期，他們想找點事情，無論是做粗做細，不管是重工輕工，甚至是有性命危險的，祇要有工作做就成，在馬路上在小巷中都挨門敲戶的去請求工作，但，人家的門總是搗不開，甚以有的工人願意做辛苦的工作，祇要半數的工錢，可是總沒有找到，現在是真正的失格，失業已多麼恐怖的事件，同時那可惡的錢，都不肯往他們的袋中去，不知都逃到那去了。

一星期以後，什麼都完了，這許多工人都飽受了失業的痛苦，終日的奔走，還是弄到悲慘的環境中，沒有好的結果，在兩天的旁晚的時候，還在這座巴黎城裏，看上去像在爛泥中一樣，他也不覺到在雨　肚裡的饑鳴很清切的呼吶，他站在萊茵河的石欄旁，看着河裡的水一捲捲的浪花向橋腰打來，衝突的結果漸成四散的水珠繼續怒號着衝過來，他呆了一急自己想站在這裏幹嗎？還是回去吧！

不多時，雨倒不下了，珠寶店裡的霓虹的電燈，已發光，從玻璃中透出珠寶的光彩，要是他能進去，將玻璃打碎，抓一把出來，足夠當他幾年的食粮，往店舖裡的廚房中，從白色的紗簾中可以看見許多的人在那裡吃飯，他急急的走，向巴黎的郊外走去，沿路上看到許多燒肉舖，豬肉店，點心店等都是很有意味的陳列着，這是在繁榮巴黎的富有，巴黎的豪華。

當早起出來的時候，妻和他女兒都在哭，他答應她們回去時一定能帶麵包回去現在天還未黑時，他不敢回去，回去的時候說什麼呢？還再去騙他們嗎？一路走一路在想，再叫她們忍受一天嗎？但不可能的了，自己倒還可忍受一點，妻子和女兒本來是病着的，現在再不能忍受的了。

他想到還是討飯的法子可是他一見先生太太們，自已將鐵鑄一樣的手舉不起來向闊先生及太太們行乞，喉嚨裡的嗓子也像斷了聲音帶說不出口來，他呆呆地站在路旁，行路的人，從他那饑黃菜色的臉上看來，都以為他渴醉了酒，都很小心的從他的身邊走去。

他的妻子穿着那印花布的衣服，也走下樓來，她的女兒已經入睡了，她那已經餓得削瘦的身軀，站在寒冷的街道中在發抖。

整整的一星期以來沒有工作做了，屋子裡的東西都經已送到當舖裡去保管了，連床墊上的羊毛，昨天也給買舊貨的收去了，現在所剩餘下來的，祇有一塊掛在窗口的一塊白布，為的是恐怕孩子的咳嗽要厲害，用它來擋風的。

她早就想自己應該去想

命運

·莊玉倩·

是沒有月而繁星閃閃人聲靜寂的午夜了，無情的時光依舊向前一段一段細滑着半秒也不休息，小室中的燈光落在她所坐的桌上，明顯的映出了一個微亮而平淡的圓圈，在這圈外的一切都是暗淡的，空虛的，毫無生氣的，時鐘一秒一秒地只管輕輕的，緩緩的單調地奔走着朦朧地伏在桌上的她，這時似乎在做夢一樣，她現在沒有需要，她不再需要別的東西了。

「噠噠」是誰在外面敲窗子呢？這噠噠沉重不安的響聲把她夢一般的幻樂消滅了，正好似影幕上的圖畫忽的移去了一般，到底屋外是誰呢？她不問，她的心裡現在充滿了不堪形容的遲鈍和恐怖，她感覺到無邊的驚駭她似哀啼在悽慘鬼魅的懷抱和黑影閃着僵尸的環境裡。

「噠噠…」沉重不安的敲聲總加敲的緊迫了「喂！命運腳下屈服着的可憐人們！不要畏縮害怕吧！趕快出啊來，這是命運帶了牠的魔法輪來了出來承受吧！」

這又是誰在喊呢？

落打了一個寒戰，但並不是冷，她是不知道這沉重的敲聲和洪亮的呼聲，她給帶來的是喜是憂，是憂還是憎吧？她不由的起了一種思想：「誰敲我的窗呢？」同時意外似乎便會有一個冷淡得幾乎聽不見的回聲是：「命運」了，她終在你到一秒鐘的間隔中，無條件的，默默的由命運手裡接過一擔最重的愁緒和兩眶滿滿的淚水，她是世界上一個最弱，最無能的啊！她被命運踏在愁苦的深淵裡了，沉下，沉下，一直不住地向下沉着，唉！誰來救援她啊！她真是世界上可憐的孩子！

「噠噠」聽！這是誰敲誰的窗子呢？可怕呀：這不一定誰給帶來的喜或憂呢？

點法子，她對男人沒有說過，但現在失業的痛苦給她們還苦十倍與他們，有許多的女人每天晚上不息的在哭着，她曾經見一個呆立在街頭，一個是自殺，一個是失蹤了。

她還總算是一個幸運者她的丈夫是不會喝酒的，要不是這個年頭，她們真是能很快過過日子的，現在連欠賬，的信用都沒有，麵包店裡有欠賬，菓子店裏有欠賬蔬菜店裏有欠賬，害得連他們的門口她也不好意去走過今天也曾經去過她姊妹的家裏，是想去借一個法郎，不想她妹妹家裡的悽慘，比她的家裡還要悲傷，她情不自禁的哭了起來，她姊妹倆擁抱成一團，哭成像一隊淚人她隔走時還答應妹妹，假使她自已的丈夫能辦點東西回去的話，她會送一塊麵包去的。

天還在下雨，丈夫還沒有回來：她站在門外也不進屋子去，豆一般的雨點，向着她打來，落在鞋上濺成細細的珠點，有的向她的衣服裡鑽進去，有的時候，她也覺得不耐煩似的，冒着雨走到馬路的終點，遠望着她所等着的丈夫有沒有回來，馬路上沒有她的一個人，她就回來，衣服已淋濕了，用手抹去頭髮上的區、但還忍耐着等她丈夫的回來，身上反在發熱，整個身體在搖動着。

馬路上幾個往來的人，向着她的身旁走過，她將身軀緊縮着，恐怕碰着了別人有時她感覺到路過的男人的眼睛注視着她，使她的臉會發燒，好像巴黎全是神一樣了，它的馬路，水泥 車輛等似乎聯合的要把她丟在河裡去。她現在是「苦無可告」者的可憐虫，在她的眼前走過一個麵包司務，她又聯想到了睡在樓上的女兒了。

她的丈夫總究被等到了，從遠遠的地方，她見到她丈夫像醉鬼似的一拐一着地走來，她急忙跑過去扶着她丈夫，吞吞吐吐的問「怎樣了？」

他也不回答，祇是低着頭，往樓上走，臉色已白得像一張紙。

樓上的孩子也醒來了，正對着那支將滅的洋燭注視着，她還不足七歲的人，但不知爲了什麼奇怪的或過意傷悲的樣子，臉上已有很多的皺紋，像個五六十歲的老太太一樣。

她睡在一個木箱所拚成的小床上，她沒褲子，赤着腳，如乾柴一樣病態的小手，抓住那胸前所熱的那條破布。她感覺到心口頭像火一塊的在燒着。她也很希望這些熱度用水來壓制他。她嘮嘮嚨嚨的在想：

她自落地後，從沒有拿過玩具，她也沒有進過學校老是沒有鞋子穿的，記得她在更小的時候，母親曾帶她出去玩過，現在這環境和她離得太遠了，她感覺心裏壓着冰塊似的，吹了一口氣，她也覺到沒有快樂的時候，挨餓是有她的份。

她有點像位置在深淵中慢慢的下去，但他還不曾明白這個緣故，大家爲什麼要挨餓，她也曾餓成不吃東西的習慣，但她太小，沒有成功 她想長大了以後才能知道，現在的母親一定知道，祇是不肯說便了，她想問她母親，「是誰把我放在這個世界裡，叫我挨餓？」

同時這間屋子裡的一切都很難看，她看到那窗口的一塊白布 正隔風飄揚着，牆壁上一點沒掛或貼的東西這屋子裡的一切，都給失業的刧運所充滿了侮辱，和羞辱，似乎做了一個夢，好像屋子裏的傢俱全部換了新的了，她再合上眼睛去尋找這個夢，燭燭的亮光，在她的眼前映成一個金光輝耀的大圈，她想往那裡奔去，忽地吹進來一陣冷風，她的咳嗽又不斷的咳起來，她的眼睛裡也掛上水淋淋的珠淚了。

以前祇要她父母剩她一個人在家的時候，她很害怕現在她不然了，怕與不怕，在她的靈感中已感到一樣的了，因爲她從昨天起兩天來已沒有吃過東西，所以當她的父親或母親下樓去的時候，她反而覺到高興了，父親或母親回來的時候，一定有麵包帶來，她可以切成一塊塊的小麵包，可以慢慢的吃還可以將麵包當玩具。

母親和父親先先後後的回來了，隨手關上了門，她對他們手裡看了一看也沒東西，也沒有聽到他們說話，心裡有點覺得奇怪，她停了一會忍不住用哨啞的口調說。

「我餓了！我餓了！」

她父親坐在屋角上角黑暗處，兩只手捧着頭，身體一動也不動，好像被人制服後的黃狗，有時頭部微微的震動，連帶着微細的綴泣聲，她母仰着頭，看着天花板，面額上有兩條亮晶晶的水痕，她走過來叫她重新睡下去，將屋子裡所有的一件衣也蓋在她的身上，叫她乖一點，快點睡熟罷。她凍得紅臉紅手，上下的牙齒不斷的合打着，胸口的咳嗽越發厲害，突然，她很猛勇的站起身來用小小的手緊住她母親的頸項，很鄭重的問：

「母親，你說，我們爲甚麼要挨餓？」

完

夜曲

道人

命運的火光，
在微微一閃，
——象徵着無語沉默的掙扎，
沉默；
它織有怒潮般的激情，
旅人喲！
當夜風顫顫地叩着古朽的荒塚
天雲慵懶地倚着茫茫的山嶺，
悒鬱着層層
平添了夢夜的悵惘。
旅人喲！
收起你的愁怨吧！
讓長夜的寂寞溫絮你枯淡的心泉，
讓底溫的季節充實你無際的幻夢，
看啊！
遠村斜月迷離，
藍空星芒微笑，
它們永遠；
——永遠撫慰你無際的凄涼。

婦女與家庭

關於照相的幾句話

請不要猶疑地留下妳底倩影

在妳底臥室或是寫字臺的玻璃底下吧

余和

照相，這是多麼普遍而被人熟悉的兩個字呀！在街上有的是照相舘，在每一個家庭裡，不論在你的牆上或桌面的玻璃版底下，都可以隨便地看到照片的，同時它還是一個被人所喜歡的點綴品呢，尤其少女們該是多麼地喜歡着它呢，現在讓我給你們說幾句關於照相的話吧。

假定你的屋子裏正掛了你自己一張照片，並且這張照片不是近來所拍的，那麼，我可以臆測地代你申說你還沒有把它更換一張的理由：第一，你喜歡這一張照片，因爲它的設色的技巧，十分高妙；第二，它的陰面和陽面，劃分得清清楚楚似乎像你的一尊立體塑像，而不只是一張平面照相；第三，你覺得你留在這張照片上的影子的姿勢，委實太自然了，並且，傳神的眸子，含笑的口角，使得你愈看愈愛，而感到你自已的美，似乎反有幾分及不上這肖像的美。

也許上面的理由並不能成立。不過我還可以猜上一猜，你愛這張照片要不是爲着紀念你從少年時期轉入青春時期，就是爲着當你拍這張照片的時候，一定有什麼特殊的原因，這種原因，你現在想去是值得加以回憶，而大有紀念價值的。

然而無論如何你總該把它換下來，另外鑲上一張新的了。這不是說你最近所拍的一張照片一定會比較這一張更好，也不是說你可以貶低這張含有紀念價值的照片，而隨便更換一張新的。珍藏舊照片，張掛新照片的唯一理由，僅是你必須這樣而已。

在你的屋子裏，你喜歡有幾件新的東西，例如一把新茶壺，或者一個新花瓶之類。在你的書架上，你喜歡有一兩本新出版的書籍或雜誌。在你的抽屜裏，你喜歡有一兩匣胭脂或粉類。在你的身上，你喜歡有一件新的大衣或一雙新的皮鞋在你的頭上，你喜歡有最新式的鬈髮。在讌會席上，你喜歡有幾個新朋友……

並不是有了新茶壺，你就不要舊的；並不是有了新朋友，你就捨棄舊的。雖然新的未必一定會勝過舊的，可是無論誰都正在希望濟逢新的命運踏上一個新的階段。

現時代的生活，衣食住行都是現代化的·現時代不就是新時代嗎？你肯承認你不是新時代中的一員嗎？

既然你正在展開你的前程，運用新思想，創造新環境，你就得在牆壁上掛上了你的新照片。在這照片上，你正看了最新的衣服，留下了最新的影子：照片上的你，正是現在的你。你在現在的環境之下生活，看見你新近所拍的照片，無異對着一面鏡子，照見了你的影子。在鏡子裏，你所能照見的，一定是現在的你，決不是過去的你。假使你現在的身體是健康的你所照見的影子斷不會形容憔悴；假使你現在的身體是肥潤的，你所照見的影子斷不會骨瘦如柴。

所以，即使你最近所拍的一張照片，及不上牆上所掛着的一張那麼悅意，你還是除舊更新的好，因爲你必須看見你的照片，猶如在鏡中照見你的影子。

當你在十五歲之前，你的照片固然在眉目之間透露出活潑的稚氣，但是，現在你的照片已經換了一種姿態與神氣了。如果你以爲掛了你在孩童時期所拍的照片，足以使得你的精神受到感應而影響你在外的表現，那麼你大概正還在變着你的小泥人，而並不感到你的情人更比它有趣一些。如此你感到青年男子的可愛而已經疏遠了你的小泥人，那麼顯見得你已經離開了兒童時期，那時期的照片，對於你現在的生活，似乎全然不會有什麼感應的了。

但是，假使你說你近來所拍的幾張照片，沒有一張能夠勝過牆上的，那麼你究竟應該怎樣——永遠

治安强化聲裏

婦女之勤儉生活

譚馥

治安强化運動第四次又隨時代的演進而產生了，於此大東亞戰爭之時期內，治安强化運動是有更大的使命的。在此重大的意義內每個華北的民衆都有推進的責任的；爲了全華北的治安及未來的發展，人們都應負起這大的責任。但若使推進得更有力。收獲更大的效果，那麼喚醒民衆對此運動的了解是必要的。

過去三次治安强化運動雖有大的收獲，但只是部份的，而距全面治安，尚有相當之距離。故於此全華北的治安聲中，是要全民衆的了解和推進的，以此大的協力而促成華北整個的治安，這當是不太難能的事吧：是以婦女們也有重大任務，對此全民衆安樂的努力

東亞解放，勦共自衛及勤儉增產，是此次治安强化運動推進的三大目標，故欲完成此三目標必對此有澈底的了解和認識，方有推動的能力。

婦女爲家庭之中堅，也是家庭的調理者，而家庭又是社會國家的基礎，以先治本而後治標的意義下，那麼治强運動的進展，家庭實佔最利地位，而家政的負擔者婦女是這運動更重要的一員了。

妳有一分能力當貢獻一分；能盡一分責任而盡一分責任，妳們應認淸敵和友，判明妳們應當之驅向，避友近敵，那是最危險的事也是最愚蠢的行爲，不要以一己之利而捨棄了大家幸福，更不要以小惠而捨棄了妳們的明晰眼光，當把住是非屈直，而放妳的脚步。

於此戰時下，物資是需要大量的。可是我們應怎樣能使此物資敷用呢！在經濟封鎖的政策實行下，這必須滌淸平日的浪費和奢侈放棄一貫的享樂，以完成此勤儉增產的原則。所以在此時期下勤儉是日常生活的銘言了！這不但要一洗往日的豪華和舒適，而且應力救節約和克苦。方可收效於萬一。

主婦們，妳們握有家庭禍福的能力，妳們必須養成，領導勤儉的典型人物。讓妳們的一雙手造成一勤儉的家庭和克苦家庭中的每個人那麼妳將是個偉大的女性！也是時代需要者。

婦女論壇

把留的一張留在牆上，還是從今以後不出入於照相館的大門？

從熟能生巧，巧能生自然的一點上着想，你近來所拍的照片，不能够使得你感到滿意的理由，或者正因爲你近來不大在照相館走動，所以你留在照片上的影子，很不自然，也很不惹眼。

就銀幕上的明星而論，好萊塢曾經有幾個女明星因爲第一次對着開麥拉，缺乏經驗而遭受挫折的。你的照片的優劣，固然和攝影人的技巧是否優秀成爲正比例，但是你自己也得負擔一部分的責任。無論你的形體的美足以引起任何人讚賞與否，這對於你的照片優劣，幾乎並沒有了不起的關係。假使你美得和天仙一樣，你並不能擔保你的照片也美得和你的形體完全一樣，除非你常常去拍照，看見攝影師身邊的攝影機，好像看見一個蒼蠅，半點也不以爲奇。

很有幾個年輕的女子在她們的照片上顯的很美，不過實際上她們的美並不在你之上，這自然會使得你感到驚異的。她們有什麼秘訣？她們的秘訣，說起來毫不動聽，只是她們常常在照相館裏跑進跑出而已。

因爲她們知道她們的美不能勝過你，但是她們偏要同你比上一比，於是她們認眞地去拍照，一張復一張，直等到她們發現她們所留在照片上的影子，的確比你所留在照片上的影子美一些，她們纔志得意滿地把它掛在牆壁上。非但如此，她們並且樂於把你的照片掛在她們的一旁，目的是在於從旁人的鑑賞之下，聽取有利於她們的批評。

當她們偶然不信任她們的照片的時候，她們又要跑到照相館裏去了。如果她們所拍的照片依然很美她們又可以自已安慰一番，得意一回；如果所拍的照片忽然走樣，她們又要一張復一張地拍下去，等到再發現一張認爲滿意的爲止。在這種情形之下，她們的拍照的經驗，與日俱增，對着攝影機，自然再也不會有什麼裝模作樣的姿態，和勉强做作的表情留在她們的照片之上了。

攝影師的心理，大概正和其他藝術家的一樣。他們喜歡把十分美的目的物，攝到底片上去，使成爲一張十分動人的照片。凡是常在他們的攝影機面前坐立的顧客，差不多也就是他們所最歡迎的顧客。這種顧客既然能够行所無事地在攝影機前留影，攝影師所獲得的成績一定容易感到美滿，並且他們可以儘量利用他們的技巧，把這種顧客的照片錦上添花地處理得更美麗動人一些。

話雖這樣說，不過我並不會得了攝影師的賄賂，存心想同他們推廣營業，和招徠主顧。假使你疑心我，那麼這無異是一種危險。

因爲攝影是一種藝術，並且也是一種消遣，所以會攝影，和自備有攝影機的人，正不在少數。說不定你的情人正是一個愛好攝影者，並且他最近買了一架精緻的攝影機。

我告訴你，也許你還沒有見過他所買的攝影箱，但是，當你見到它的時候，他準定會要求你，要代你攝一張照片，在最近的將來，他一定會對你這樣說：

『你不要以爲我這攝影鏡箱沒有見過世面，至少它已經看見過王府井的夜市，交民巷的晨景，電影院的建築，和書畫家的筆跡，除此以外它已經熟識我們一家人，和我幾個朋友，今天，我知道它能够認識你是很幸運的了，請你就這樣的站着，讓我叫它張開它的眼睛。』

你必需明白他所說的完全是眞話，一個自已備有攝影鏡箱的人，他的攝影技術大概總是相當高明的，你的情人既然能够在王府井攝取夜景，並且在交民巷攝取晨景，他的攝影的技術，已經不問而知是修養有素的了，否則他決不敢帶了他的攝影鏡箱跑到你面前，要同你攝一張照片。

他要同你攝一張照片的目的，不外乎二種原因，第一，他已經利用他的攝影鏡箱，攝取幾張風景照片，也攝取了幾張人像照片，成績都很不錯，所以便跑到你的面前來顯一顯他的身手；其次，假使他同你攝了一張照片，而這張照片能够使得你感到滿意的話，那麼你們中間的情愛，又將加深幾分了。

他對於攝影的技巧已經有一點

晴雨預測法

一•夕陽西沉，天雲帶赤色，次日必晴。
二•夕陽色帶青白，次日必雨。
三•太陽四周，現一抹黃霧，將暴風。
四•日初升，天赤色，次日兆晴。
五•天氣不佳，見有月暈，晴日而有風。
六•日初沒，東方帶濃赤色，有颶風。
七•朦朧黃霧，西方帶紫色，天晴。
八•日初出，西方濃雲密佈，是日雨。
九•太陽格外光輝，爲天雨之兆。
十•太陽赤色，爲晴天之兆。
十一•天晴氣爽，有日暈，天雨之兆。
十二•天堂上而帶赤色，則爲風雨之兆。
十三•旭日引水時，夜前必降雨。
十四•當旭日初升之時，太陽被雲蔽住、西方呈黯澹之色者，必定是雨天無誤。
天。
十五•日出之際天氣晴，其後蔽於雲，旣復晴，則夜前必雨。
十六•夕陽帶濃黃色，爲風之兆，帶灰黃色，定爲濕天之兆。
十七•日暈生於太陽之周圍，爲暴風之兆，三日間，其風必由照射最光輝之方向襲來。

（完）

給主婦們

•••春寒病多宜注意兒童健康•••

有人說，春天是最容易得病的季節，這是一點不錯的，因爲春天時暖時寒，對於抵抗力薄弱的人，的確是很能在不知不覺間得到病症，尤其是兒童們，茲據內科小兒科專家林葆駱大夫說：「兒童是將來社會的柱石，國家的棟樑，所以要使兒童個個健康個個成長，一方面固然要注重自然的發育，一方面更要預防潛伏病症的發生與研究現有疾患的根治，但是現在我國衛生知識尙未普遍，尤其是一般年輕的母親們缺乏育兒常識，因之往往把自己寶貴的子女給耽誤了，這是多麼可惜的事，所以做父母的在處理其他家事之餘，對兒童的寒熱疾病是應該格外小心的，尤其一到了疾病的時候，就應該去找可靠的大夫，和設備完全的醫生或醫院去治療，切勿漠然視之。」云云。這的確是知理名言，我想林大夫是東京帝大的畢業生，同時他過去的成績，與診查病症特別細心的一點上看來，對兒童病症是很關切很有經驗了，所以他之這種說法，當然也是重視兒童的最好證明了，因之筆者，就拿「要使家庭幸福，須先注意兒童健康」這句話，在這春寒病多時候奉獻給一般主婦們。

（完）

婦女與貧血

女人顏色蒼白，易於心跳或氣喘，是即貧血之徵，貧血人之血液成分，不如健康人之充足，抵抗力亦弱，故最易罹病，貧血之種類甚多，有因造血機能的障礙而成之先天性貧血，及因重傷或出血病而成之出血後貧血，有因水銀，砒素等之中毒，及結核寄生蟲等毒素而起之中毒性或傳染性貧血；有因食物缺鐵分而起之食事性貧血，更有小學校一二年生神經質之童兒所患之學校貧血等。

其以疾病而生之貧血，第一應行治療，第二，應借藥物食物漸漸補給鐵分，據最近對於貧血性婦女實驗之結果，謂僅施以造血劑，不能有效果，須併用維他命D以佐之蓋鐵分之代謝，須用充分之維他命D，近日已有證明，至攝取維他命D之法，則以日光浴爲最易，此一般所應注意者也。

經驗，也有一點把握了。但是你沒有一點經驗和把握，能够擔保你將有一個倩麗的影子留在他的攝影鏡箱底片之上呢？

如果你常常出入於照相舘的大門，覺得被人攝影這件事，委實平凡得和着衣吃飯一樣，那麽你儘可以坦然自若地回答他：

『好的，就這樣拍一張。』

要是你覺得被人攝影這件事是一件不容易對付的事情，你的回答便不會這樣乾脆。你的心裏有一點害怕，唯恐你將有一個很不好看的影子留在他的底片之上，於是你說：

『慢點，讓我想，我這樣站着的姿勢好不好？』

『很好，』他說。『就這樣站着請你不要動。』

他請你不要動，你最好依着他的話，暫時呆一呆。在幾秒鐘之內他的工作便可以完成了。

然而你偏不肯聽從他的話，因爲你的心在震盪着，你的眼珠子在目眶中閃動着，你伸出舌尖潤一潤嘴唇，並且你還裝出了一副不自然的笑容。

『我不動，』你說。究竟就這樣好嗎？否則還是停一停再拍！』

『不，』他將回答你。『現在的光線眞是再好也沒有了。你不要動——不要說話。靜！』

奇怪，愈是他請你不要動，愈使你手忙脚亂，忽然你又伸起兩手摸摸肩膀上的衣服，並且說：

『我的肩上的衣服是平貼的嗎？』

『沒有關係，』他說。『請你就這樣子靜一靜！』

「假使你要代我拍「張全身照片，你說，「你覺得我的一雙鞋子怎麽樣？它們在照片上不會顯出一隻大，一隻小的樣子來罷？」

他的目光或者正集中在對光的一塊玻璃上，看見你依然說話，使得他不能捺動快門上的開關，只得再叮囑你說：

「無論如何請你靜一靜，讓我好叫我的攝影鏡箱張開它的眼睛。你不要十分顧慮你的衣服或鞋子，因爲這些都是無關緊要的。萬一你所留在照片上的影子。顯出一隻鞋子大，一隻鞋小，我可以單把你的上半身放大使成爲一張美麗的半身像。但是，假使你不住地在動，不停地在說，我眞怕我所拍出的照片將不能拿來見你了。」

這眞是他所給與你的最後的警告，並且，因爲你屢次在把身體移動的緣故，他已經差不多不能擔保這張照片的成績會怎樣超特了。

他要代你攝一張照拍的時候，你們的一番對話是否如此，這是無從預測的。不過，要是你並沒有常常置身於攝影鏡箱之前的經驗，即使你聽着他的話，暫時靜一靜，呆一呆，並不擔心你的鞋子或撫撥你的頭髮，所攝成的照片，却也未必會使得你同他大家感到滿意。

市面上有許許多多的電影明星的照片，可以告訴你怎樣才能叫人家代你拍出美麗的照片來。除掉市上所有的電影明星的照片之外，你還可以在各種畫刊上看見她們的倩影。無論她們在火爐一旁或者在風扇一旁，在樹蔭下或者在草地上，在進食或者運動，她們的照片幾乎沒有一張不姿勢優美，神態自然。她們很知道她們的美的特徵，並且知道怎樣才能使得她們的美的特徵被攝到照相上去的方法。因此，她們中間很有幾個人的側面影子多於正面影子！露齒而笑的影子多於莊嚴肅穆的影子。她們一看見攝影鏡箱，差不多不用攝影人去招呼她們早已準備好了。

如果你承認她們的確有這一種經驗，可以希望她們的每一張照片總能够顯示她們的美的特徵，那麽我又要勸你勸到照相舘去走動走動了。在上面，我已經說過，假使你疑心我存心替照相舘廣告，這是一種危險，但是，這種危險是什麽？

小語

愛情是最神密的，神密得難以捉摸，它嬌柔得像個翡翠製成的安琪，妳不能觸傷它一點，雖然妳覺得很細微的一星星，在無意中刺了一下，那它會沉澱下去，頹傷得再燃不起榴花樣的閃耀。

愛情好比一座出美的園，那裏充滿着信任的光，開着眞誠花，結得諒解果，還有寬大樹，忍耐草，和智慧林。

切記猜疑和嫉妬怨恨是愛情的阻碍。

要解釋這一點，我不得不承接着上文，繼續講一講你的情人代你攝了一張照片之後的情形。

當然他乘興而來，本來希望把你的美麗的影子，攝在底片之上，然後曬出來細心賞鑒，並且送幾張給你讓你佩服他的攝影的技巧。然而他的希望能否在攝影鏡箱之前鎮靜自然。假使你的態度是侷促、笑容是勉強的，表情是呆板的。這就壞透了。

他既然買了一隻攝影鏡箱，自然他已經有了一種喜歡同人家拍照的習慣。他同你拍照，也會同其他的人們拍照。有一天，如果他發現他的一個女朋友所拍的一張照片，比較同你所拍的顯得美麗而自然的時候，於是他也許要這樣：

『我不得不更換我的戀愛的對象，這位朋友的倩影，比較我的情人好得多，並且美得多。』

無論他的思想會不會成爲事實對於你總是非常不利的。這就是一種危險。

反過來說，倘若你在底片上所留下的影子，能够使得他感到滿意他所想的大概是你同他將來在結婚的一天的攝影：

『她眞美，要是她着了結婚的禮服，豈不更美？並且她將站在我的一旁。我是她的丈夫，這眞是值得誇耀的。』

這樣，我可以擔保你不久就會遇到可喜的事情了。然而我總得先問你：你有一張新的照片嗎？

『有的』我願意你這樣回答我是的我知道你一定不會說沒有。



建設快樂家庭必須條件

一個家庭的基礎是建設在夫妻的和睦，夫妻間如不能和睦，家庭就會發生動搖的可能，可是夫妻失和的主因是很複雜的，但其中最主要原因還是在雙方夫妻不能了解自己的責任的居多，這是現代的新夫妻最容易發生的原因，因爲現代的夫婦們結合，多偏重於愛情方面，夫婦們的愛情固然是主要的，但是愛情不足以維持家庭失和的禍胎，夫妻間有純潔的愛情以外，還需要責任的問題。就是明白的說；假使夫妻們每天祇是談情說愛，不拿出自己責任來供獻給家庭，也是不行的。男的當然除掉憐惜女的以外，自己的責任就是供給家庭中所需要的一切。在女的除去安慰男的以外，自己的責任就是整理家常事務，關心家庭中夫妻父子間的飲食衣服等問題，所以夫妻間的愛情是精神方面的產物，必須現在物質上的，用物質來調和，可以免去有發生衝突的危機，還可以保持永久的愛情，也許有許多的夫妻是偏重於物質的責任若男子專以金錢來豢養女子，或妻子則專爲家庭雜務而忙碌其中夫妻間却無真正愛情，這也是失去夫妻正式的意趣，因爲這種夫妻祇同在形式上，實非真正同心永愛的終身的伴侶在夫妻間精神和物質雙方都顧慮到後，纔可成爲終身的美滿的伴侶，要成終身美滿的伴侶，我們唯一的辦法，祇有檢點雙方個人的平時的態度是否合適於雙方的環境，所謂雙方的態度現在分寫在這裏，作爲新時代夫婦的借鏡。

關於丈夫方面的

（一）男子是家庭經濟的生產者，負着重要的任務。一個家庭中的經濟支出，當然以儉省爲上策，但在現代制度之下，女子經濟尚未獨立的時候，在家庭中男子是要負整個的責任，男子對於女子在經濟上的要求，如是正當的需要，極不可吝惜的，因爲女子經濟既然不能獨立，如若男子不去供給，這是極難堪的事，假使一時不能得着丈夫的供給，而又不好意思索取，這樣在精神上是很痛苦的，並且大多數的女性，都喜歡儲蓄的，將平時所儲蓄的錢以防將來有正當的急用，救濟將來生活上種種的困難，這也是女子的美德，男子是要鼓勵女子努力的去做。所以男子在可能範圍之內，應該給予女子經濟上的自由，千萬不可太苛刻於女子，但過越的放縱也是不宜的，因爲女子虛榮的居多，會把汗血的金錢去化在無益的消耗中。這點也是切實注意的。

（二）婦女在家庭中所負的責任，如料理家務等等，男子不可以任意的去干涉，好像有點剝奪他的自由權。夫婦在家庭固然要互助，但也須明白各人的責任的界限，就是說各做各人的責任，各盡各人的義務，譬如說，丈夫在外的事務，做婦女的不論是怎樣的能幹，當然不能越俎代庖的，做丈夫的也一樣家庭裏的事務，既已完全交給妻子的去負責，當然讓做妻子的自由去做，決不可強制的去執行，因爲這是剝奪女子的主權，很能引起糾份，這點做男子的應該注意，但是女子處置不得法的時候，大夫應當去協助她，或去鼓勵她，袖手旁觀，做丈夫的當然也是不應該的，但做女子的也不宜過越自主，不受丈夫的規勸，這樣漸漸的養成自驕的習慣性，也是不應該的。

（三）以往有許多的男子，往往在外面受了氣回家，專在妻子的身上發洩，好像妻子是丈夫的出氣洞，這是男子的錯誤，就是在外面受了很大的刺激，可以向妻子訴說委曲，做妻子當然會來安慰你的，你當妻子是出氣洞，這成什麼話，就是做妻子的有了錯誤，也宜以寬大爲懷，給予妻子自新之途，不可過越苛責，因人類是有靈魂的，人類是要互相原諒的，妻子有錯誤，做丈夫的應該去婉言的規勸她，使她改過自新，同時做男子的平時看到妻子有很小的錯誤，應該來原諒她，千切不可吹毛求疵的去找妻子的錯誤，做男子的極宜寬大爲懷，諒解妻子的過失，安慰[illegible]悔這是做男子的必須要修養到的程度家庭間的和睦都建礎在這裏。

（四）夫妻間的愛，是需要永久的。有許多夫婦在未結婚的時候感情是非常和洽的，一經結婚以後時時發生口角了，這是一件極危險又極不當的事。考這原因，大都在未結婚的時候，男女雙方都是謙和非常，你推我讓，都是客客氣氣，到結婚以後，這客氣就沒有了，我記得新近有一個平時極有自主成見的朋友當和未婚妻未結婚的時候，處處以未婚妻作爲其中心點，事事以未婚妻的意思爲意思，我們詢他的態度和志意爲麼變成這樣，他坦白的說：「在未結婚的時候，應該委曲一點，等結婚以後，當然要拿出丈夫的尊嚴，決不可再來委求於妻子了。」這話眞是現代夫妻們的老實話，有許多男子對妻子都是這樣的對付，所以現代的夫妻反目比以前要多了，因這是錯誤的，凡在夫妻之間，在未結婚的時候，因當客客氣氣，在結婚以後，也應該客客氣氣。所謂夫婦如賓如友就是這個意思，做丈夫的千萬不可在結婚以後，就拿出丈夫的尊嚴，對於妻子時常客客氣氣，將自已所愛她一切，都須要表演出來，溫和的去待妻子，這樣夫妻間的愛可以永久維持了。

（五）假使夫妻間已有了孩子的話，做丈夫的也應當留意自己對

肺炎之預防與治療

家庭衛生常識

病因與分類

當肺受了一種刺激以至於發炎的時候，我們就說這個人是得了肺炎，最平常的刺激是微菌，醫生們常是按着病菌的不同，以分肺炎的種類，這樣按着病因定肺炎的分類，是醫學界一件重要的進步，因爲這與肺炎的治療有莫大的補益。

人所得的肺炎，多是由於「肺炎球菌」，肺炎球菌是一種雙球菌常是兩個在一處，外邊包着一種膠性質的囊，除了肺炎球菌內所生的毒素以外，這膠性質的囊也是一種毒質，並且在特種情形下可以中和之，這膠性囊的化學性因着肺炎球菌的種類不同而異。

在顯微鏡下沒有法子按着形狀分別肺炎球菌的種類，但是有試驗法可以分淸他們，醫生們用號數爲各類的肺炎球菌定名，現在已經有十三類，由一到十三，此外還有許多未分淸的就統稱做第十四類，這就是前幾年稱，做第四類的，他們雖然都是肺炎球菌但是用適當的檢驗法，可以把他們淸淸楚楚的分別開，第一類的肺炎球菌與第二不同



孩子過越的苛責,也能引夫妻的反目。因爲做母親的愛憐孩子,勝十倍父親的愛憐孩子。她有十月之懷孕,時常可以見到有許多母親因一時之怒,將孩子痛加責打,不多時做母親的見孩子們哭到傷心處自己也會哭起來,甚至會放了刑器去抱孩子的。所以做父親的待孩子固然宜嚴,也不宜太嚴,過越的苛責,反能使做母親的傷心,由傷心而生恨意,由恨意而成反目,做父親的爲孩子爲妻子這點都宜注意到的。

(六)在夫妻間不免時常會起誤會的事件。這種誤會的事,也會從很小很小的事件,擴大到不可收拾的境地,無論那一件事,都從很小的誤會而起的。像中日的事變據南京某要人說,也是從很小的誤會而起來的,在夫妻間假使起了誤會極宜來解說明白,以免事情的擴大不論那件事,在事前最好對妻子說瞭明白才好,譬如說和一位女朋友出去吃飯,本來是件極平凡的事,事前曾對妻子說明,决不致做妻子的會生疑心,或者偸偸摸摸,一點不正大光明,這就會使做妻子疑心由疑心成妒心,漸漸的發生誤會,若再不坦白的聲明,一定能演成很大的悲劇,所以做丈夫的無論一事一物,極宜坦白公開,切不可偸偸摸摸。這不是怕老婆,是一種開誠公佈的美德。極不宜引爲羞事。

關於妻子方面的

(一)做男子的對於經濟是無管理法的人居多,所以做女子是極對宜來管理財政的必要,何況儉是美德,做妻子除將男子的錢妥爲保管以外,對於自身的經濟更宜節儉,平常日用必需品以外,極宜減少無謂的浪費,將自己有餘剩的錢,好好的儲蓄起來還可以防將緊急的用度,這種美德做丈夫的一定也很贊成的,甚至會被你所同化,對於經濟也會節省儲蓄起來,一個家庭中的經濟能不發生問題,這個家庭才能建成爲一個快樂的家庭,賢明的主婦對於經濟都有相當的措置法,這是做妻子的最注要點。

(二)大凡男子在外奔走,無論衣服鞋帽等都是很會染汚的,所以做妻子的時常應該留意丈夫的衣服的清潔,就是在家庭中,一切器具也都宜整理得井井有條,則男子當辛苦疲乏之歸家之後,就可以得到精神的快樂,而終日的辛苦恢復過來,妻子對家庭的佈置也應當有美術的觀念,如一物一具放置得當,使人看後就會感到心曠神怡。有許多丈夫不願意回家的理由,大都是說家庭中太不清潔,可以不高興回家,成了一個無家可歸的人了、夫婦間的感情就因此會失掉的,所以做妻子的對於家庭中的清潔問題,實不可忽視的。

(三)做妻子的在家庭中處置得法,固然好事,但在家庭中,對丈夫的態度,也該和顏悅色的,因爲丈夫在外終日辛苦,回家裏到若是再看到妻子一付慘悽或愁悶的臉這是給予丈夫一個精神上很痛苦的打擊,做妻子的在可能範圍之內,沒有過越可以悲傷的事以外,極宜和顏悅色,使終日辛苦回來的丈夫見到妻子笑臉,就會將一日間的辛苦完全忘掉,精神也能與奮起來,一家中就呈現快樂的氣象,這是多美滿的事。

(四)一個女人是離開父母以後到嫁了丈夫以後,她所最親近的人就是她的丈夫了,丈夫是她的生命線,所以對待丈夫極是親密的態度,千切不可疎離的,所以做妻子的不論在任何場所,無論對親戚朋友的親熱,不可超過對丈夫的態度,同時對丈夫的朋友當然應當接近的,但不可以太表演出親近,尤其是對丈夫的男朋友,就是普通的招待够了,用不着十分的熱情,異乎情狀的招待週到,不但會引起另一個丈夫朋友的不滿,同時也會引起丈夫的疑心,待人接物不接不離爲最好,才能四週圓滿,偏重招待不僅有失體統,也不像話,反客爲主的招待方法,做妻子的應該自己注意的。同時在鄰居之間,朋友之中,千萬不可任意批評或諷譏自己丈夫而短處,這不但有虧自己的私德,就是對丈夫的名譽上的損敗甚至一傳十,十傳百,以悞傳誤,變本加厲,會到不可收拾之境地。「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丈夫名譽的不好,做妻子的有什麼光榮所以對丈夫極宜留意爲要,往往一言不愼,成爲千古恨事,做妻子的更應宜注的。 陳英芳 (完)

就猶如紫蘋果與山楂子一樣,沒有人會認不清楚。

傳染與病狀

肺炎是能傳染的,所以患肺炎的病人應當隔離並須小心預防以免傳染他人,最普通的傳染法是由病人含有病菌的痰傳染的,痰沾污了手,由手送入口,或是病人咳嗽時或噴嚏時,直接將痰噴在別人的面部或是衣服上,後來藉着手又傳入口。人得肺炎以前常是先有點傷風。或是肺炎一起頭的時候像是得了傷風一樣,所有與病者接觸的人不是全都必得肺炎,祇有那些抵抗力弱的人纔容易受染,疲勞,遲眠,傷風,飲食無節,飲酒過多等,都足以減低人的抵抗力,肺炎流行的時候,特別是在冬天,應當小心不可兩脚沾濕,並預防着凉。肺炎一起頭,常是先有寒戰,或者是有點怕冷,以後就發高熱,病者自覺虛弱,脈象也許毫無改變,病狀在一起頭也許並不顯重,常有時胸的一邊疼痛的厲害,特別是同時有胸膜炎的時候,以後發生咳嗽,痰現鐵銹色。

預防與治療

幸運的病者在病的第七日以後,熱度忽然降低病魔離去,病人就差不多覺得立時好了,熱度這樣忽然降低是因爲病人的體內發生了抗疫體,將微菌所生的毒素中和了,這抗疫體並能阻止微菌的攻擊和帮助身體殺滅,已經侵入的微菌,能痊癒的病人都發生抗疫體,然而若是有了併發症或是別的差錯雖然發生了抗疫體,病人仍許不得復原,病者中百分之七十至八十都能自行發生抗疫體,無須求助於抗肺炎的特效血清。

當有似肺炎的病狀發生的時候,趕快請醫生來看,讓醫生全權規定妥善的處理方法病者應當俯首帖耳的屈伏在病魔的脚下,溫暖暖的臥在床上,剛愎任性不會滋生抗疫體,醫生要檢驗病人的痰以分別病菌的種類,也許他不等待檢驗的結果,就先注射由馬血內生來的抗疫體,抗肺炎血清,肺炎的百分之五十是由於第一類和第二類的肺炎球菌爲這兩類的肺炎,我們已經有了特效的血清若是血內已經有微菌攻入,病人的結局很難樂觀,要知道血內有無微菌,可以把病人的血取出一些,培養十幾點鐘的工夫,很容易斷定,若是證明血內已經有了第一,二類的肺炎球菌,而且以前也沒有注射過血清,醫生仍然可以注射一種精製的血清,以圖挽救。

隨當由醫生指導一切的看護事務,這與病的結果有重大的關係,醫生應當決定何時應當施用氧(養)氣,患肺炎的病人有時因爲肺不足用了,不能吸入足用的氧氣,空氣中的氧氣佔全體的百分之二十,若增高至百分之四十或五十,爲患肺炎的病人、補益不少。

總之肺炎治療是臥在床上休息,給他足用的流動而能乾燥的空氣必須時刻增加空氣內的氧氣,如有適用的血清,以早用爲佳肺炎的血清療法可以說是醫學上的一個大進步,他與白喉的血清療法幾乎有相等的價值,不但可以減少死亡,也能減短病程,減輕病狀。 完

乳婦攝生與哺乳

乳婦衛生食物最重

產婦初乳　嬰孩啼哭

可利嬰兒大便　並非定是饑餓

誰都承認扶養大一個孩子是多麼不容易的事，尤其是一個呱呱墮地的嬰孩，從脫離母胎起，一直到斷乳，在這時期的嬰孩唯有依賴哺乳來維持他們的小生命，所以哺乳問題，確是一件重要的事。但是有許多母親們往往因為怕哺乳妨碍她的美觀或麻煩，所以不是把孩子交給乳母就是喂以代乳粉，一不謹慎，使孩子發育上受到相當的打擊，甚至於有性命的危險。而且在這一切東西都是昂貴的時期，僱一個乳娘，或喂代乳粉，在我們靠薪水來維持一家人生活的家庭中是絕對不可能的，現在我供獻一點關於哺乳的常識來給做母親們的參考。



分娩以後，產婦及嬰孩都要經過長時間的休息，大約十二小時至二十四小時後就要開始哺乳了。

哺乳最重要的問題，就是注意汁乳的好壞。要得到良好的乳汁，唯一的就是要注意哺乳婦的健康與營養。小兒的營養實在是以哺乳婦為依歸的，未滿週歲的嬰孩，是需要母乳的。因為嬰兒直接由生母哺乳，是有着無窮的利益的，第一，自己哺乳，分外注重清潔，不會將污髒的東西誤入嬰兒的口腔。第二，乳母的成分，較任何其他乳汁營養價高，滋養料完備，成分絕對合宜第三，母乳較獸乳易於消化吸受，所以凡是吸食母乳的嬰孩，發育一定迅速，順利，很少患病的，產婦初來的乳，名為初乳，其性質能潤大便，能助嬰兒排洩胎糞，以上是生母哺乳嬰兒所獲得的利益，就是做母親的本身亦得益不少，因為哺乳的關係，能使子宮受縮加强，下體可以早日復原，兼可免二次受孕過早之弊，為母子雙方福利着想，生母哺乳是最為合宜了。

哺乳婦在哺乳期中，應當慎重講究衛生方法，使乳汁良好，現將攝生法要點，縷誌於下：

哺乳婦的身體與衣服，要十分講求清潔，內衣尤宜勤於換洗、以免乳房黏上髒物，乳兒吸乳時吸入腹中，貽禍無窮，衣着更宜寬鬆，切忌緊縛，適度運動亦是很重要的適度的運動，身體得以强健，假使運動過少，身體不免虛弱，乳汁因而減少，乳兒遂蒙其害，其中尤以常日偏居一室，消化機能衰減，食物不振，發生便祕等障害，此時，不僅乳汁之分泌量減少，乳質亦因之不良，然需注意的，運動亦不可過分激烈，如深夜中到戶外散步，或作遠路的步行，很能影響乳量與質，實在不可不慎。

大便的通順，在哺乳婦，更較常人要注意，每日至少要大便一次，一旦發生便秘現象，趕速灌腸促其瀉下，至於種種的通便的藥物切忌亂服，因為有些藥物，服後每使乳汁分泌異常，假使滲入乳汁之中，則小兒之腸胃，首蒙其害，竟致生病，所以未服以前，應請教醫生斟量服用才好。

乳房乃分泌乳汁的器官，在哺乳的時候，較身體其他各部分，更顯得重要。一旦發覺有創傷或腫痛等感覺，宜立刻請醫生診察，加以治療，如順其自然不加注意，則變劇時不但小孩哺乳發生問題，妨害小兒之營養，即哺乳婦本身亦受害不淺，切勿大意。

哺乳婦應於夜間得到充分睡眠，因睡眠不足，精神往往不快，常致乳汁分泌量減少，性質變劣。依研究之結果，哺乳婦一晝夜至少要得到八小時的安眠，才算合適。平時哺乳婦的精神要保持安穩、所以夫婦宜和睦，因為精神受感動，乳汁的性質自然會變動。如不幸發生悲哀，驚愕，憤怒等的事，精神受了過分的刺激，此時不宜哺乳，須待精神鎮靜以後，將乳汁擠去然後哺乳，以免小兒吸入劣的乳質。

哺乳婦與食物，恐怕關係是最重要的了，不但要選擇滋養分充分的物品，而且注意易於消化的食物才好，又富於澱粉質的食物，也是不可缺少的，就是當進食時，應取米飯，脂肪較少的鳥獸肉，雞肉，牛乳，野菜等物混合食用，切忌偏食。又每日連續食用同樣的副食品也宜避忌。至於硬質的難消化的，帶有酸味鹹味辛的味，脂肪太多的及平時不慣食用的，不消說得，也禁在忌之例。

哺乳婦身體中的水分，往往因乳汁的分泌而致減少，所以在哺乳期間，必常感口渴，此時若不給以飲料以補體中水分的缺乏，不但妨害身體的健康，乳汁的分泌也因之減少竟致缺乏，飲料中最適宜的是清湯，淡葉，咖啡，麥湯，糖湯，牛乳等。唯獨酒類，務宜禁止。其他如住室之闊大，及空氣之流通與否，亦宜注意。如此方可使所哺之小孩健壯可愛。

開始哺乳的第一二日，每四小時，哺一次，第三日至六星期，每三小時哺一次。但在夜間必須有五六小時完全停止授乳。此時，假若小孩哭鬧，應先予以撫慰，檢查各處有無刺激，再不然則喂以溫開水數匙即妥。哺乳不論次數多寡，須按準時刻，屆時即使小孩尚睡覺未醒亦呼醒哺之，如時間未至，雖小兒啼哭亦不可提前哺之。在夏日因天氣略熱，體中水分消耗量加多，

家庭小工藝

黑皮鞋膏

原料　骨炭末十分，米藍靛二分，橄欖油四分，樹膠三分白糖五分硫强酸一分鹽强酸一分。

製法　將樹膠，白糖，米藍靛，各用開水少許溶解，同骨炭末，橄欖油，共置鐵鍋中，微火熱之，不停攪拌，充分化合後離火，以硫酸，鹽酸，注入，著力攪勻，分貯鐵盒，冷即成膏。

黃皮鞋膏

原料　黃蠟十分，松節油十六分。

製法　先將黃蠟溶化，再與松節油調和均勻，即成。

黑皮鞋油

原料　沒食子末十五分，靑礬末四分，樹膠四分，黑砂糖五十分，舍來克二十分，米藍靛二十分，米醋三百五十分，酒精二十五分。

製法　先將沒食子和米醋入鍋煮數沸，用布濾過，以靑礬投醋中，蓋密，經一晝夜，取其上淸者，加樹膠水，砂糖水，用酒精化開舍來克，熱水化開米藍靛和進調勻，裝瓶。

黃皮鞋油

原料　黃蠟十分，屈里設林五分，松脂肥皂五分，銘酸鉀十分，松節油十五分，酒精三十分淸水十分。

製法　將黃蠟與肥皂入鍋溶化，以銘酸鉀為末，同屈里設林松節油加入，全融後離火，再加酒精和水稀薄之。　劉立人

小孩時常哭鬧，此時不必哺乳，儘可單餵以溫水，因小孩實在是口渴並不是饑餓也。

哺乳時間不可太久，平均每次不得過十分鐘到十五分鐘。初生乳兒，每乳哺五分鐘，兩乳共計十分鐘。四五星期以後，乳汁漸湧，分量有定，最好只哺一乳，令乳汁吸盡，不使積滯，下次再吸他乳，蓋因乳不吸盡餘乳易變性，有害消化且日久能使乳汁與乳量減劣，設乳量不足，每次則仍以兩乳哺之，時間亦可視情形延長之。

生母哺乳，雖然是十分合宜，但是有時生母失健，或乳房異常，則不克哺乳，唯一補救之道，乃爲人工哺乳。所謂人工哺乳，不外雇乳母，有時連乳母都無法雇傭，惟一辦法，乃以獸乳代替人乳，以延續小兒的生命。

獸乳種類很多，爲牛乳，羊乳馬乳等均可作爲營養之用，此中尤以牛乳爲便，牛乳中所含蛋白質，肪脂均較人乳爲多，惟不易消化，服時必須加水使之稀薄，加水量亦視小兒生長之月數而定。第一星期內，加水一半，第一月內，加水三分之一，第二三月內，加水四分之一，第四五月加些白開水少許或不加水亦可。

牛乳由乳房送來後，須立刻用沸煮法消毒，蓋因牛乳自擠出以後經過十六小時以後，微菌便漸漸增殖，發生毒汁，倘不消毒，小兒吃了易得腸胃病非常危險。乳品的種類很多，有煉乳，牛乳粉，人造牛乳，脫脂牛乳，蛋白乳等名目。煉乳者係以熱力蒸發牛乳中之水分，而成濃汁之乳。食用時須和以水，不過，水少則乳汁稍嫌濃，不易消化，水多則乳又太薄，營養分不足所以煉乳祇能作爲暫時的食品，如常久服用，嬰兒則發生軟骨敗血及消化不良等症，牛乳粉者，係用牛乳製乾成粉，較之煉乳稍好，因其易於貯藏，且易消化，凡小孩之不能消化各種牛乳及有腸胃炎病者，都可以用，但亦只宜用數星期，太久則滋養不足，釀成發不育良的病症。蛋白質亦已變化。食之易消化過小兒患消化不良時，可暫時用之但易致便秘，用時務加適量溫水。

用牛乳哺小兒時，最須注意的是哺乳器的選擇，舊時所用的哺乳器乳瓶與乳首當中，往往用一條很長的橡皮管連接着，這條橡皮管，不但無益，有時反要發生妨碍，第一管中常積存滓渣，能化爲有害物質妨害小孩腸胃，新式的哺乳器，樣子已經改良，乳首直接套在瓶上，樣子新穎，且又合於衛生，實在合宜。哺乳器上所用的乳首，多爲橡皮製成，樣子很多，平常自然宜乎選用簡單的，易於洗滌的，大而且軟的一種。乳首的尖端，往往有一小孔，用作吸口，如果買來時沒有小孔，可以自己做，先將針放在火上燒紅，向乳首一刺，刺出一個小孔即妥，此孔假如開得太大，就不能用了。乳瓶的形式很多，而最適用的要以形狀縱長的一種，最爲合宜，因爲這一種不但宜於洗滌，且瓶外有五十公分一格的標準線，可以大略的計算服用乳量，購買乳瓶，宜選擇各呈圓形，不易嵌入污者爲佳，瓶外瓶口更要光滑，以免刺痛小兒，用過之後，即宜用清水細細洗過，以熱水燙過，待涼後，方可再用。

哺乳至六七月後，即不時哺以米飯等附食品，則至一年後，即可斷乳。此後即不靠飲乳營養，蓋此時因小孩之體質，乳質已不足供其消耗，設不早日斷乳，反使小兒營養陷入惡化之情形，如嬰兒患貧血症，皮膚蒼白，老沒有精神，這就是飲乳過久之弊。所以哺乳至二三年以後，實在是不良的習慣，宜視情形，早爲斷乳，那才實在是母子雙方俱得到了福利。　（蕙子）

關於婦女的服裝



許多人說：婦女們的消耗要比男子多，因爲大多數的婦女都是愛美的，尤其是處在大都市的婦女們受着物質上的引誘，和其他種種的關係，大都趨向於奢靡的生活，對於她們的衣服，不惜『鈎心鬥角』來『爭奇鬥艷』，一羣道學家不禁要搖頭歎息，說什麼『人慾橫流』『冶容誨淫』『世風日下』……等一大套的批評，照我個人的見解對於道學家所持的『過甚之詞』，固然大可不必，而對於時髦女子的『爭奇鬥艷』行爲，亦不大贊成，從現實方面着想，我認爲婦女們對於服裝上應注意以下兩個問題：

甲　經濟問題

講到經濟問題，可分兩點：

【一】個人經濟　經濟是人生第一要素，沒有錢是任何事辦不了。但是有不少婦女們，因受了『只重衣衫不重人』的觀念，就是經濟力量薄弱者，也必須要置上幾件漂亮的服裝，來支持着她的外表，丈夫的能力家中的問題也在其次，以致家庭中的經濟日漸指据，高築債台，因此造成種種不幸的事，甚至使個人人格墮落，和家庭的慘變。婦女們因不揣度私人經濟力量一味注重衣服，而弄出各種不幸事件，這是何苦來？所以你們對於購置衣服的時候。豈可不顧及個人經濟力及人格呢？

【二】國民經濟　個人經濟力的大量婦女似乎可以盡量購置衣服不過也須顧及國民的經濟才行，如果一味爲舶來品去消耗，把大量的金錢流到外國人手裏，國民經濟力因此就大受影響，長此以往，國民經濟力就有崩潰的一天，尤其在這大東亞戰爭提倡節約運動的口號下我國婦女們對此豈可不加注意。

乙　美觀問題

審美觀念是人人都有的，不過美的標準，極難一致，甲以爲美的，未必乙亦認爲宅美，相反的，乙認爲不美的，未必甲亦認爲不美至於婦女對於衣服的觀念，當然不能能脫離美感的成份，所以我認爲婦女們對於衣服的審美標準有以下幾點，值得向我婦女們提倡，而引起其注意的。

【一】衣料要樸實美　這就是說衣料務求樸實，不要太貴族化，非綢緞不穿，古人所稱「荊釵裙布」就是樸實美的意思，而且值得文人雅士所樂實而稱道的。

【二】服裝要簡單美　服裝的製法複雜奇特，在一般沒有知識的人們看來，認爲美觀新穎而在一般有知識的人看來，非但不成並且要說她妖異，所以是個高貴的婦女的服裝，還是以簡單化和大衆化來得大方自然。

【三】身體要舒適美　我認爲婦女服裝這點是最要注意，不必奇形狀，一會兒將衣衫裹緊腰身，長得曳地，一忽兒又短得在膝上，像現在所認爲最流行的一種，外衣長袖大袖口，腰長忽大的在邊，小的又裹在身上旅下把好像一把傘似的支着，高跟鞋，或是奇形空花等現象，什麼皺木，橡膠，木頭等，穿上這種高跟鞋穿着未必有舒適可言古語說：『服之不適衷身之災也』就是這個意思，祈我婦女界注意。

【四】外觀要整潔美　衣服的外觀務求整齊清潔，雖然是一件平常不值錢的衣服，也要勝過富貴的衣服看待，這不持對於衛生合宜，也可以以表現個人的道德性。

【五】顏色要調和美　顏色要配合宜與季候環境膚色等協調而不使人發生觸目驚炫之感。　王雲

雙鞭將

武俠小說

（十九）

趙煥亭 著・吳一舸 畫

第六回　破山賊突來白娘子　爭翠嬪仇殺宋全興

當時高岳敘完，大家方知高岳大有來歷，白恒望了高岳道，高兄施屯人麼，仇春瀑可認得，高岳道，俺之生死弟兄，白恒雙目精光直注視高岳道，俺也識得仇春瀑，便是高兄大名，也是久已聞名，伍村長道，高壯士爲救宋全興而來，當設法先救出方好，高岳道，俺苦不知宋爺之面，不然今夜入山救出宋爺，豈不便當，伍村長道，宋全興生得矮矮身量，肥頭大耳，一嘴巴短鬚，最易識得，高岳道，如此便好，俺今夜便走一趟，成功更好，不然設法攻打梅花峰，大家稱美，伍村長當日款待高岳，白恒不言不語總是不住的注視高岳，高岳也未理會，當日夜二更時分，高岳討了一身夜行衣穿了，一袋鋼鏢，佩了寶劍，與大家道，大家少候，俺今入山得手便救出宋爺，不然也不驚賊且說山賊路鎧，派了人入石帆村，持有宋全興之信，石帆村先打發回去，容籌銀，路鎧覺得白銀算穩當了，心想銀到仍不放全興，可以再敲一槓子，且說高岳一逕到了三仙山，抬頭一看，月明星稀，連延的山峰起伏錯落，一支高峰直入雲漢乃是梅花主峰，高岳傾耳一聽，山寂靜寂，只有更柝相傳，號令相聞傳來，高岳捲身登山，穿過深林，又是蜿蜒曲徑，逕過五六卡房，都被高岳混過，一逕到山頭，抬頭見一座雄寨，壁壘高聳，旌旗排列，許多小嘍囉巡哨，高岳伏身之下，見一群上夜山兵蕩過，高岳趁勢一個鷂子翻身式，翻躍上寨柵去，目光之下，望得分明，寨內分出幾條街道，排下列着軍幕，高岳一躍而下，延一條巷行去，行盡巷頭，突見燈光一閃，高岳一蹤身，躍上垣去伏下，見對面來了二人，一個高黑漢子，當頭提了一紙燈籠，後面一人不過十八九歲，托着一木盤，盤中放着酒肉，直從巷口過去，高岳尾在後面，心想，這一定是給頭領送酒去了，俺何不跟下，順手誅了路鎧，啊呀，不要，俺爲什麼來了，倘驚動山賊，救不得宋爺，豈不誤事，於是不尾隨，竟背道直奔中寨，遠遠聽得一陣拍拍亂響，抬頭一看，一面大旗，豎立了，一帶高垣圍護，高岳一看，認得是中軍大旗，一定是路鎧大寨，於是飛身躍上垣去，望下一看，四合圍房東西箭道，中間一座大廳，另有一帶短垣兜了，一溜溜蓬頭樹，自垣內伸出枝柯，高岳一個紫燕穿簾式，從高垣上一躍落在矮垣上，就樹葉森林處隱下身，張望，一撥撥哨兵，長鎗短刀連續的來的去，高岳不得手，只延垣行去，望見大廳上燈光正明，有些人說笑，又見窗上人影晃動，高岳自垣上躍上正廳後披房黑影下，一個垂簾式，掩身窗外，戳窗內望，見朝南坐着一英俊少年，兩旁排立十數挺胸腆肚兒漢，側面一醜漢，燈光之下，獨眉暴張，站起來指着自己道，寨主你若依俺老哈計行，早已大破石帆村了，何況老白在村中呢，那是咱當年馬踏下弟兄，這時說不定再談舊好，高岳一聽，知道醜漢便是哈赤，英俊少年乃是大頭領路鎧，只見路鎧道，話不是那樣說法，凡事必須仔細，便知敵人無能麼，當年赤松嶺你又忘了，刻下捉了宋全興只要石帆村交銀子，咱慢慢吃嚼，不然攻打石帆村不遲，便那鳥村眞也倔強，這時仍未交銀子，也未得消息，哈赤大笑道，如此不怕悶出病來麼，既然石帆村瞧俺不着，俺們便要他曉得咱利害，瞧寨主還供佛般待宋全興，於俺一刀切掉，再與鳥村理論，路鎧大不以爲然道事有事在，何必如此，宋全興左右掉在咱手還走他了不成，俺善視全興，乃是看在銀子面上而已，說着二人大笑，高岳想躍下結果二賊，又恐力不及，誤了正事，還是先覓全興，高岳翻身跳落垣上，轉入後寨，連後槽上都尋到了，仍不見全興影子，高岳聽聽已三更時分，夜深月白，一陣陣夜風吹得襟袖生寒高岳心想，漫山尋過未得，如何是好，又轉向中寨，只見巷口遇見那二人轉回，直入正廳道，宋全興飲食如常，他說求寨主放他回去，決心送上銀子如數，如若不然，寨主兵破石帆村，死無葬身之地，路鎧大怒道，這話來哄那個，如放歸便如縱鳥出籠，他村不交銀子，俺正要問他，小的們帶宋全興，早聞暴叫一聲，左右十餘悍賊，喲一聲擁出，哈赤道，寨主早當如此，人就怕慣成了性子，一發未瞞咱在眼中，高岳不顧一切，隨下諸賊，轉灣抹角，又來到前寨，東西一條街，自西望東去了，直入一所小院落，諸賊入院，高岳便伏在垣上張望，只聞有人抖着道，朋友，寨主叫俺幹麼，諸賊叱道，住了，見了寨主定有交對，何必嘮叨，接着清脆兩記耳光聲，高岳一看，早見從屋中架出一矮漢子，生得肥頭大耳高岳知道一定是全興了，隨後尾下，見諸賊擁了全興一路磕撞而去高岳生恐有意外，這正是機會，於是拔劍在手，一面掏出雙鏢，自己伏下身，照賊一連發了二鏢，早有二賊倒地，諸賊一怔，四顧道，怎的了，怎隨便跌滾，高岳趁勢又鏢殺二人，諸賊見鏢影一閃閃的，登時大叫有人，五六大賊刷刷亮出單刀，高岳早一個輕燕掠水式刷過，寶劍一旋，一片白光繞處，現出高岳身形，諸賊大叫，兄弟們小心，四個大賊單刀直取高岳，高岳迎頭用劍一攪，叮噹嗆開，進一步一劍劈入刀影中，登時殺作一團，四賊怪叫，高岳只從容不迫，一柄劍翻捲，單取要害，五六合高岳寶劍刺一劍便走，四賊大叫趕去，高岳側身一閃，一個回頭望月式，平刺過一劍，嚇一聲，早刺翻一賊，三賊濺了一臉熱血，猛然一分，高岳一個指虛刺實法，趁三賊單刀來撥，猛然一掣，翻向下面，一個撩陰式一賊單刀撥空，一劍刺透小腹死掉，二賊回頭想走，高岳順手抹殺一賊，那一賊唬呆了，竟不敢動刀抵抗，被高岳一腳踢得丈八高摔昏餘賊架了全興飛跑出老遠，高岳趕

去，賊不敢鬥，扔下全興便走，高岳不去追賊，扶起全興道，恩公快伏在俺身上，好逃虎穴，全興吓昏了，竟不知所以，高岳蹲身揹了全興，一逕踰出大蟲，尋歸路，到得三仙山下，聞得後面賊叫聲，高岳回頭一看，燈籠火把，轉過山林，高岳都不理會，一口氣奔回石帆村，伍村長等，正因高岳久未返着急，突聽得窗外刷一聲，隨即進來一人，正是高岳，背上負了宋全興，高岳放下全興道，幸未辱命，已救得宋爺返來，全興四顧如痴，高岳道，宋爺安心吧，已到本村，難道不是伍老村長，宋全興一望，心下恍然，伍村長道，宋兄受驚了今幸喜無事，全興道，我怎又到本村，這漢子是什麼人，高岳道，俺便是您收救之花子高岳了，於是一敘入山經過，宋全興感激涕淚道承高壯士不避鋒刃，救出龍潭虎穴實再生之恩，說着便拜，被高岳抄起道，宋爺休如此，高岳承您搭救得以不死，是以捨身入山，如今山賊震怒，怕不來攪鬧，便趁快備戰就是，大家鬧了一夜，天明方各自少息，一會，全興感激高岳，便堅請高岳在已家，早晚相伴，飲食俱偕，高岳道，俺久別故鄉，擬返里一次，如今村中與山賊相抗，俺焉能便去，過了二日，山賊果然大舉攻石帆村，雙方就村外廝殺，高岳在柵上督團丁，白恒統兵出戰，與路鎧相對，二將殺出，一齊一怔，路鎧道，噫，怪不得人說老白你在此，白恒恐其再說，大叫道，潑賊休得胡說，看戟，二人就陣前鬥了二十餘合，不分上下。哈赤又統山兵，就村外紮下大營，以備久圍山村，天晚雙方收兵，一連攻守五六日，互有勝負，這日黃昏時候，伍村長請宋全與高岳會於私宅，宋高到了，見本村馬三在座，馬三是本村人，爲人好說笑，伶俐不過，外號馬大吹，因他一身本領，都在嘴頭上，馬三雖然好說笑，心地特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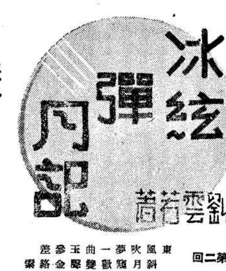
四人會晤了，伍村長道，高兄不是外人，馬三你便說吧，馬三笑道，只因俺這鳥嘴愛說好笑，說話不大打腰，可有一樑，可得分輕重，如今天俺報說此事，人命關天勾當，連俺腦袋都是背着幹，決沒虛話，宋大爺在此，便是昨天與山賊交戰白爺趟下路鎧，說着四顧道，沒別人吧，隔壁有耳，須得防備，說着低了聲道，俺正因趁閒空，賊老哥未來，混出村去，將俺二畝藕坑放放水，歸來聽得殺聲，吓得俺伏在藕塘，弄得腦頂均是泥，突然有二馬奔來，到藕塘邊駐馬，俺一看，却是大賊路鎧，已跳下馬來，隨後一馬趕到，却是白教練，也跳下馬二人並未斷殺，路鎧道，赤松嶺一別，白兄弟一向混在那裏，白恒道俺越山而走，又返去，大寨已被焚了，尋不見寨主，南邊又存不得身所以一路北上至此，在宋大戶家冲個武師，怎的也想不到路兄又到此咱弟兄緣份未盡，仍得廝混一場子只南甲俺認得，也未想到路兄身上路鎧笑道，你意向如何，白恒道，俺一定從路兄落草，不過，(句)路鎧道，不過什麼，是防那高岳麼白恒道，高岳武功了得，不得不防俺與宋大戶愛妾，翠姨勾搭上了，俺那裏捨得了，宋全興一聽登時面色通紅，渾身抖起來，伍村長搖手道，宋爺息怒，且聽馬兄說個究竟，馬三撥說道，路鎧拍手笑道，老白你仍好這個，那不打緊，破了石帆村，宋全興一家美人，都把與你如何，白恒笑道，一定如此，俟俺穩住高岳，與宋全興，瞅冷子，一刀結果了，你再聽俺消息吧，二人叮囑一會，分手去了，這是俺目見耳聞，不得不報告，如何處理却在伍村長與宋爺了，高岳道，這事關一村人命，馬兄說得是，只白恒有些應跡，俺已查覺非一日，並且俺在入山救宋爺時，哈路二賊也曾念誦過，俺也未理會，這時正相吻合，白恒一定是山賊羽黨，伍村長道，白恒爲人凶頑，正頗拔扈，致村丁多有怨言，果真如此，不可不除，高岳道，不可大意，切從事調查，以俺目下看，白恒變且不正，橫暴不知禮讓，且近行動頗可疑，與山賊廝殺，完全蔽人耳目武功一道，却瞞不得俺，宋全興一張臉紅布一般，抖着道，可沒世界咧，想當初白恒困頓賣藝，俺收留下來，如今視恩若仇，俺別無他法，辭退尚可，也是他誤交匪類，細想來馬兄之言不虛，日前俺院中鬧賊，高兄恍見人影一閃，好似白武師，終無所獲，一定是白恒作手腳了，高岳道，大家從此緘口莫談此事便是，馬兄也不得再與他人說知，俟後咱大家小心了，白武師守內宅，便從今調前院，以防其動作，果然通賊時，捉下誅戮未遲，大家決定了，散去，當日宋全興調白恒守外院，高岳守內院，白恒道俺久守內院，深得宋爺信認，爲何調俺守外院，必有人從中爲祟，全興道，俺個人之心意，何爲作祟，白恒不悅，從此調守外院，高岳入內院，白恒大恨高岳，認爲高岳之謀，原來宋全興新娶了一小妾，名翠姨，乃是本村王大戶之妾，大戶年逾古稀，一夜與翠姨床上幹那勾當，因年老氣衰，脫陽而死，王大戶族人，登時將翠姨逐出王家，翠姨沒法，從此又整舊業，度那青樓生活，送張接李，在一個小小山莊中，往來的客人，不過街皮地溜之輩，除了抄白食，沒什油水，攪得翠姨安不得身，想離開山莊，又不知所往。眞是天無絕人之路，一日翠姨正在門外，見過來一闊寶之

陋漢見了翠姨，聳着鼻頭亂嗅道，啊，好香，這朵花是誰家的，翠姨認得陋漢，乃是威名赫赫的總教練白恒，外號花大爺的，翠姨登時丟了個眼風，媚然一笑道，那不是[illegible]大爺麼，快家中坐坐，白恒意想不到竟自隨入，內中二間小室，收拾得十分淨潔，翠姨爾客入，白恒聞得一陣粉香，不由心想到美人可愛翠姨一拉白恒道，你不必試手探脚俺這兒沒有捉你六條腿的，白恒大喜，知道翠姨一定是私門子，後悔自己不早探這香窠，二人從心所欲，眞說不到之美處，因爲白恒天性好淫，又生就丈八身量，驢大行貨，翠姨乃是北京淫娼，外號花鴿鴿，眞是色藝均佳的脚色，自從王大戶，一個老八十白鬍兒，更名翠姨，大戶年邁，不能使翠姨足意，暗含着勾搭僕人，土混，這回白恒正滿了自己慾海，二人終日纏作一團，有些土混來攪鬧，被白恒一頓拳頭打得花落水流，知道白教練外家子，誰敢再去躧蹓，白恒銀子充裕，翠姨每日打扮得花枝一般，偏偏湊巧，一日宋全興閒溜，撞見村後唐婆子，唐婆子乃是跳神出身，爲人不正，年老了，作得收生，作媒，當個縴手的生涯，有名的女光棍，唐婆子自翠姨下堂，唐婆子從中拉縴，翠姨作了幾次好生意，所以唐婆子時常走動，白恒結識翠姨後，唐婆子去了兩次，翠姨道，現在白大爺常來，不接別人了，唐婆沒有油水可撈了，也便疎脚步，翠姨在白恒面前，表示自己一心貼在白恒心上，將唐婆拉縴，告與白恒白恒無形中發生點醋勁，冷然道，你如再背了俺幹別的事，俺拳頭不容忍的，翠姨一頭扎在白恒懷中道俺好心告訴你，是要你放心，你反倒說人這個，眞寃煞人，白恒笑道俺與你開玩笑呢，過了二日，唐婆子去看翠姨未入室，正擋見白恒竟被白恒叱出，唐婆子道，這是什麼理由，俺是來看翠姨娘兒的，干你什事，白恒大怒，伸手一掌，唐婆子登時一個觔斗，半面臉上，便如新殺猪頭般紅，唐婆子大哭道，你便當着一名教練，也不該欺壓鄉鄰俺老婆子這個歲數，怕他娘的什麼有本事你便殺了俺，倒乾淨俐落，白恒大怒道，俺殺你不當踐死個蟻兒，若俺當年時，早撕掉你頭，吃了你心肝，唐婆子怪叫怪哭道，你休張致，須知你嫖娘子，也是村中花銀子，顧得你，有兩天飽飯吃，便不是你了，說話等着，要你曉得俺，漫罵而去，翠姨死勸住白恒，唐婆子憤恨在心，報復不得，這日撞見全興，忽然想起，忙笑着迎上道，宋大爺那裏去呀，全興道，沒事，婆子道，有空家坐坐吧，俺正有點事想和大爺說了，宋全興笑道不用說了，一定又是你女兒添小人求俺幫幫手，再不然你犯了寒腿，沒處撈吃喝，又來尋俺，婆子笑道呦，宋大爺您未少幫了俺，俺女兒添小人，不能一天一個，再說也用不着您幫手，俺那月您送的米還有呢，俺有一可意人兒，想與您說說大爺，婆子說着擠眉弄眼，湊近了接着道，不用提怎的漂亮了，俺不是說，您左三右四的，沒有這樣一個人，全興道，眞麼，是誰，婆子道，便是王大戶的翠姨，全興一想道，嘈，是呀，王大戶發了，美人呢，唐婆子一說，全興咋舌道，好人兒，頭上脚下伶俐的很，你便引俺去一趟瞧瞧，婆子道，大爺莫急接您這樣人，須得知會翠姨一聲，明天聽話，二人約定了，唐婆子探得白恒入武場，自己悄悄去尋翠姨翠姨見了婆子道，你怎一向未來，婆子道，俺那裏敢來，翠姨笑道，要你受委曲了，婆子道，俺以爲，娘子沒個人兒，所以什麼俺都照顧照顧，如今有點事與你商議，變方願意便算成，不願意只當未提，於是一說宋全興之意，翠姨道，宋全興是誰，不是大財主宋大爺麼，唐婆笑道，誰說不是，人家家趁人値只房子，佔去大半莊，良田閣莊全是，休說怎的闊了，便那大名的白武師，也是仰人鼻息，你若願意，從了宋大爺，憑你色藝，得宋大戶的心，幾年熬上去，那成箱滿櫃銀子，大倉小頓的米粮，好不闊綽，翠姨一想，眞也是，自己出身低賤長久混下去，那裏是收場，一年老一年，更無所歸，於是道，俺有意嫁宋大戶，惹得起白教練麼，婆子拍手道，瞧娘子多麼糊塗，白教練須吃人嚼人，好了用上，不好了下去，有什麼惹不起處，翠姨道，可得嚴秘一點，婆子道，情好吧，明天宋大戶便來一次，收拾好了，翠姨道，不如今天夜裏來，因爲白恒夜裏不能脫開身，白日來睄纔，撞着不是玩的，唐婆子大喜，於是知會宋全興，是夜全興便宿在翠姨處，一夜顛倒，早吸住全興之魂，決心娶翠姨，與翠姨商好，定日宋全興備了鼓樂，喜帖發出，這也是翠姨計劃，必得如大娶一般，白恒還瞞在鼓中，這日見全興亮了一乘花轎，方曉得，氣得火燒頂門，想霸娶又說不出，當日全興鼓樂娶過翠姨，賀客滿堂，酒席上不見白恒全興，令找來，一會人報，白恒在東頭小酒店吃酒，宋全興那知就裏道，一定白教練餓了，先飲一杯，快請，左右請來白恒，大家一看，滿面酒氣，紅布一般，見了大家雙目一掃，聳聲大笑，宋爺喜期，俺倒運到了，快把酒來吃上三斗，村人誰不知道，白恒與翠姨之事，一定是犯了醋勁，誰敢答言，大家落座，酒肉齊上，賀客獻喜觴，獨白恒不肯，只拍着桌子道，誰與俺獻一杯賀喜，宋全興還在夢裡，大笑道，同喜了，白兄你便吃上一杯，說着一杯飛過，白恒雙目一張，直如閃電，心想，全興分明是來嘲笑俺，奪俺所愛，故意開玩笑，猛然手一撥，一杯酒傾地，噹的一聲，摔碎了，白恒大笑道，俺不該吃這杯的，全興也未理會，這時酒肉吃得過半，全興叫鼓樂娛興，就堂外奏起，白恒只是酒肉齊飛，喝得身體亂晃，突墩杯道，他娘的，鑼鼓只管鬧喪不成，吵得人吃不下，全興以爲白恒醉了，忙道，撤鼓樂，扶白爺休息休息，白爺醉了，白恒一翻雙目道，那個醉了，快把酒來說着大盤肥肘上來，白恒拔出匕首，一晃一道白光，客人一齊怔了高岳叫道，酒筵之上，不得動兇器，白恒望望道，高兄住了，這不比鼓樂助與強得多，說着匕首划開肘，咊一聲插了一塊，大笑道，俺眞樂糊塗了，一向未與宋爺道喜，唯，宋爺便進此塊，權當祝賀吧，說着鋒芒匕首，直奔全興，高岳挨全興坐着，將全興一推，一口咬住匕首，咊嘣一聲，鋼鋒均落，高岳大嚼，吐出匕首尖道，這個主人玩不慣，俺代替了，白恒見了，故意一閃身，抄起酒壺，對嘴咕嘟嘟灌下，蹶齋跳起，大叫快活，颼一聲拔出單刀，舞起來，颼，颼，颼，刀影縱橫，直從賀客頭上平飛，吓得大家亂藏躲，杯盤齊飛，全興只叫住手。白恒越法加緊了步法，一柄刀翻捲縱橫，滿堂刀光亂閃，高岳悄悄一拉伍村長，大叫劍來，左右遞過劍，高岳只不離全興左右，


東洋紡
前門
明媚春天裡
用本公司印花春裝料
作服裝
更能使小姐們
愉快
美麗
不俗
前門大街一號
電話（七）南分局
零售部 〇三二四
批發部 〇二五九
〇二〇五

突然白恒大叫一聲，一個大撒化，刀光一閃，直奔全興，高岳見了，將劍迎刀一攪，錚然一聲，單刀化作兩段，刀尖翻捲着，哧一聲破窗而出，白恒見了，故意一滾，大嘔大吐，人喚不醒，全興道，白恒吃醉，快扶去休息，左右扶出，全興道，大家受驚了，咱不能爲此敗興添肉撤酒，免傷大雅，賀客有的從桌下爬出，悄悄蹓之大吉，有的磕撞得鼻青臉腫，誰敢再勾留，吃這驚吓酒，大家謝了主人，沒興趣散掉，始終宋全興不知白恒用意，白恒吃醋大鬧花堂後，知高岳與自己對立，一切也便不敢大意，仍守內宅，翠姨嫁了全興，雖說吃喝穿戴沒一樣不隨心，只性慾不足，引爲恨事，因全興五六美人陪伴，那個不沾點雨露，翠姨又想起白恒來，每當全興宿在他房，便將白恒招入替全興班，日久白恒與翠姨，竟無人聞得，因白恒防守內宅，誰想到此了，這也不在話下，當翠姨未得白恒時，與內宅得力僕人張成勾搭上了，自又與白恒重溫舊夢，將張成拋開，張成恨恨在心，偏不信美人會捨掉自己，一定是不得其便，這時張成想了一計，俟全興不在家，去尋翠姨，白恒又調守外宅，張成大喜，這日該張成上夜，張成便悄悄爬上內宅房，突見人影一閃一逕自外跳入，吓得張成伏在房上，一望却是白恒，張成心想白恒又來了，俺沒了希望，正想着，又見一條人影竄過，白恒似乎覺查，越房不見了，後面那條黑影，直奔過來，一脚將張成踢下房去，碰昏了，甦過時，已被人綁了，天光大亮，座上坐的主人宋全興，張成知道事壞，全興拍案道，你不是張成麼，夜裏入內宅幹什麼，快說，張成道，小人該班上夜，宋全興叱道，胡說，該班上夜，上房幹麼去了，與俺打，早有兩個僕人，老大皮鞭蹓下，張成瞞不得，實說了，全興氣得發抖，高岳道，主人馬三之言不虛了，夜裏俺見白恒入內宅趕到不見了，捉得張成，全興將張成大敲一頓逐出，白恒知得了，不由不安，這時山賊連日攻打，全興以爲正用人之際，也未敢辭退白恒，白恒自張成走後，中心不安，便想獻村，這夜高岳巡哨，捉了二奸細，乃是探聽村中虛實，並白恒守地，高岳心中一動道，俺卽是白恒弟兄，日前白恒與俺說，已與路寨主約定，定期獻關，刻下白恒在宋全興家，脫不得身，派俺替守，如有山中人由俺引見，眞個可巧，如遇別人還了得麼，白恒便守北面二探大喜，高岳放回二人，果然次日有山賊人到來下書，又由高岳接了，打開一看，乃是以火爲號，某日獻村，高岳作了回書，應允，悄悄邀得伍村長，全興等獻出賊人之書，大家唬得黃了臉色，高岳道，事不宜遲，咱便將計將計，先破山賊，後捉白恒，伍村長道，事關重要，高兄小心了，高岳道，當先埋伏一部兵馬兜賊之後，俺自上殺下可護全勝，次日調了一部健丁，派得力教練黃黑兒，柳三多，張六三人，悄悄埋伏村外，舉火爲號，先劫山賊後路，計定了，高岳悄悄撥了村丁抗賊，屆期三更時分，果然北柵外，山賊聚中英高岳焚了一綑柴草，火燄冲天，山賊見了勵起手來，高岳將柵大開，哈赤大踏步雙戟一抬，喊一聲突入，高岳一聲號令，莊丁毒弩齊發，雨點般迎頭射過去，山賊一怔，早有許多山賊翻倒，哈赤身帶數矢，大叫不好，山賊翻身捲回，人爭先走，反擠在柵門處，不進不退，哈赤舞戟擋矢，哧溜一下，一矢入目，整個眼珠飛出，哈赤一連兩個踉蹌，返身便走雙戟連刺翻十餘大賊，方搶出柵去，高岳早統兵掩殺，山賊死傷大半，不戰敗走，高岳大叫，哈賊休走，中俺計了，哈赤走不脫，返身來鬥，二人殺作一團，劍戟戰了五六合，哈赤因心慌，身帶傷敵不住高岳，高岳趁哈赤一戟突空，迎頭一個白刃劈風式，一劍劈過，哈赤一閃，一分雙戟，一個雙龍出水，左右雙戟，雪亮的平突過來，高岳一個龍門跳鯉式，直飛過哈赤頭上了反臂一個回頭望月式，刺過一劍，哈赤忙望前一躍，掉戟一個撥草尋蛇式，一戟一攪，高岳一掣劍，那一戟又刺向下部，高岳偏身一閃，進一步與哈赤並立，順手一劍，噗哧聲，刺透前胸栽倒死掉，高岳統鄉丁掩下，山賊大敗，哭叫奔走，高岳大叫投降者免死，山賊方投了刀，又被路鎧兵擁過，冲散，截住高岳大戰，黃黑兒，柳三多，張六三人，看是時候了，一聲號令，自後掩上，先分一部截斷山口，使山賊不得過，路鎧正接戰，後陣海嘯山崩般擁過，冲得陣式亂了，自家彼此單刀相見，路鎧心慌，敵不住高岳，虛晃一劍敗走，被高岳打了一鏢，左右冲不出，碰見柳三多，二人殺作一團，三多大桿敵不住路鎧，被路鎧冲出，帶了少數人逃走高岳盡降其部下，綁入村中，天亮了，村中擊得勝鼓，伍村長將捉得山賊善言感化放走，不準再入山作亂，黃黑兒道，刻下山賊勢敗，何不趁此入山，搜拿以絕後患，高岳道，此言甚是，唷，不必不必，窮寇莫追，三多道，不可錯過此機會高岳與伍村長低低道，俺離村不得，欲靜三仙山，須先捉下白恒，免後顧之憂，大家決定，一面犒村丁，一面請白恒赴筵，人報白恒不知去向，宋全興大怒，叫搜拿，那有影子，原來白恒自料不佳，這日在後園悶悶不樂，心想俺縱橫江湖十多年光景，到處沒遮攔，不想如今直同虎困於籠，正想着突見對面人影一閃，却是翠姨，直入花木中白恒忙過去叫道，翠姨俺在此，翠姨一看抿嘴一笑，一招手，白恒過去便抱，翠姨推開道，你還在夢中，那日捉得張成，你大約行踪已露，你不見得主人，近日頗遠你，我聽小丫頭說，他去尋主人，窗外聽得主人與高岳等計劃，捉殺你，你還不快走，白恒不由色變道，那麼俺便去，只捨不得你，翠姨道，死心眼子，日後憑你本領，俺會不入你懷抱麼，切記莫忘了俺，白恒於是悄悄逃掉，投三仙山，哈赤已死，三仙山空虛，路鎧正在不得主意，白恒來了，路鎧一敘約期獻村之事，白恒拍膝道，路兄乃受人算計，定是那姓高的手段，咱便重整兵馬，攻打石帆村吧，路鎧道，山丁不滿百，石帆村豈能容緩，俺們此處恐安身不得，江蘇天柱山，句容縣境，俺有個好友雙鬖，踞有山寨，他善用一雙鐵錘，重六十餘斤勇力過人，可以往投，白恒恨恨道，俺乃受高岳之騙，宋全興信高岳之言，委實可恨，俺必得刼翠姨方去，路鎧勸白恒不住，只得由他路鎧自料勢孤，恐石帆村來攻，先一把火燒了山寨，與部下弟兄藏在山中，石帆村探得三仙山山賊焚寨去了，石帆村一石落地，不想過了十多日，村防疎了，白恒撰了幾個得力健賊，摸入石帆村，劫殺宋全興，擄得翠姨，與路鎧逃往天柱山投雙鬖去了，宋全興既死，高岳感知遇之恩決心訪仇，辭了石帆村人南下返家探親去了。

完結



第二回 東風吹夢一曲參差 斜月窺歡雙聲金絡索

三十九

而這醫院也便是爲那種人設立的，若只作眞病人的交易恐怕性命交關纏綿床第的人，並不需要這過度的享受，只胡魯題不知那裏來的邪運，竟陰錯陽差的來到這裏，和富人闊老同享淸福，老東西得到這樣樂境，既有人代出醫費，代管家計，還有人前來作伴，落得無憂無慮舒服下去，只怕這病沒日子好了，止厂可要大遭其殃，叔子出不起錢，自然把責任全推到止厂身上，自己倒卸了肩，可見人也不可厚道，厚道便得吃虧，好在止厂花兩千還不在乎，只是花在胡魯題身上，入到馬自淸手中未免太寃枉，但又有什麼法兒，連我來盡這不情願的義務，也一樣寃枉啊。九芝進入特等病房，見胡魯題正在醒着，見他到來，很是歡喜，九芝沒什可說，只慰問了兩句，便坐在椅上，燃支紙烟吸着，胡魯題對他說，這裏的院長待承極好，方才已派人送進一張床來，預備給你休息，九芝轉臉一看，果然在臨窗處添了張獨睡小床，上面衾枕很是新潔，心想這全是沾止厂的光，我們才得到如此優待，但以後止厂還不知要加若干倍補償他呢，胡魯題自九芝到來，似乎精神大好，竟刺刺長談起來，說他第一次吃這特等房的飯，竟是如此考究，四樣小菜，是蒸銀耳，爐鴨條，燒鱔糊，炒筍絲，還有奶汁白菜，和鮑魚湯，作得口味眞比忠信堂豐澤園還強，言下舐嘴咂舌，似仍回味不盡，九芝聽着，暗想你眞是劉老老進了大觀園，把沒吃過的東西都吃到了，沒享過的福分都享到了，只是這醫院未免奇怪，凡是有病的人，絕不會貪圖口腹，醫院替病人備飯，也只注重在淸潔衛生，怎這裏竟特請高手名廚，給病人精究食譜，病人吃這樣珍饌厚味，是否相宜，而且有幾個能吃得下呢，九芝那裏知道，這醫院的精饌名肴，並非給病人預備的，而是專供無病的住院人享受，胡魯題雖借止厂的光，住到特等病房，但若爲他一人還不配受這等待遇，因爲院中尙有兩位特等病人，馬自淸爲他們預備佳肴，胡魯題才得分潤口福，他自有生以來，除了偶然應酬宴會以外，在學館只嘗苜蓿風味，在家庭更慣於粗糲饔餐，像這樣獨享珍羞，還是初次，所以更覺此間樂不思蜀了，論理他飲水思源，應該感激叔子的成全，若不是叔子多管閒事，使他氣厥受傷，怎會享到這如天之福就好像被人推落河中慘遭滅頂，却在河底摸着若干明珠成爲富人，那個推他落河的仇家，便成爲稱他的恩公，應該一變怨恨之心，而爲感激之念了，但胡魯題却不這樣想，仍對叔子恨恨不已，當着九芝罵了半晌，又把話題轉到那個和他爭奪文墨生意的朱公身上，向九芝大放厥辭，說自己的學問比姓朱的勝強萬倍，他怎配和我並論，叔子雖以名士自居，可惜是個假的，簡直有眼無珠，不識高低，居然教我和姓朱的平分生意，我不是吹牛拔根汗毛也比姓朱的腰粗，連叔子都算上，他也不是個兒，一動筆就是鮮花嫩柳，只會捧個歌兒舞女，說些肉麻的話，我却是天生帶着金馬玉堂風象，只可惜生得太晚，只趕上科擧的尾巴，要是早生幾十年，總有個狀元在手裏拿着，還會容這班野名士，在我面前賣狂，九芝聽他說着，很不耐煩，但又沒法攔阻，及至聽到末尾，覺得確兒不對，他的年紀並不算小，若說趕上科擧的尾巴，這尾巴却很够長的，足有三十多年光景，只以止厂而論，比胡魯題還小兩歲，好像是光緒二十三年中的進士，在以後還有過幾科，才廢了科擧，胡魯題生在那時候，有着和止厂一樣機會，若能才足用，還會不能成名，如今他竟以這種話蒙我，我才不信呢，想着便問道，魯翁是光緒幾年生人，胡魯題道不是光緒，是同 治元年，九芝笑道，那麼您還趕上三十多年科擧時代呢，連止厂是同治三年生人，還在光緒二十多年中了進士，你難道當初不會考麼，胡魯題聽了，似乎很驚訝九芝能知道這些舊事，不似平常少年人容易蒙混，不由紅了臉道，我不是不會考，而且考了許多次，苦於少運不佳，從十四歲取了童生，直考到將三十歲，才中了秀才，那時止厂已經在翰林散了館，到我們那省作學政去了，我也從那時候接着考擧人，大概跟止厂沒緣，在他任上總沒考中，到他差滿回京，跟着我就飛黃騰達起來，接他後任的姓葛，也跟我沒緣，又就悞了三年，當時我們省裏，有個王鐵嘴，算命最靈，他給我批命，說必得等到光緒三十三年，才能中擧人，跟着轉年準能聯捷成進士，還是出不了鼎甲前三名，碰巧就是狀元，以後盡是城墻擋不住的運氣，到四十年頂子準紅，我算過了命，別提多麼高興，眼 看再過三年，好日子就來了，那知上天誠心跟我嘔氣，還沒等到王鐵嘴說的年頭，忽然霹靂一聲，廢了科擧，這一下可毀了我，只有眼巴巴的盼望，有大德行人作主，再把科擧恢復回來，那知盼來盼去，總沒信兒，光緒竟不到 四十年，我的 頂子又 上那兒紅去，隨後又改了中華民國，遍地 都立 學堂，才知道什 麼指望都完了，我不離過別的，起初連考了十多年，才把秀才考上，我都不着急，最傷心的是好容易進了學，有了 中擧人 進士的指望，王鐵嘴親口 許我準成，而且 年頭 並不遠，只差了三二年工夫，偏偏就在 這三二年裏，出了天翻 地覆 空前絕後的大改革，竟教我趕上了，這不是老天爺單跟我一個人嘔氣，唉，眞是往事不堪回首，倘若科擧遲停幾年，那不在末一科中了，只落個光桿翰林，放不着學差，得不着好處，我也可以落個太史公的頭銜，上各處送送對子打打秋風，也混個家成業就，便是現在，在咱們社裏，也可以坐上首座，有人煩我作詩作文，憑太史公的身分，總不至於拿角票論行市起碼一篇也 得送我三十 二十，姓朱的 小子還敢搶我生意，他也搶不去呀，九芝聽着暗笑，你老先生眞是臉皮厚，考了

半世，只中了一名秀才，還自稱有金馬玉堂氣象，原來這金馬玉堂，是王鐵嘴封的，你竟當作眞事，弄成終身遺憾，好似到口饅頭被人奪去，大概直懊恨了這些年，到如今還念念不忘，眞是可笑可憐，但聽他說到末了，竟又回到作生意的本題，把翰苑的淸貴頭銜，和他無聊可憐的筆墨生意，併爲一談，好似那一國文化所關，一代氣運所繫的科學存廢問題僅僅影響了他今日能掙角票或者洋錢的大事，這話說得眞是卑鄙，令人肉麻，九芝後悔不該引逗他作此長談，忙在面上現出同情的態度，口中却說可不是麼，不過您病才好些，說多了話恐怕傷氣，請歇會兒吧天也不早了，胡魯題聞言，也想起自己正在裝病，不該爲此興奮，倘被九芝告訴止厂，便怕好景難長，奇福難享了，就趁坡兒喘了一陣，才咳嗽着道，可不是，我把話說多了，這會兒胸口很疼，九芝道，你快歇着，我也要睡了，說着也躺在那張新備的床上，拉開被子蓋上，便閉目裝睡，不想因日中屢受刺激，神經身體，兩俱疲乏，閉上眼不大工夫，便迷迷糊糊的睡着了，這時還不到十一點鐘，比他平日睡眠尚早一些，胡魯題昨夜在三等房被吵得一夜無眠，今天還沒歇過乏來，晚上因惦記九芝，怕他不來，也未合眼，這時見已有人作伴，心中安穩便也很快的睡着了，二人都睡得很沉，在半夜有醫師和護士作照例的巡視，他們都沉酣不覺，九芝直睡到次日天亮才醒，睜開眼來，見天色尚在陰暗，似乎曉光未透，疑惑爲時尚早，但看看手表，已過了六點，坐起瞧瞧窗外，原來天色沉陰，又像下霧，就吸了支紙烟，才輕輕下床，把自己帶來的牙刷取出到浴室中洗漱，這特等房的設備，比旅館上好房間還要講究，不但附有浴室，而且裏面非常美備，九芝洗漱完畢，看胡魯題睡得還極香甜，便由暖瓶中倒出點水喝了，自思時候還早，醫院的門總得八點才開，自己現在出去，又得驚擾執事的人，不如且安心呆一會，等够時候，在這裡吃些點心，再行出去，便可以直赴鳳屛之約了，想着便坐到沙發上，拿出一本書看，這本書原是他自己帶來，預備夜裏睡不着解悶的，但翻開看了兩頁，只覺心氣浮動，看不下去，便又抬頭四顧，見房中陳設淨雅宜人，雖在陰天，却仍顯着光明爽豁眞是良好環境，倘若我自己能有小樓三楹，佈置出一間這樣房屋，在裏面靜坐讀書，才是人生一樂，但是談何容易，無論像這樣名貴陳設，所值甚鉅，購辦不起，就是這裏的美點，也都是由幽雅的環境生出來的，若不是前面臨着花園，也造不出這樣淸新氣圍，只看窗外那顆高樹，碧影婆娑，映滿披窗，給添了多少幽靜趣味，同在一座樓裏，恐怕後面對着醫院中心那一排的房間，使影象全非了，何況在里巷中賃房居住，便能收拾得和這裏一樣，也不會有如此意境的，想着眼望那被樹影遮蔽的披窗，不由立起來走了過去，臨窗下望，全園風景，都收入目中，遠近高低，多是樹林陰翳蓊然濃碧，樓下花畦中一片片夜開朝合的牽牛花，因爲日光未露，還都開着，被曉風徐吹，幽幽微顫，而且地下曉露未晞，石徑尚濕，土地也還潮潤，全園花木，在濕空氣中好似活力倍增，生氣遠出，令人看着替他們舒服，同時鼻中好似聞到一種花芬木氣夾着土腥合成的妙香，九芝不覺神移，心想詩社中許多朋友，成天吟風弄月，詠個春花，吟個秋柳，不過把一些古人爛調套語，故典陳言搬來弄去，何嘗有一毫詩意，作詩應該用自己的靈感，捉住景物的靈魂，把一時眼中所見，心中所感的，都發洩出來，不過這樣嚴格講求，就恐怕古今沒有幾首可以算詩，而且已有的文字，也不够用，就像我現在所見的景緻，和感覺，就沒法寫出來，想着就舉目遠望，見園的北角，還有一曲淸溪，上面架着木橋，再一細看，原來這道小河是由樓旁蜿蜒流過去的，只被樹木遮掩，不能一目了然，只常由樹隙竹罅映出水尖，分外覺得有趣，想見這園子是經過高手安排，才能這樣位置不俗，但如此佳境，會被馬自淸那齷齪東西作了主人，眞是怪事，又見在一彎碧流之旁，幾株垂柳之下，隱隱露有一方石几，和數座石敦，九芝心中一動，暗想我何不下去，到園中一逛，再向那石几旁臨流小坐，就帶着書走出房外，一直下樓，進到園中，果然聞着方才隔窗暝想的那樣妙味，先在花畦看了會兒，才又信步向前行走，循着石徑，經過一座小亭，一座花架，又轉了幾個彎兒，才到那小橋下面，原來這園子以樹爲主，很多地方，都用樹叢隔開，所以分外顯得曲折幽深，九芝在小橋上立了一會，又走下來，沿着溪邊，踱了幾十步，便到了那放石几的地方，坐在石墩上舉目四顧，見這一帶分外幽勝，樹木十分茂密，直可不透天光，大概這裏必是故家舊園，馬自淸購過又加以修葺，否則萬不會有許多老樹，而且臨水有幾株破柳，枝幹欹斜，直要伸過對岸，垂柳蘸入水中，被風搖動，翻出縷縷波紋，溪中蘆葦叢生，直蔓延到岸下，越發覺得林影水光，蒼翠撲人，再看對岸，也是臨河種柳，柳樹後面不過丈許，便是園墻，墻下是一帶極低土房，窗紙接地，想是花窖，窖上的墻全爬滿薜蘿，九芝正在瞧着忽覺座下石墩，甚爲陰冷，就立了起來，再沿着溪邊向前看，又發現兩丈以外有一座小茅亭，亭基較地面稍高，原來一半搩入河心，在水中打樁，上架木板，另一半都在岸上，位置很有趣致，而且小得可愛，亭上放着兩張木椅，九芝心想我何不到那亭子上去坐，便要舉步，但他的書因方才立起時落在地下，就彎腰拾起來，再向前一看，不由又立住了，只見由醫院那面走過一個穿白衣的人來，沿着溪邊，分花拂柳，忽隱忽現的，已經快走到那茅亭了，九芝由那人走路姿式，看出是個女子，覺得醫院中着白衣的女性，不是女醫生便是女護士，自己不好向前迎湊，便止步不前，隨又見那白衣女子走到茅亭，便轉身進去，因爲低着頭，看不清面目但已看出是個苗條的少女，手中似還拿着什麼東西，一進亭內便把手中東西放在一隻椅上，又拉過另一隻椅，臨河而坐，九芝心想這女子多半是個護士，幸而我沒過去，否則走個碰頭，很不好意思，但她這樣早往園裏獨坐，難道也有雅興來領略園林清趣麼，想着就見那女子坐定之後，雙伸玉臂伸了個懶腰，似乎春潮起早，猶帶嬌慵，隨即側身斜坐，低俯蝤蠐，把頸後的齊肩絲髮，垂到前面，又伸手拿起對面椅上的東西，向頭上一高一下的動作起來，九芝才明白她是趁着早涼，來臨流篦髮，不想在這清幽之境，看到旖旎風光，體定人有兩句詩是，惟恐劉郎英氣盡，捲簾梳洗對黃河，我現在看着美人篦頭，眼福也算不淺，但她是否美人，我還沒看眞呢。

（未完）

新民報
半月刊

第四卷第八期

民國三十一年四月十五日出版

每冊三角每月一日十五日出版

編輯者　新民報半月刊編輯部　北京石駙馬大街二十一號

發行者　社團法人新民報社事業局　北京石駙馬大街二十一號

北京代售處　新民報半月刊辦事處　宣外鐵老鸛廟二十六號電南四四四二號

印刷者　社團法人新民報社附設新民印書局

代售處　全國新民報社支社暨各分社　全國各地各大書局及各報販

本誌定價		
	每月二冊	六角
	半年十二冊	三元六角
	全年廿四冊	七元二角

外埠零購另加寄費　長期定閱郵費在內
如遇增刊或特大號另訂定價　郵票不收

本刊廣告定價請向本社廣告部接洽電西三七一一號

編後話

△……誰都知道，經濟是現代戰爭的唯一武器，資源的開發，那當然是促進經濟力的唯一原素。在此次大東亞戰爭展開以來，日軍先後獲得南方許多寶庫，在資源上已獲得距大的收獲，那末日軍此後的作戰，不僅在軍事上已處於極有利的地位，且在經濟上亦已有充分的辦法，就是戰爭趨於長期化，那也綽綽有餘的，所以大東亞戰爭的必勝，自然是毫無問題的事。

△……第四次治安强化運動已經開始，由於華北一億民衆的總動員的結果，我們對於這次治强運動的必能收獲極大的效果，自然是意中的事。而此次治强運動的三大目標——解放東亞，勦共自衛，勤儉生產與其說是爲完成華北防共總基地的任務，毋寧說是完成參戰華北的後方任務，所以這次治强運動的目標與意義，不但極爲遠大，並且是響應大東亞戰爭的極有力的行動，因之，我們凡是華北民衆，都應該對這次治强運動有一種澈底的認識和協力。

△……長篇小說「地獄交響樂」，因爲本刊决定由這期起，每期在出版期前數日出版，所以這期特別提早發印，因之當王朱先生把續稿寄來時，已未及趕排，所以只得暫停一期，這是的確太對不起讀者的事，但是我們自信以後决不致再有這種事情發生，請原諒，同時這種按期提前出版的辦法，我們以爲對讀者也是一種有利的辦法——尤其是遠地的讀者準可在出版日見到本刊的辦法，也所樂聞的吧。

△……本刊由這期起，爲調整版面與內容起見，對於「婦女與家庭」和「電影與戲劇」兩欄，按期間刊，如本期已刊「婦女與家庭」，則沒有「電影與戲劇」，下期有「電影與戲劇」，則沒有「婦女與家庭」了，此種辦法一方面固然是因篇幅關係，而一方面却也是使各部門內容更加充實的緣故，所以我們自信也並不是怎樣太對不起讀者的事，不知諸位以爲如何？

△……本刊每期獎金，徵求的短篇小說，我們一再說過是爲促進華北文壇繁榮和提携新進作家而設，所以極希望愛好文藝青年踴躍投稿，凡是自信對文藝略有修養的青年，都可以前來應徵，我們爲了華北文壇與聊盡出版界的責任起見，對來稿的選取，極對公開，凡是有比較好的作品，我們總必樂爲提先發表，請注意。

本刊每期獎金 徵求短篇小說

每期入選作一名獎金二十元，選外佳作三名，錄題名及作者姓名，字數每篇至少七千字，封面上請書明「應徵每期獎金」字樣，來稿無論入選與否概不退還，稿寄石駙馬大街新民報半月刊編輯部。



中華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小兒良藥——
娃娃寧